

風起

自由時代系列叢書第18號

海外

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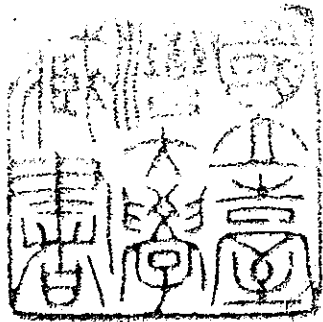


劉重義
李逢春
陳志清
林泰源

／合著

雲湧

風起雲湧



001◎風起雲湧

獻言

鼓動革命

非常不簡單，

堅持革命

更是困難，

完成革命

幾乎不可能，

卻，歷史上

成功的革命不斷！

獻給

為台灣人出頭天打拚的同志

004◎風起雲湧

目錄

獻言	003
序一	009
序二	013
序三	015
原序	019
編者的話	023
第一章 千里跋涉	033
第二章 費城三傑	043
第三章 獨立鐘聲	053

第四章	潮流所趨	061
第五章	義無反顧	069
第六章	團結有力	077
第七章	街頭示威	085
第八章	群英匯聚	093
第九章	整合結盟	099
第十章	自由長征	109
第十一章	校園纏鬥	115
第十二章	風起雲湧	125
附錄		135
	一、「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及其處理大綱（一九四七）	
	二、三F的第一期公開信——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一九五六）	
	三、反攻大陸問題（一九五七）	
	四、台灣獨立聯盟——第一期刊物公開信（一九五八）	

181-182
五、中國死巷——台灣人的觀點（一九五八）

六、台灣獨立聯盟與台灣問題研究會聯合公報（一九六一）

七、台灣人自救運動宣言（一九六四）

205
八、聯合宣言：團結就是力量（一九六六）

九、我看台灣獨立運動（一九六六）

008◎風起雲湧



序一

——台灣人海外奮鬥史

《風起雲湧》將在台灣發行，覺得很有意義。最廣義的來講，該書是屬於一種台灣人海外奮鬥史，在不熟悉的美國社會裡，居留身份連移民資格都沒有，只是學生身份的一群台灣青年在當時美國「盟友」的「中華民國政府」壓力底下，不屈不撓為母國的台灣同胞爭取權利，實在很難得。最狹義的來講，該書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的前史，也就是海外台灣獨立運動在美國方面的發端史。

序者一向關心近代台灣政治史，而既成的近現代台灣政治史，因為台灣人處在外來政權的統治下，多數有關論著都只以台灣人為支配的客體觀之；其實近現代台灣政治史，不可只以統治者的動向為主，台灣人民的政治生活也是極為重要的一部份，所以應該是以台灣人與外來統治者政治上的相互作用，相互搏鬥為主軸敘述之。序者認為，為了矯正過去政治史的上述偏差，更必須注重以台灣人為

主體的台灣人政治運動史。《風起雲湧》正是適合這一種要求的論著之一。

序者有一個關於近現代台灣政治史畫分時代的假設，即近代始於一八九五年日本佔領台灣的前後，由此台灣人更徹底地進入世界史，成爲世界史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近代止於一九四五年日本殖民政權離開台灣的前後，這也是現代開始的時期，由此台灣政治史上今天的事，都是緊接着昨天的史實，台灣人反抗的發展與統治者壓迫的表徵，這一潮流基本上都有其連續性。

關於近代台灣人政治運動史，序者有敝著「日本統治下之台灣」，關於現代仍在思考中，但是也已經有粗枝大葉的時期畫分的構想。一九五〇年代前的近現代過渡時期暫時不談，序者認爲在島內，除了一些特殊事件，就公開活動的部份一般而論，台灣人政治運動一九六〇年代仍徘徊在行政層次上，如對貪污、或對森林濫伐等等的批評；一九七〇年代就進入政治層次上體制內改革，如有關「臨時條款」等改廢的議論；一九八〇年代更進入政治層次上體制變更，如住民自決、台灣獨立、創造新憲法、新國會等的主張。

在海外，一九六〇年代廖文毅的「臨時政府」已經趨於衰微，一九六五年廖投降國民黨政權，戰前世代的台灣人政治運動結束，屬於較後世代的台灣人政治運動崛起。在美國方面，有一九六一年二月(CIA)在紐約的記者招待會——公開活

動的開始；在日本方面，一九六〇年台灣青年社成立，二月發行《台灣青年》。一九七〇年代，世界性組織台灣獨立聯盟（即現今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前身）成立，而且台灣人獨立運動由啓蒙進入另一階段。一九八〇年代，島內外台灣人反抗運動匯成一片，而在島內台灣獨立運動公開化。

《風起雲湧》則爲一九六〇年代海外美國方面的台灣人政治運動史，也就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的前史。這一本歷史，主旨仍在於發掘史實，在這一方面算是相當成功，一些現在在美國被視爲台灣人領導者，有很多是那個時候的學生運動者，很少有遺漏。

序者讀這一本歷史，却另有一點很深刻的感想，就是DIE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仍徬徨於「臨時政府」與聯盟日本本部前身的台灣青年社之間一事。其實「臨時政府」因爲其主要成員的「戰前性」，當時已經「遺物化」沒有發展性，但是DIE主腦離開日本太遠不能覺察，對「臨時政府」仍存幻想，所以DIE與台灣青年社一直不能合作無間。必須要等到「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投降；張燦鎣、賴文雄、蔡同榮等自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就在美國熱心分發《台灣青年》的這些人，在DIE裡頭成爲中心幹部以後，美日間台灣獨立運動才結合爲一體，成立世界性組織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一向聯盟日本本部內部也有寫歷史的議論，而事實上，先以編大事記的方式發表過一部份。一九六〇年代，《台灣青年》漢文版的世界性普及，在東京的獨立運動示威遊行曾以四、五百人計，而更遠征京都、大阪、神戶等地。可以寫成與《風起雲湧》相對照，絕無遜色的一部「兄弟篇」。

時至一九八〇年代，海內外台灣人政治運動普遍高昇，台灣獨立運動趨於公開化的今天，如何克服空間上的問題，調整人脈上的關係，成爲緊急課題之一，《風起雲湧》在島內發行，可以說正適合時宜，更希望類書之繼續發行。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總本部主席

許世楷 1988·8 於洛杉磯

序二

——犧牲兩萬精英獲得一個結論

反抗外來統治者的壓迫和剝削的事蹟，貫穿整部台灣人奮鬥史。國民黨政權入據台灣不到兩年，就產生了二二八全面抗暴事件。兩萬精英的犧牲，終於使台灣人獲得一次結論——要確保我們的自由和權益，唯有拋棄對「祖國」的幻想，走上獨立建國的大道。由於國民黨政權的血腥恐怖鎮壓手段，獨立運動在台灣的發展受到限制。然而，台灣人反抗精神的香火並沒斷絕。隨著青年學生越洋深造，獨立運動的種子開始在海外萌芽、茁長。這本書記述了早期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如何經過深思、覺醒而決心付諸行動。散居各地的有志之士，連過互相瞭解、合作，終於在一九六六年組成了全美台灣獨立聯盟，成爲獨立運動在美國的主流。這個組織，俟後更和在台灣、日本、歐洲、加拿大及南美的獨立組織匯合成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從這點看，北美洲台灣人留學生的努力，完成了承先啓後的功效。對台灣人的獨立主權運動，國民黨政權過去是採取不敢正視的態度，甚至連

「台獨」兩字都避而不用，逼不得已時，只好拿「分歧」份子、「叛逆」份子作代名詞。一九七〇年蔣經國訪問美國時，被當時獨立聯盟的盟員黃文雄志士槍擊，事後，國民黨的宣傳工具竟然發明了「匪特性叛逆份子」來形容黃文雄，徒然貽笑大方。後來由於獨立運動的蓬勃發展及島內人民的政治覺醒度不斷提昇，國民黨政權終於公開承認台獨運動是它的主敵，轉而亟力從事詆毀、醜化的工作，把在海外從事獨立運動的人士描繪成是「一小撮」失意政客，殃民禍國，不學無術的宵小份子。這次詭計也由於近年來日趨頻繁的島內外交流，無法得逞。事實上，在海外從事運動的人都是身受台灣社會恩澤，亟思反哺而有志為台灣前途獻身獻力的人。從這本書中，讀者也能進一步了解典型台灣獨立運動工作者的心路歷程和他們艱苦奮鬥的真相。

在獨立運動發展的初期，很多人僅憑良知和勇氣投入，把這項工作當作是良心事業。經過了多年的體驗和對整個運動的深刻認識，聯盟的成員更養成了使命感，台灣獨立建國的目標，必須在我們這一代手中完成。寄望本書的讀者，在增加了對獨立建國運動的瞭解之後，採用這種種方式，支援、參與這項工作，使台灣在國際上成爲新而獨立的國家，從而使社會早日達到自由、公正、繁榮的境界。

前台灣獨立聯盟主席

張燦鎣

美國紐約

1988·8

序三

——讓漂泊的獨立思想，回歸本土紮根

公開探討台灣獨立的意義和思想在島內已經是不可阻擋的潮流。島內台灣人勇敢地突破禁忌，終於使長期漂泊在海外的台灣獨立思想，能夠回歸本土紮根，這對於在海外從事獨立運動的人，實在是相當大的鼓舞。當此時刻，自由時代週刊社準備出版本書，把台灣獨立運動在北美洲的發展介紹給島內讀者，相信更能引發廣泛的興趣和討論。

促成本書的原先動機，是爲了使八〇年代的台灣留學生對獨立運動有連續的概念，再配合其他的革命宣傳，來激發青年學生勇於承先啓後的豪情壯志。然而，本書在北美洲出版之後，所受到的重視卻是在史料的提供和記述。其實，這也是始料所及，究竟，這可以說是到目前爲止唯一系統地較深入地記載北美洲台灣留學生運動的書籍。

台灣獨立運動的政治目標是台灣獨立，它的涵義是：(一)以台灣、澎湖及台灣人所控制的鄰近島嶼為領土，(二)以生活在上述領域而且願意認同台灣的住民為人民，(三)國家主權屬於全體台灣人民。這個政治目標不僅順應台灣歷史發展的趨勢，也為台灣人追求政治解放的運動樹立明確的方向，同時，也為國際社會提出了合理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本書的第一章以及收於附錄的《中國死巷——台灣人的觀點》對此有深入的解說。

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二二八大屠殺的血腥恐怖景象猶存，蔣介石父子持着暴力統治機器，殘酷地鎮壓異己。不少台灣人，或是親身經歷迫害，或是目睹親友遭受禍害，因此埋下反抗之心。即或沒有這種強烈經驗的人，由於國民黨政權的殖民統治方式，稍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對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總有或多或少的懷疑。成長在這種社會背景的青年學生，來到新大陸之後，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去吸收現代社會的思潮，有充分方便的機會去接觸有關台灣的資訊。於是，留學生更有能力和信心重新評估台灣的政治和社會，挖掘台灣問題的本質。一個明顯的結論是：國民黨政權是外來政權，這個政權以維護中國法統的神話，強將不改選的國會加諸台灣人身上，藉此來剝奪台灣人的政治權利。年青人富於理想，有正義感，他們無法容忍一個外來政權強騎在自己同胞的身上，欺壓我們。於是，一

個偉大的運動應時而生。本書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對此有詳細的敘述。

在北美洲的台灣獨立運動，以及其後所衍生的更廣泛的台灣人運動，到目前爲止，主要的努力全放在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工作。而推動的方法及主題則隨局勢而變。本書的第四章到第七章，就是以國際情勢爲背景來描述當時留學生的思想和行動。就台灣問題國際化而言，台灣人應當加油的有三方面：(一)建立台灣人自主獨立的認同，使國際社會不把台灣人看做是中國人的一部份，(二)在國際社會中，支持台灣的法律地位未定，強調台灣不屬中國，主張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人民自決，(三)聯合全世界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在政治上互相聲援，使台灣人獨立建國的目標及民族解放的本質更明顯突出。初期的留學生，體認到島內台灣人無法公開自由地表達意願，由此義不容辭挺身而出，承擔代言人並付諸行動。海外留學生第一次歷史性的示威——一九六一年在聯合國向陳誠示威，就是在上述的方向跨出可敬的一大步。

從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獨立運動開始蓬勃發展，在台灣獨立的共識下，散居各校區的台灣留學生開始較大規模地串連結合，團結成一個團體，期待透過組織的力量，爲台灣人出頭天做更積極有效的貢獻。毫無疑問地，一九七〇年四月廿四日，黃文雄志士在紐約槍擊蔣經國的事件，是該階段運動所帶動的風起雲湧之

勢的最高潮，也是獨立運動到目前為止最具政治意義的行動。

本書所涵蓋的年代約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八年。在那時空當中，本已人數不多的留學生散佈在那廣濶的北美洲，加上缺乏從事反抗運動的實際經驗，運動的方向不一定能夠正確地掌握，工作的推展自然也受到甚大的限制。在這麼不利的環境下，這些有理想的熱血青年，仍能堅強地奮鬥下去，其精神是可佩的。而且他們確實對國民黨政權構成了某種壓力，對台灣的政治變化有一定的牽制作用，幫助了島內的反對力量開拓了較大的活動空間。

如今，島內的反抗力量已經不斷地成長茁壯。站在各種不同立場的人都在問：台灣為什麼應該獨立？如何達到台灣獨立？台灣獨立後的政治社會為什麼會比現在更進步？這些問題是我們必須誠懇地去回答去宣傳的。唯有透過這種教育過程，台灣獨立才能成為台灣人的共識，引導我們走到出頭天的日子。

劉聰德

1988·10·2

華盛頓

原序

——從篳路藍縷到風起雲湧

日據時代，前往日本留學青年，回到台灣之後，成爲反抗殖民統治的前鋒。蔣氏強佔台灣之後，前往海外的留學生，紛紛投入了獨立運動。年輕的留學生，對獨立國家的尊嚴，及進步社會的思潮與科技，非常敏銳，受到責任感的驅策，我們勇敢地扮演了點燃革命火花的角色！

早期北美洲台灣留學生的運動，事實上就是台灣獨立運動。當時的留學生，就像我們冒險渡海來台的祖先，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爲獨立運動奠基鋪路，在六○年代後期，締造了風起雲湧之勢。當民權運動漸趨沉寂，反戰示威抵達終點，釣魚台群運消聲匿跡，台灣獨立建國的潮流卻滾滾向前，與島內民主運動遙相呼應、互相支持。

從七○年代後期開始，海外台灣人社會，進入了多層面的結構，校園學生不

再處於主導地位。於是，一方面，學生的角色被忽略了，而另一方面，學生也推卸了他們應分擔的責任。於是，我們聽到台灣留學生失去了理想和勇氣的哀嘆。

獨立運動經歷長途跋涉，終於在海外建立了相當力量。如何有效運用這股力量，來壯大島內革命的風潮，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這種工作，比起五〇年代六〇年代爭取國際支持要求民族自決，是更艱鉅的挑戰。歷史上的革命，都依賴有理想又充滿活力的年輕人來推動。這一階段的重任，無疑地，將落在八〇年代的留學生肩上。

本書，從學生運動的觀點，來闡述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其所涵蓋的時代約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八年。雖然，我們不是寫獨立發展的歷史，但是，我們對每一個時間事件及人物，都力求歷史的真實性和準確性，俾便提供歷史學者有價值的研究資料。我們不認為，獨立運動在現階段，是坐在樹蔭下搖扇子來追憶過去的階段，我們前面還有一段長遠的路需要完成。

因此，我們希望，從本書，今天的留學生能吸取許多寶貴的經驗和教訓，這些將成爲推動當前學生運動的資產；我們也希望，從本書，已脫離校園的台灣人，能重振當年的氣魄與理想，共同承擔獨立運動的使命；我們也希望，藉著這本書，來肯定五〇年代六〇年代留學生的努力和貢獻。

本書的始稿，是劉重義於一九八三年冬，應邀向台灣留學生演講「學生與革命」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學生運動的潮流與特性」已收錄於第八期《台獨》季刊。第二部份的資料，許多是由不便出示真實姓名的丁一所提供。這一部份因為文字資料缺乏，又涉及許多當代的人與事物，我們因此決定進一步加以印證和整理。

我們訪問了許多留學生前輩：陳以德、李天福、周焯明、羅福全、賴文雄、張燦濤、蔡同榮、陳榮成、陳唐山、莊秋雄，和其他一些不便公開的同鄉。尤其特別感謝陳以德、李天福和周焯明三位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原始資料和文件。幾名台灣人醫師提供財力援助，亦此致謝。

李逢春

陳志清

林泰源

劉重義

1985.6.15

022◎風起雲湧

編者的話

——耕耘自己的土地，開創本土的歷史

一、沒有土地，就沒有創造

土地，是一切生存、創造的根源。因為無論是人民的勞動、文明的開啓，甚至藝術的創作，都是一種耕耘。而土地，便是耕耘的空間，便是可資開創的沃土。倘若失落耕耘的土地，缺乏耕耘的心志，一切的活動或言論，本質上便無異是懸虛蹈空的夢裡事了。人的存活離不開土地，個人的生養更離不開共同勞動的人民。依賴土地、憑恃着人與土、人與人的斯人斯土之親，一切的耕耘便有了着落、有了意義，有了念茲在茲之情，便有了願其賡續傳承的人文，也因此有了可以活化心靈的根源。於是，土地不再只是漠然冷硬的物，於是，人也不再只是疏離冷清的小小自我，而是人親土親的同體感，是共同生息於相同的天地之間的鄉土與鄉親，這就是根、就是本。

所以，謝里法先生說：「沒有土地，就沒有創造」。而換個角度來看，沒有創造，就沒有土地。因為，沒有本土的關懷、沒有化成人文的開拓與耕耘，土地便不可能成爲人化的土地。因此，土地山川被污染，人民被侮辱，人與土地相趨物化，演成相互對抗與殘蝕的惡性循環。既此，人終將淪爲冷冰冰的「勞動消費生物」而喪失了人之所以爲人的尊嚴與性情；土地也將淪爲人類的垃圾場，而逐漸喪失其哺育生養的功能。因此，人有責任珍重所立足的土地，這是天賦的權利，也是義務，而這種責任意識的醒覺，正是一種擔當、一種創造，否則，土地耗竭，人文也將隨之淪滅。

二、被剝削的人民，被壓榨的土地

不幸的是，歷來統治台灣這塊土地與人民的族類，不是異族政權、就是流亡政權。綜觀台灣四百年各式各樣的統治集團，整個政經文教措施都離不開剝削與壓榨的本質——剝削人民、壓榨土地。不是把台灣當作「反清復明」的基地，就是把台灣當成「大東亞共榮圈」的一環，要不就是把台灣看作「反攻大陸」的跳板。於是，土地與人民皆淪爲統治者的生產工具。因此，土地漸漸失却生機與生氣，而人民也漸漸成爲霸權下的附屬品。再者，由於統治者根本不允許台灣人有

反省自己歷史經驗的機會，根本戕賊了台灣人的主體性自覺，於是，台灣居民便一再被導向自我奴役與自我毀滅之途。

因此，整部台灣史，可以說是一曲「雨夜花」，一部被蹂躪被糟蹋的歷史。而絕大多數的台灣人，也果真把自己的歷史經驗合理化成為某種「台灣人的命運」，而以順民自居、以賤民見稱，如此，正符合了異族統治者的脾胃，促其更無忌憚地推行奴化統治。而那些腦筋清醒，不甘被奴役的台灣人，他們的命運，不是根本失蹤、莫名繫獄、就是遠颺海外。而長久以來，絕大多數的台灣居民也不敢表示異議，任憑國民黨自說自話自編自導自演。

三、被驅逐出境的本土之愛

五、六〇年代的海外台灣人運動，便是這種被封建霸權驅逐出境的「本土之愛」。他們流落在太平洋彼岸的美洲陸塊，卻時時惦念着鄉土與鄉親，時時懷抱着台灣人的自由台灣。他們呼籲、他們宣傳、他們運動，他們要喚醒台灣人的自覺，要共同建構一個獨立自由的台灣人國家。透過意識的累積而化成啓蒙的行動，他們在行動中反省，在反省中整合。他們不止必須在異域尋求生存的空間，必須走出白色恐怖的陰影，必須從被漂白過的「政治運動的幼年期」長大，必須在各種

國共的打擊技倆下組織、聯合、動員，這其中內外處境之困厄，這種強渡關山與強迫成熟的格局，正說明了海外台灣人運動的艱難與悲壯。

從意識的萌發到行動的展開，從個別的組織到世界性的整合聯線，他們終於在茫茫的太平洋彼岸展開了風起雲湧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這是一條漫漫的艱辛路程，是從無聲到有聲、從無到有的創造歷程。這樣的心魂、這樣的鄉情、這樣的路，也應是八〇年代的島內台灣知識份子，該捫心自問而善加反省的吧！

四、遠隔重洋，啓蒙台灣

但是，遠離自己的土地的理念或運動，縱使是爲了「存此生人之氣，繫此心火於不滅」，總是一種無奈，總有一種淒涼。既是無奈和淒涼，卻又能戮力奔赴，這運動本身就是再度呈現了台灣人的韌性與執着。

然而，這是不夠的。台灣人的運動，在於建立一個真正以台灣爲主體的國家，把海外台灣人運動的經驗與智慧帶進台灣本土，而推翻當前荒謬的歷史格局，讓真正的台灣人運動落實於台灣，讓真正具有本土之愛的人來建設土地、開創歷史，正是本社出版此書的用意。

從附錄的文件中，我們可以發現：自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王添灯所提出

的「三十二條件」，至一九六六年莊秋雄的〈我看台灣獨立運動〉，這二十年來的台灣人政治運動史，其實質的意義，仍不過是啓迪台灣人民矇昧的心智、啓迪台灣人民「前近代」的政治意識，以及確立台灣人之政治主體性，這類觀念層次上的啓蒙運動而已。令人深省的是，這工作竟然是由海外的台灣遊子，憑着一線鄉土之情，在離台一萬公里的美洲大陸所戮力推展開來的，這究竟說明了什麼呢？

五、在運動中顛覆荒謬的歷史格局

太多的歷史因素，促使台灣居民一直無法建立起自己的國家，也因此使得台灣人民在廿世紀末的今天，依然無法形成現代人的政治人格。因此，無論就意識的層次，或是就運動的層次而言，台灣人民有待更進一步的啓蒙。更何況在國民黨這種兼俱流亡本質與東方專制傳統統治下的台灣，其政經人文，經過四十年來從量變到質變，早已成爲國民黨意識寄生的最佳溫牀——「現代」包裝其外，「封建」深藏其內。島上居民不只無由建立起正確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更因此殘害了自我人格的養成，而無法成爲真正的現代人來經營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終使得台灣人在廿世紀末的今日，竟然淪爲國際的孤兒。

更何況島內絕大多數所謂學者、知識階層，不是謝里法先生所稱的「嚇破膽

的一代」，就是國民黨的統治意識代言人。導致台灣的言論界根本毫無實踐力可言，而完全喪失了批判與反省的功能。他們大多汲汲於充當統治者的龍套戲子，而將台灣堆砌成一座封建霸權統治的密閉圍城。

面對國民黨這種霸權圍城，台灣人民除了以磅礴的人民運動將之顛覆外，實難淨化自己的生活空間、爭取自己的權利與尊嚴。正如本書作者在反省這海外台灣人運動時，認為群眾運動才是獨立建國的良策，才能建立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真正以人民的福利、以台灣的建設為依歸的新而獨立的國家。

六、耕耘自己的土地，開創本土的歷史

因此，獨立建國運動，本質上在於超越賤民意識，揚棄孤兒情緒，無畏底挺立在自己的土地上，在運動中取回自己的現代人尊嚴。這已不僅僅只是個政權與體制的問題，不只是民族意識或國家意志的問題，更是一個深深沈沈的台灣人格重建的文化問題。因為獨立建國乃在於構造一個自由、平等、公正的政經規則之台灣國，而唯有在自由平等的規則中，人民的能動性才能徹底彰顯；亦唯有在自由平等的民主政制底下，人民的理性才能公開運用。能動性能彰顯、理性能公開運用、意願能公開表達，才能促成公民人格的養成與公民文化的誕生，而朝向

一個文明的現代社會邁進。

所以，獨立建國運動，正是釐測廿世紀末台灣人的歷史擔當與人格自我實踐的指標，其意義是多元的，其運動的取角也是多向度的。簡單來說，台灣人獨立建國運動乃是四百年來台灣人之自我啓蒙運動、文化運動、人格重建運動。而現階段正是台灣人民掌握自己歷史主權的契機，因此也是這一代台灣人無可旁貸的歷史使命——立足於「本土化」的運動，而朝向「世界化」邁進。因此，獨立建國乃是台灣人民之從「前近代」走向「現代性」的創造歷程，乃是當代台灣人，耕耘自己的土地、開創本土歷史的共同運動。

030◎風起雲湧

風起雲湧

032◎風起雲湧

第一章 千里跋涉

台灣獨立運動是台灣人追求政治上的解放，爭取出頭天的過程；它承續四百年來台灣人反抗外來政權鬥爭的精神，也融合現代社會進步的思潮與科技，以更寬濶的視野和豐富的內涵，為開創一個公平合理的台灣社會而打拚。

台灣史上的獨立運動，可以遠溯至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後，當時的清廷因為戰敗的關係而把台灣割讓給日本。李鴻章還以台灣是「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來說明割台之舉並不可惜。然而台灣的住民對這件事的反應是：憤怒與反抗！先是極力向清廷陳情無效後，繼之以獨立建國為號召，期以建立一個新的國家來製造國際的壓力，以阻止日本的侵台。於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台灣民主國——在一八九五年五月廿五日誕生了，總統是當時台灣巡撫唐景崧。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紐約論壇報》，以「台灣誕生了一個共和國，外國

強權被告知此島嶼的獨立」為標題，報導了台灣人不願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反抗行動。當時國際交通貧乏，消息閉塞，英國是國際上的海洋強權，《紐約論壇報》的報導便是根據二十五日倫敦得自上海發出的電訊，並經由美國駐在北京的人員證實。此項報導認為，台灣人是為了追求自由而宣佈獨立。可嘆！這個追求自由，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行動並沒有在台灣實現。

一、台灣民主國覆亡

檢視台灣民主國的領導者之主觀心理，我們發現當時的官員及將領仍由原來清朝的官吏擔任，而所謂的議會組織也是用來籠絡地方士紳，這些人視台灣獨立為維護自己利益的手段。基本上，他們並沒有認同台灣這塊土地，更沒有與之共存亡的決心。試看當時的獨立宣言「唯是台灣疆土，荷大清締造二百餘年。今雖自立為國，感念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遙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如此躬著腰的宣言，一點承擔的氣魄也沒有，如何能寄望他們捍衛疆土呢？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他們在日軍開始進攻之時，就偷偷地溜回中國大陸了！

再就客觀的國際局勢而言，帝國主義方興未艾，弱小國家慘遭殖民的命運；而民族自決與獨立建國的思潮並未形成風氣，以致台灣民主國未能獲得任何一國

的承認。就這樣子，台灣民主國在內無鬥志、外無強援的情況下註定了覆亡的命運。

流星般的民主國就隨「唐去民無主」。日本近衛師團便順利地由辜顯榮引入台北城。可是先民們千辛萬苦渡海墾拓的土地，就此送入「異族」手中嗎？不！「明知烏合衆」，明知日軍武裝之精良，各地民間義勇軍仍拋頭顱、灑熱血，勇敢抵抗，真正做到「人人戰死而失台」。

以當時的國際思潮及一般民智來看，漢民族意識無疑是號召民衆，抵抗異族統治的主要口號。可是在封建時代，人民一向存着天高皇帝遠的想法，更由於多數台人乃不滿意原所生存的環境，而來到台灣尋求立足之地，企求安居樂業的移民，所以我們相信「義民爺精神」才是武裝抗日的主要動力。何謂「義民爺精神」呢？簡言之即拓荒者「衛其鄉土」的精神。自早期冒颶風之險，渡海來台，與瘴癘、瘧疾纏鬥，披荆斬棘，開墾荒地，而後在開發過程中又與原住民爲土地而戰，到後期又因水源或互相排擠而分類械鬥；到最後，「移民者手中一塊血汗斑斑的土地便是義民爺的根！」。在一次次爭衛土地的過程中，啓示了移民們「團結才有力量！」，也在一次次的對抗外來殖民政權的過程中，移民們感悟了「團結真有力！」。從漳、泉的合作到閩、客的合作，這份義民爺的精神也逐漸地從「與墾地、

鄉土共存亡」而發展到「與台灣共存亡」，也就是今日台灣人意識及台灣意識的雛形。

二、台民意識萌芽

一九一二年中國革命的成功，再次激發了台人心中的漢民族意識，而期待「新祖國」的早日強盛，拯救台人脫離殖民地之二等國民身份。又一九一七年俄羅斯革命成功，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民族自決」原則，更加鼓舞日據後新生代知識份子紛紛思索對台灣當如何努力的問題。而一九一九年，轟動日本朝野的朝鮮「三一獨立萬歲事件」，深深打動了台灣留日學生的心。於是在東京的一個留學團體——「高砂青年會」，便由一向的聯誼、文化活動進而組織了「新民會」，在林獻堂等人的領導下，開創了台灣非武裝民族解放運動的新頁。

當時各殖民地的解放運動，大多是從要求民主、自治進而努力於民族的獨立自主。然而歷史上一直未曾有自主過的台灣，只能在心繫「祖國」的情懷下從事民主、自治的革命運動。讓我們檢視當時幾個重要的團體：

(一)文化協會。在其宣言中揭示「台灣人負著中日親善的使命」。這份理想可謂

氣魄恢宏，但誠如王育德先生在其《台灣——苦悶的歷史》中指出：「要實現這個理想，首先必須認清自己既非中國人亦非日本人，而是第三個民族的立場，加以主張而獲得承認。」但以一生不學日文的林獻堂，一心思儀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蔣渭水來看，這份自許總是傾向於「祖國」，而為日本所彈壓。我們認為其最主要的影響，乃在啓發民智，引進現代自由平等的思想和民主憲政的精神，因而促成台灣人追求高度自治的理想；但是由於文化協會極力鼓吹漢民族意識，所以形成了許多的知識份子對中國的依戀情結。

(二)台灣共產黨。其第四項綱領為「在台灣建立獨立民主政府」。這或許是受第三共產國際有關殖民地和民族解放綱領的影響；然因當時知識份子正依戀著祖國，所以不易廣為接受，加上國際主義的作祟，台共對台灣獨立不一定有強烈的意識。經過一九三一年日本當局兩次大逮捕，台共幾近絕跡，其於農民組合運動中，容或有重要貢獻，借此獨立自主的主張，始終未能宣傳出來。

當時的「祖國」依戀情結，實是主導行動的力量。這種眼不能見的祖國愛，如吳濁流在其《亞細亞的孤兒》及《無花果》中所指出：正如離開了父母的孤兒思慕並不認識的父母一樣，那父母是怎樣的父母，是不去計較的。只是以懷念的心情愛慕著，而「自以為只要在父母的膝下便能過溫暖的生活。」這也說明了當祖

國軍隊登陸高雄、基隆時，台灣民衆迎接之盛況；五十年來隱藏起來的中國色彩的東西接二連三地出籠。

三、祖國幻夢破滅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終於宣佈無條件投降而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從五十年的殖民地桎梏中解放出來的台灣人，欣喜萬分地期待着在「祖國」的懷抱中，重建美好的家園。殊不知自一九四五年十月中國軍隊、陳儀等接收官員先後入台後，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前，短短一年多時間內，竟將台灣搞得烏煙瘴氣；台灣人那種重歸「祖國」的美夢淪爲一場失望，更進而由失望到憤怒；終因專賣局傳學通等查緝科員毆打煙販林江邁，而觸發了全島性抗暴的二二八事件。我們簡要地歸納下列兩點原因：

(一)社會因素：當時中國社會，封建思想仍甚濃厚，加上頻頻的戰亂，整個社會秩序已遭破壞，法紀蕩然無存，相對於台灣而言，實爲一個落伍的社會。反觀台灣社會，早已成功地步入近代化過程；在教育、交通建設、環境衛生、農工業技術都有很長足的進步。更由於抗日運動中民主思潮、法治精神的提倡，台灣社會無論在生理上、心智上都已相當成熟，成爲一個進步、有秩序的社會。試看自

日本投降到中國軍隊來台前的兩個月，政治上雖呈真空狀態，但台灣人自動地在各街各庄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擔當起維護治安的工作。這一段台灣治安史上的黃金時期，正顯示了當時台灣人高度的自尊、心與自治理念；也間接證明了陳儀的暴政更惡劣於日本的專政。再看「祖國」軍人屢見極端的惡劣習性與敗壞軍紀，當然激起台灣人的不滿與憤怒。這一批新統治者的落伍、貪婪與自大，竟跟土匪相去不遠。一個落伍的社會去統治一個進步的社會，必然會引起社會摩擦，從此段史實可得明證。

(二)政治、經濟因素：首先讓我們引述一段處理委員會中王添灯擬就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本省光復一年餘來的政治狀況是，一面陳長官在公開演講的時候說得如花似錦。說要怎樣為人民服務，要怎樣謀生活安定。但是實際上，大小貪污互相搶奪接收敵產者到處有之，弄文舞法者或倚藉武力以欺壓人民者比比皆是。人權不能得到保障，言論出版失去自由，財政破產，物價繼續騰貴，廠礦倒閉，農村日益衰微，失業者成群，無法營生者不可勝算，全省人民不堪其苦，敢怒不敢言。因此次專賣局貪污官吏之暴行，全省民之不滿遂同時爆發。由此可知此次事件根本是由腐敗政治之結果而來，並非只因專賣局官吏之不法行為所致，亦非由於省界觀念而發生的事件。故對此次事件，整個台灣政府應負全部責任。」從這

篇中肯的分析中，我們應當可以看出整個事件的原因。再具體點：如葛敬恩一來即宣稱台灣是「次等領土」，台灣人是「二等國民」，而陳儀也以台灣人多未參加行政工作爲由，而引薦親友任居高津。一方面顯示其歧視台灣人之心態無異於日本人，一方面也掩飾其貪污舞弊的罪行。試觀當時葛敬恩涉嫌黃金案、貿易局長於百溪變賣日資案、專賣局長任維鈞貪污案……等，難怪日據期間未曾鬧過的糧荒，竟會產生。接收前，米價每斤二元台幣，接收後馬上漲到一斤十四元台幣，二二八前夕又漲到四十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更漲到每斤八百元台幣。餘如樟腦、糖、煤炭等，本也是台灣特產，竟也相繼缺乏。這種物價的暴漲，使台灣在一九四六、七年間，變成一個「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的淒涼社會。

四、獨立意識傳播海外

回台軍伕的失業，米糧的嚴重缺乏，再加上隨祖國而來的天花、霍亂病；受祖國的歧視，接收官員的貪污舞弊，軍警特務的橫行。這種種回歸祖國的代價，能不令台灣人痛悔嗎？而二二八事件中，蔣政權的大肆屠殺，造成台灣菁英的斷層，能不令台灣人自覺嗎？二二八事件讓台灣人意識到「祖國」的虛幻，也讓台灣人醒悟到只有建立一個尊重台灣人主體性的獨立自主國家，才是台灣人出頭天

的時候。從此台灣人緊握慘痛的血淚教訓，毅然地走向獨立建國自救的道路。

然而，台灣人走向獨立建國自救時，緊握慘痛的血淚教訓，不可忘記二二八革命起義失敗的原因。據林啓旭著《台灣二二八事件綜合研究》歸結，二二八事件失敗的原因有：(一)缺乏堅強的統一組織；(二)領導集團缺乏中心思想；(三)敵友分不清；(四)缺乏週密的戰鬥計劃；(五)沒有認識中國人的本性。在即將到來的獨立運動大起義中，台灣人若能自這些失敗教訓找到彌補辦法，加緊努力，在那次事件中犧牲的三到五萬名台灣人才不算枉死。

除了大量被屠殺的菁英，有些倖存者無法再在台灣待下來而亡命海外，代表人物是廖文毅和謝雪紅。他們秉著各自不同的信念，把台灣獨立的意識帶到海外。

一九四八年，廖文毅和謝雪紅在香港成立聯合戰線——「台灣再解放聯盟」。

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該聯盟以七百萬台灣人的名義，向聯合國提出第一號請願書，建議台灣暫由聯合國託管，然後全民投票決定台灣的前途。一九四九年，中共軍隊在中國內戰中勢如破竹，使共產主義者謝雪紅對中共「解放」台灣寄以幻想。結果她應中共的號召北上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投奔中國。民族主義者廖文毅乃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前往日本，聯合一些台灣人組織「台灣民主獨立黨」，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近代台灣人追求出頭天的努力，經過長途跋涉，終於掌握了正確的

方向，在海外開始萌芽茁壯！

第二章 費城三傑

遠在日據時代就有台灣人到美國留學。在二二八事件當中被捕，而後連屍首都無法尋回的林茂生就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他於一九二七年赴美，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取得博士學位。不過，在那個時代，到美國留學的台灣人少之又少。直到一九五〇年，在北美洲的台灣留學生仍不超過五十人。之後，人數才慢慢增加。

台灣獨立運動在日本萌芽的同時，這個思想也由留學生帶到北美洲。費城是發表美國獨立宣言的聖地，生活在這裡的台灣留學生，更容易受到歷史的薰陶與鼓舞。台灣獨立運動乃先在費城孕育成長。其中三位優秀的年輕人林榮勳、陳以德和李天福是本章所要介紹的人物。

一、林榮勳——獨立運動的啓蒙者

歷史上，許多革命運動的啓蒙者或領導人物，都因為遭受獨裁政權的直接迫害，而增強他們走向革命的決心。林榮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林榮勳是台北人，出生在醫生家庭，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入台大政治系就讀。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發生之時，他正擔任台大學生自治會的會長。一九四九年是極端恐怖的一年，蔣政權的秘密警察盤據全島，施用嚴厲的壓制手段對付台灣人。該年三月，台大和師大的學生曾與警察發生衝突。當「省主席」陳誠從南京回到台北之後，便下令迫害這些學生。四月六日晚，所有台大和師大的學生宿舍都被武裝士兵包圍，許多學生被捕，台大學生有廿五人被抓。身為學生領袖的林榮勳爲了保護同學的安全，乃寫請願書抗議。結果，蔣政權的特務立刻將他逮捕。幸經台大校長傅斯年的營救始告脫險。

一九五二年，林榮勳到費城賓州大學政治系深造，隨時開始鼓吹台灣獨立思想。他是一個堅決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拒絕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當他在美停留的簽證到期之後，便以無國籍台灣人的身份向移民局申請簽證延期，弄得移民局無所適從。在當時，亞洲人申請居留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的行爲必須抱着非常的勇氣和決心。事實上，直到一九六四年甘迺廸移民法案通過之前，所有的台灣留學生都面臨同樣的困境；他們一旦暴露了獨立建國的心向，都會置身於被迫害的

危險之中。但是，這些呼吸了自由空氣的熱血青年，有如脫韁之駒，爲了鼓吹一個偉大的運動，將生死前途置之度外而不予考慮。

林榮勳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了陳以德，他們三人（包括李天福）集結了數位同志，於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台灣人的自由台灣」(FREE FORMOSANS' FORMOSA 簡稱三F)，這是在北美洲第一個台灣獨立運動的團體。林榮勳於一九六〇年取得賓州大學博士學位後，即往紐約州立大學紐保茲校區任教。此後，經常在台灣人的集會中發表演講，對台灣人意識之發揚有極深遠的影響。林榮勳不幸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病逝，去世前爲該校政治系主任。

他最後一場的公開演講是在一九七八年八月由華府台灣同鄉會所主辦的世台會上。他以「台灣人與台灣的將來」發表主題演講，分析美中關係正常化之後，台灣情勢演變的可能性。在演講當中，他也義正詞嚴地攻擊投機主義和敗北主義，呼籲台灣人堅守革命立場爲台灣的前途奮鬥。

林榮勳堅持革命到底，他的逝世是台灣人的鉅大損失。

二、陳以德——獨立運動的經營者

陳以德是澎湖人，台南一中畢業後入台大法律系，一九五二年畢業，屬於第

一期被抽調的「預備軍官」。在鳳山受訓期間，適逢蔣介石生日，他特別組了弦樂團演奏，向蔣介石致敬。他的走向革命，後來並長期領導獨立運動，象徵着台灣青年的覺醒，更證實台灣獨立的思想在當時已臻趨成熟，足以激發一場政治運動。

一九五四年，在林榮勳的協助下，陳以德取得賓州大學的入學資格，來費城攻讀國際關係。初抵費城那天，林榮勳接他回住處，隨即對他細數蔣介石在台灣政權的暴政罪行。一個年輕人，突然接觸到在獨裁政權之下，許多從未思考或經驗的言論和觀點，腦海裡呈現了錯綜複雜的是非曲直。他爲了追求事實，而和林榮勳展開激辯直到深夜。最後，他以困惑的神情問道：「難道蔣介石對台灣沒做過一件好事嗎？」「沒有！絕對沒有！」林榮勳斬釘截鐵地回答。當晚，陳以德澈夜難眠。

只要你有一顆熱愛台灣的心，有追求真理的意志，在這個開放的社會裡，你不難了悟獨立建國的道理。從此，陳以德把辛苦賺來的金錢，用來幫助其他台灣留學生，用來宣傳台灣獨立的思想，他是啓蒙階段中最重要的經營者。

三F到一九五八年改組成「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I)，但是三F到UFI基本上仍停留在秘密社團的階段。到一九六一年的三二八，才由陳以德以UFI主席的身份，在紐約召開記者招

待會，正式公開台灣獨立運動的活動。該年八月四日，陳以德發動了北美洲台灣人第一次歷史性的示威。他抓住蔣家集團的「副總統」陳誠到聯合國訪問那天，把台灣人的意願公諸於世。參與的人數雖然很少，但是，却吸引了美國傳播界的重視，獲得了大幅的新聞和電視報導。

陳以德在艱鉅的環境下，宣傳獨立運動，若非有堅強的鬥志，實在難以持續下去。當時，敢參與的人數甚少，一般留學生都籠罩在恐怖的陰霾下，很少人願意涉及這種問題。他失去了許多過去的好友，運動的人力財力短絀，個人在時間和金錢上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另一方面，來自蔣家集團的威脅也是精神上很大的負擔。當聯合國中國席位普受美國學術界重視之時，安娜堡密西根大學學生會舉辦了一次中國問題和台灣前途的討論會，應邀演講並參與辯論的是，代表美國百萬人委員會的耶魯大學政治系教授 David Rowe，自由派的俄勒岡州眾議員 Charles Porter 以及代表台灣人意見的陳以德。結果，辯論會的意見傾向是：贊成中共入聯合國，也支持台灣人民自決。會後，大陸籍的學生圍住陳以德，對他惡語相加並企圖動手打他，沒有一個台灣學生敢出面支援他。

一九六五年五月，廖文毅變節回台之翌日，蔣政權遣陳以德的父親來美國，

他的父親帶來大量有關廖文毅的報導，想藉此勸他放棄台灣獨立運動並回去台灣。陳以德很堅決地拒絕了他父親的要求。

陳以德善於運用美國新聞界來進行獨立運動的宣傳，以及對蔣政權的鬥爭。一九六五年九月七日，宋美齡在紐約開記者招待會大放反共厥詞。《紐約時報》在同日刊出一篇陳以德的投書，說明蔣介石反攻無望，因為台灣人士兵不願充當無意義的炮灰。《紐約時報》的記者乃借此投書內容當場要求宋美齡做評論，宋無法做具體的反駁，只有重彈「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是中國人」的濫調。

陳以德的領導獨立運動，使他在台的家人也遭受了蔣政權的直接迫害。他的弟弟因此被禁止出境。陳以德聞訊後寫了一封信給已回國的宋美齡。信上說，宋的姐姐在中共政權之下服職，而她竟能自由出入，爲什麼，他的弟弟因爲兄弟的政治行爲而受到牽連，他警告宋美齡，如果不放他弟弟出來，他將據此再寫公開投書。結果，死抱美國人大腿的蔣政權，爲了粉飾門面，一個月就放他的弟弟來美國。

一九六六年，「全美台灣獨立聯盟」在費城成立。陳以德被選爲第一屆主席。正如他在重組後的第一期 FORMOSAgram 所言：「台灣獨立運動的龍骨並沒有因廖文毅的變節而折斷，在北美洲的台灣獨立運動也沒有因此消散，相反的，我

們克服了短暫的挫折，聯合得比以前更堅強！」

革命的火炬在一九六七年傳給新的一代。陳以德退隱在俄亥俄州的一所大學教書，默默地關心他曾付出青春費盡心血的台灣獨立運動。

三、李天福——獨立運動的理論家

為台灣獨立運動紮下理論根基的當推李天福。他是費城三傑中年紀最輕的一位。台南一中畢業之時，正逢陳誠為了提早送自己的兒子陳履安到美國讀書，而擅自更改留學法令，准高中畢業生立刻出外留學（第二年又關閉），李天福正好在這一年多的夾縫裡到明尼蘇達讀醫學院預科。他在繁重的課業之餘，自己搜集資料，讀台灣的歷史和其他有關台灣的資料。他深深受到喬治·柯爾的影響，開始寫有關台灣問題的文章。

一九五五年，李天福轉學到費城。因緣際會，他在這裡認識了林榮勳和陳以德。三人交往密切，經常暢談台灣問題。後來，李天福乃倡議組三F，印宣傳品給台灣留學生並向美國宣傳台灣問題。李天福有滿懷的熱情，為了更有效地貢獻給這個運動，他於一九五六年底回到明尼蘇達，放棄醫科改讀政治和經濟。

三F雖然限於人力財力，只能做相當有限的宣傳，但是，他們的活動却引起

蔣政權的不安。蔣政權便透過中國賄賂團向美國國務院施壓力，結果，FBI開始調查三F的組織及活動。李天福首當其衝受到FBI的「訪問」。他憑着個人深厚的理論基礎，與FBI人員展開討論，說服他們：三F不是共產黨，也絕不會危害到美國社會的安全。不過，由於其他的成員對FBI的恐懼，三F乃以改組來解脫可能觸犯一九三八年「外國政府代理人登記法案」的麻煩。

一九五八年四月，李天福發表其重要的論文：〈The China Impasse——A Formosan View〉於美國《外交事務季刊》(Foreign Affairs)。他可能是第一個在這麼權威性的外交雜誌上發表論文的台灣人。這篇論文奠定了早期台灣獨立運動的理論基礎，許多六〇年代的台灣青年深受其影響。許多到今仍然被廣泛宣傳的觀念，早已存在那篇論文之中，例如，台灣地位未定、反攻大陸的神話、黨和特務的暴力統治、中共的和平解放攻勢、台灣人反抗外來政權的歷史、台灣與中國分離的歷史事實、台灣足以成爲獨立國家等。蔣政權爲了維護其在美國的形象，不得不動用當時的駐美「大使」蔣廷黻撰文投書反駁李天福的論點。

同年十一月廿四日，李天福又在《新共和》(New Republic)發表(The Formosans Do Know What They Want)。蔣政權隨即又指派駐美「公使」朱撫松撰文投書《新共和》雜誌，該雜誌又邀李天福反駁朱論點，二篇文章同時在十

二月廿二日並列出。從蔣政權那種緊張的反應，可以想像李天福在獨立運動的理論方面對他們構成的威脅。

UII的成員雖然不多，平時互相之間也相當合作共患難，但是，每逢選舉主席，內部總有激烈的競爭。一九六〇年的選舉，李天福與另一位同志競爭主席，經過多次的反覆投票，難有結果。李天福認為UII內某些同志缺乏民主作風，違反政治道德。他在失望之餘退出UII。不過，廿多年來，他對獨立運動的關切絲毫沒有減退，昔日的是非則留待歷史的仲裁。

052◎風起雲湧

第三章 獨立鐘聲

一九五六年一月，一群志氣高昂的台灣青年留學生，在象徵美國獨立的費城，組成了「台灣人的自由台灣」（簡稱三F），敲響了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洪鐘！

五十年代，追求民主自決的潮流洶湧澎湃，亞非各地殖民地的人民紛紛獨立建國。台灣雖在蔣政權的軍事佔領之下，其國際地位未定，有志青年認為台灣獨立的主張順乎天應乎人，因此，積極鼓吹，期能喚醒群眾鼓動風潮，使台灣人奮起掌握主權，真正成為台灣的主人。

一、掌握主權，獨立作主人

綜觀當時的台灣情勢：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新近（二月十五日）與蘇聯簽訂友好條約的中共發動「抗美援朝」，在東西冷熱戰交加之下，台灣在太平洋的戰略價值劇增，激起美國決定軍事與經濟援助逃亡到台灣的蔣家集團。

本來，中共在一九四九年的勝利，就出乎同盟國的意料之外，加上遠東局勢的混亂，所以，一九五一年九月召開舊金山對日和會時，與會國完全捨棄「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中有關台灣的聲明，和約中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的領土主權、權利、與要求」，但是並沒有規定日本放棄後的受益國家。陳隆志在其所著的《台灣的獨立與建國》一書中，提及，「這個省略既不是疏忽也不是失察，而是與會各國代表有意的決定；他們根本沒有將台灣歸屬中共或蔣介石政權的意思。」事實的確如此，次年的「中日雙邊和平條約」中，毫無討價籌碼的蔣政權，只得承認以舊金山和約來處置台灣和澎湖，台灣的法律地位就此懸而未決。一九五四年八月廿三日，中共發佈「中國各黨派解放台灣宣言」，聲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絕對不允許美國佔據，也絕不允許聯合國託管。解放台灣和蔣介石賣國集團，是中國行使主權，也是中國的內政事項。」接著，中共於九月炮轟金門，造成第一次金馬危機。這種挑釁更加強美國防衛台灣的決心，乃於十二月二日，簽下了軍事性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承諾協防台灣、澎湖及其他雙方同意的地區。這個協防條約為驚慌失措的蔣政權注了一支鎮靜劑。

在台灣人的運動上，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廖文毅在日本組成了台灣臨時國會議會，由國會議會開始草擬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組織條例，次年一月宣佈組織

成臨時政府。在北美洲的台灣留學生，當然受到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的影響，不過，更重要的是，這群留學生對台灣內外情勢的洞察，他們深信，不經由獨立建國不能解決台灣的問題。他們認為蔣政權任意支配「國家」的財政，支持黨、軍隊和特務，使之成爲私家工具，並且利用「反攻大陸」的口號，欺騙海內外中國人（在這個層面上，國民黨政權主張台灣人亦是中國人）的忠誠，維繫其政權的生存，因爲這樣，國民黨的政權才能繼續宣稱，它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並且在台灣以雙重架構的型態，維持其少數統治。

二、關懷鄉土，獨立建國

這群青年學生從歷史上和法律上來分析，台灣並不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且從歷史經驗、地理環境、生活方式、價值信仰和對台灣這塊土地的信念，他們相信台灣人可以而且必須建立自己的國家。換句話說，這群青年學生已不再是完全依據二二八事件的激情和憤怒來主張台灣獨立，雖然他們也許親身目睹那個悲壯又恐怖的年代。

實際上，當時在北美洲的台灣留學生人數很少，並且從台灣到美國的留學生大部份是大陸籍者。校園裏台灣人本來就少，加上當時正是蔣政權遊說團在美國

大肆活動極爲猖獗的時候，對台灣留學生的嚴密監視和控制自不在話下。而且，他們的家人一再告誡：莫插手政治。

然而，台灣留學生基於鄉情，大家互助合作互相關心是非常自然的事，而當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時候，故鄉的政治、社會、前途等更是避免不了的話題。當時，以費城三傑爲中心，青年學生經常討論台灣問題。年輕人具有把理想付之行動的熱情和衝勁。於是，這群年輕人便進一步組織起來，起來爲台灣的獨立建國打拚。

三、覺醒的世紀，革命的世紀

三F的成員原以費城爲主，後來增加到從紐約到北卡拉麗都有。嚴格地講，它沒有嚴密的組織，只是協會性質，大家聚在一起討論問題、商討如何宣揚台灣獨立的思想，並分配工作。他們決定秘密地發行刊物，向其他留學生及美國人作宣傳。大家利用課餘工作外的有限時間，有的負責寫稿、有的打字、有人負責刻鋼板、有人油印。然後爲了避免暴露身份，他們把印好的刊物拿到其他的城鎮去發。

第一期的刊物印了六十份，附了一封給台灣留學生的公開信，一開頭就寫著「這是一個覺醒的世紀，一個革命的世紀。」然後，詳述亞非各殖民地紛紛獨立建

國的時代潮流。第二段開始控訴台灣的情況，信中稱蔣政權爲外來政權，而這個政權藉恐怖鎮壓來剝奪台灣人的人權，並使台灣人的生命、財產和幸福失去保障。第三段強調台灣的歷史是一部爭取自由繁榮反抗外來強權的鬥爭史。第四段鼓勵台灣留學生利用美國的有利環境，向全世界表示台灣人的意願，並舉當時著名的愛蒙戴維斯(Elmer Davis)所說的：「只有勇敢的人民，才配享有自由的國家。」最後，信中要求大家基於共同的信念結合起來，互相切磋增進知識，以備來日集體性的行動，達成台灣獨立的願望。這期的刊物另有七頁，論述台灣地位問題，反對殖民主義，評論二二八事件，並有台灣常識問答。第一期的刊物，在當時平靜的留學生當中，造成了石破天驚的震撼。有人嚇得魂不附體，有人感動得暗自流淚。台灣獨立的鐘聲，激盪著每個青年人的心門。

宣傳品都是以英文打字，一方面便於向美國人傳達，一方面可以避免使用漢字暴露筆跡。一般性的傳單，先是成疊地擺在學生活動中心或圖書館。三傑的成員發現，傳單經常在短時間內被人取光，原先，大家以爲傳單內容引人注意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小心觀察的結果，卻發現原來都被蔣政權的特務學生一掃而光。此後，他們雇請美國同學代爲看守，以防功虧一簣。

三F支持在日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而臨時政府當時也商請李天福爲

聯合國方面的接觸人。這種關係帶給了三F料想不到的困擾。

四、蔣家賄賂團，毀滅「自由台灣」

一九五〇年代正是美國麥卡錫主義猖狂的時期，蔣政權抓住美國這種反共恐共與注重國家安全的氣氛，以大量的美援，來擴大其臭名昭彰的「中國賄賂團」的活動。美國一般民間利益團體，成立各種遊說團，向國會議員從事政治遊說或施加壓力，其目的在迫使議員重視或接受其意見，通過符合其團體利益的法案。這種民主社會的運作，落在蔣政權手裡完全變質，蔣政權把千年來的紅包陋習大規模地引入美國政壇，由美援轉撥出的鉅額金錢，用旁門左道的方式，半賄賂半贈送來腐化美國國會議員，買通美國各種刊物，買下廣播電視時間，大量宣傳「自由中國」的民主自由和進步，粉飾蔣介石的「德政」來欺騙美國大眾。蔣政權的目的是爲了爭取美國的同情和支持，以保證美援物資及武器的供應不斷。

三F的活動，雖然還是那麼弱小，究竟提供了台灣的真相，長久下去，可能使美國人恍然大悟。因此，蔣政權乃先下手爲強設法除去後患，他們透過其賄賂團，要美國國務院注意三F與共產黨的關係。於是，聯邦調查局著手調查三F的成員及活動，當時已回明尼蘇達改讀政治和經濟的李天福，與FBI週旋了將近三

個月。最後，李天福成功的說服了 WBI：三F不是共產黨的組織；三F追求民主自由的台灣；台灣獨立的主張符合美國的利益而解決台灣歸屬的問題；三F所依據的是民族自決的原則。

美國政府雖然並不承認在東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但是，顯然地，爲了紓解中國賄賂團的壓力，他們仍要求三F依照一九三八年〈外國代理人法案〉向國務院登記。這種決定帶給了三F的成員相當大的恐懼，這些人沒有居留權，他們知道，向國務院登記等於向蔣政權報名，勢必帶給他們自己及在台家人很大的危險。基於這種顧慮，三F乃於一九五七年底宣佈解散。

060◎風起雲湧

第四章 潮流所趨

一、台獨聯盟，意識啓蒙

三F的解散是金蟬脫殼。「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 UFI)隨即在翌年一月宣佈成立。不過，比三F更進一步，UFI有了粗略的組織章程。

在該年十一月，UFI所印發的《要求正義》(Appeal for Justice)季刊，開頭就說明：

「台灣獨立聯盟是在美台灣人的組織，我們鼓吹基於民族自決的原則來解決台灣和澎湖的地位。

我們深信人生而平等，爲了台灣人的自由、幸福和繁榮，我們有不可被剝奪的權利來選擇和建立我們自己的政府。

我們追求一個自由、民主、獨立的台灣共和國；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獨裁和殖民統治。」

爲了鼓吹台灣獨立，DIF擬訂了二項工作：一是向全世界，特別是聯合國及美國國會，表達台灣人追求自由和自決的願望，《要求正義》就是爲此而出版；二是發行《美麗島》(Ilha Formosa)來喚醒台灣留學生加入獨立運動的行列。

第一期的《美麗島》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出刊，內容著重於知識的培養和獨立意識的啓蒙。附在第一期《美麗島》的尚有一封給台灣留學生的公開信。信中流露了時局變化所帶來的急迫感：中共入聯合國只是時間的問題，因此，台灣的國際地位應該盡速確立；蔣政權的軍隊在老化，台灣充員兵已超過了百分之三十五，不久，台灣人的戰鬥力將佔優勢；蔣介石已經是七十一歲的老朽，權利的轉移可能帶來混亂。DIF呼籲台灣青年覺醒，立刻起來參與運動，以掌握即來的關鍵時刻。

二、「解放台灣」，一廂情願

是的，時局在蛻變中。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六日到七月廿一日，日內瓦協定分割了南北越。美國爲了

防止共產勢力在中南半島蔓延，於該年九月八日帶頭成立了東南亞公約組織。由於不滿西方國家在處理亞洲事務的獨斷，關切中美之間的緊張所產生的不良後果，同時也希望與中國及西方國家同時維持和平友好的關係，東南亞五個國家，印尼、緬甸、錫蘭、印度和巴基斯坦發起了亞非國家會議，廿九個國家代表著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於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到廿四日，在印尼的萬隆開會，此次會議因此常被稱爲「萬隆會議」。

中國的代表周恩來在會中表現了持平及願意和解的溫和態度，提出了和平共存的五大原則，消除了不少反共國家代表的疑慮，捲起了中東國家承認中共的熱潮，使中共在外交上獲得一大勝利。周恩來在參加此次會議的八國代表團（緬甸、錫蘭、中國、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賓和泰國）團長會議上聲明：「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這種積極的態度受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爲了平衡第三世界國家的輿論，美國只好同意和中共進行談判，如此鋪設了從八月一日開始的日內瓦會談（後來改在華沙會談）。儘管雙方立場迥異，但是，會談增進了雙方對實際情勢的瞭解，美國不再妄想中共政權的崩潰，而中共也認識到「解放台灣」不是一廂情願的「內政」問題。

三、康隆報告，被出賣的台灣

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潑尼克，震驚美國朝野。美國參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決定重估美國外交政策，列出了十五個主題交付學術機構研究，有關中共與台灣的部份由加州大學教授史卡拉賓諾(Robert A. Scalapino)負責。《美國亞洲外交研究政策》或稱《康隆報告》(Conlon Report)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發表。此報告指出：中共的崛起已為專家學者一致公認，美國應取消對中共的全面禁運，並將中國在安全理事會的席位交給中共。作者並打破「自由中國」的說法，指出蔣政權與台灣人存有一大鴻溝，指出台灣人要求與大陸分離，並倡議成立「台灣共和國」使台灣成為聯合國的一份子。文中謂：非經台灣人同意，將台灣交給中共是不道德的行為，將嚴重損害美國與其他有賴美國協助獨立的弱小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喬治·柯爾(George Kerr)在他所著的《被出賣的台灣》(漢文版由陳榮成主譯)，在論及康隆報告時，有如下的評語：「這冷靜而條理井然的陳述，予人一種新鮮的氣氛，以驅散外交軍事的空談烏雲，這正是外委會久所需澄清的，自此，基本問題不再如此混濁不清了。」

四、反攻無望，雷震遭殃

一九六〇年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民主黨的甘迺迪與共和黨的尼克森，爲了很少人知道的二個小島，金門與馬祖，展開大辯論，前已述及，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共炮轟金門，造成遠東局勢的緊張。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三日，中共再度大規模砲轟金門、馬祖，美國採取比第一次金馬危機更堅定的政策協助蔣政權，而蘇聯則發出警告：任何對中共的攻擊就是對蘇聯的攻擊。二個鮮爲人知的小島竟有引發美蘇大戰的潛勢。因此，以甘迺迪的觀點爲代表，一部份的美國人認爲：美國應迫蔣政權放棄金門、馬祖，因爲中共軍力無法直接威脅台灣、澎湖，難以製造緊張局勢，對遠東地區的和平有幫助。而，以尼克森的觀點爲代表，另一部份的美國人存有支持蔣政權的心理，他們認爲保留金門、馬祖，具有準備反攻大陸的象徵意義，因此，不贊成自此二島撤退。

甘迺迪的勝利顯示了國際情勢朝著有利於台灣獨立的方向發展。他曾一度表示要蔣政權加速起用台灣人，並提高台灣人的政治地位。外交上，他放眼一中一臺的政策，準備在第二任時大力推行。

而在島內蔣政權的腐敗無能，使台灣人忍無可忍之下，逐漸突破二二八大屠殺的沉寂。無黨無派的台灣人「省議員」，在「省議會」或政見發表會上，以巧妙的措辭批評蔣政權，他們的言論深深地打動群眾，這些民主鬥士當中較著名的有

五虎將：郭雨新、吳三連、李萬居、郭國基和李源棧。台灣人反蔣政權的心理，在歷次選舉中公開表露無餘。

即使較有眼光和較具良知的大陸人也反對蔣政權那種殘暴野蠻無法無天的獨裁統治。其中較著名的當推雷震。雷震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負責人，對蔣政權假「反攻大陸」的神話蹂躪「憲法」，深感憂慮。一九五六年十月，他假慶祝蔣介石七十歲生日時出版「祝壽專號」，對蔣政權展開猛烈的批判。他後來所寫的《反攻大陸無望論》更是赤裸裸的揭露蔣政權的騙局。

在內外情勢的鼓舞下，台灣人的政治家和雷震等開明的大陸人，開始携手合作，在一九六〇年邁入公開組織反對黨，在各地進行遊說活動。蔣政權乃在九月四日以雷震窩藏「匪諜」劉子英（《自由中國》編輯）的罪名加以逮捕。反對黨就此被扼殺。

五、獨裁沒落，獨立民主

雷震的被捕以及反對黨的流產，引來各方強烈的抗議。史卡拉賓諾於九月廿七日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措詞激烈的投書：「自由中國在那裏？當然不是在大陸，但也不是在台灣……我們若不擬定好中國政策，使這個政策能夠讓台灣

人決定他們自己的前途並參與自己的政府，有一天，我們必然面臨台灣人的敵對態度。而歷史將再度控告我們，說我們袒護一個即將沒落的獨裁政權。」

而在北美洲，台灣留學生的人數已大量增加。一九六四年冬出版的《美麗島》，其中有一篇討論留學生問題的文章，提供了下列數字：在一九五〇年，留學生人數不到五十人，到一九六〇年，芝加哥地區的台灣同學會收錄了五百四十四個名字，其中西岸有七十人，中西部有二百五十三人，東岸二百二十一人。可以預料的，實際人數一定更高。一九六〇年秋天，上述三區的同鄉會代表在芝加哥集會，成立「全美台灣同鄉會」，在北美洲的台灣人更趨組織化。

UFI不僅知道台灣留學生大量增加的情況，而且，也發現這些新來的台灣青年對台灣政治狀況的認識以及台灣人的意識，都和早期來美的留學生有了隔閡。一九六〇年一月份的《美麗島》特別再度介紹UFI的目標，並對幾個基本觀念：「台灣人是中國人嗎？」以及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重作介紹。

國際情勢朝向一中一台的方向發展，這裡的所謂「台」，通指蔣政權的更改國號及某種程度的台灣化，但是，這種「台灣共和國」政府並不能夠真正代表台灣人，因此，台灣人一定得在這種國際潮流當中，發出聲音，使台灣人的看法和願望受到尊重；島內民主運動的提昇，反映反蔣意識和行動漸趨積極，UFI必須掌

握這種情勢，啓發台灣人獨立建國的思潮；台灣留學生人數的增加，意味着獨立運動宣傳面的擴大，如何從這些人口當中吸取人力物力是CPI的重要課題。新的外在情勢，帶給CPI新的使命和更大的負擔，CPI一定得調整組織的政策，來應付新的階段。

從三F到現在的CPI，獨立運動的宣傳侷限於刊物或個人私下接觸來進行，因此，宣傳範圍甚為狹窄，效果也極為有限，運動的進展也就極為緩慢。

雖然有一個信箱及一、二個編輯人員的名字公開，究竟仍囿於秘密宣傳的小巷。許多公開的報刊、傳播工具甚難有效運用，尤其，每逢必須現身說法的場合都只好望而怯步。

要突破這個運動發展的瓶頸，CPI需要對外公開的代表！

第五章 義無反顧

一九六一年的二二八紀念日，對UEI是更具意義。UEI主席陳以德和發言人陳查理，在紐約市四十九街一百三十號雀斯特斐旅館（Hotel Chester Field）的大廳召開記者招待會。UEI終於正式推出二位公開的代表，以進行新階段的工作。記者招待會自下午二點到四點，有廿二位記者出席，其中有些中國城報紙的記者，也有二位自稱為台灣人的，後來發覺此二位是蔣政權華府「大使館」所派來的特務。

一、公民投票，台灣獨立

在日本的獨立運動人士雖已有公開身份的前例，在北美洲却是創舉。要踏出歷史性的第一步，需要相當的勇氣來克服內心的障礙。陳以德說，他挑着犧牲在台親人的沈重負擔而出。爲了使這個招待會勝利成功，陳查理特於去年十一月，

親自回台實地觀察了五個禮拜，與各階層的台灣人接觸交談，收集了第一手的資料回來。

陳以德正在講開場白的時候，一個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大陸籍學生強行入場。這個大陸人坐下不久，就舉手說他有問題，其他的記者告訴他稍後會有發問的時間。不到五分鐘，這個大陸人就又發牢騷，抱怨陳以德講得太久，很明顯他企圖擾亂會場。其他的記者看得不順眼，把他噓了下去。

陳以德的講詞說明：「台灣問題常見諸報端，但是，很不幸地，幾乎都是在蔣政權或中共的立場來討論，而九百萬佔絕大多數的台灣住民的想法却一再被漠視。所以，從今天開始，台灣人將積極地表示意見，爭取美國輿論的支持。」他當場提出了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分成下列三個步驟：

1. 由美國澄清台灣的法律地位，排斥中共對台灣主權的片面要求。
2. 美國自金門、馬祖撤退，只協防台灣、澎湖，把金馬問題清楚地分開。
3. 美國提議將台灣問題和中國席位問題在聯合國合併討論，以免中共先得聯合國席位，而否決台灣問題的討論。

而對台灣問題的討論，陳以德認為聯合國應公正地監督台灣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台灣的前途。

二、蔣家暴政，挑撥離間

如果台灣住民決定選擇台灣獨立，在大陸人的去留，陳以德說明：「願意回大陸者，可以自由回去，願意移民他國者，由國際機構協助他們遷移；願意留在台灣者，可以獲得居留權直到他們歸化為台灣人。」這種開明合理的態度，一直使蔣政權坐立不安。蔣政權早期對台灣人的控制，十分仰賴大陸人對台灣人的敵視和猜疑，使大陸人覺得只有依賴蔣政權才得安全，因此，不得不選擇效忠蔣政權。台灣人的開明態度若取得大陸人的信任，則蔣政權必然失去一股助力。因此，蔣政權長久以來不斷挑撥在大陸人與台灣人的關係，製造各種台灣人將危害大陸人的謠言，以增強大陸人對台灣人的報復恐懼，而坐收漁利。雷震所以被判重刑，一般相信，主要導因於他與台灣人合作，犯了蔣政權的大忌。

接着，陳查理以親身的經歷，報告台灣社會的現況，非常不幸地，台灣人無法自由表達他們的想法，因此，處於蔣家暴政之下，台灣的實況鮮為外人所知；勤勞的農民飽受剝削，天災之後，「政府」少有救援，三七五所分得的土地，若無力付期款，則土地及先前所支付的款項完全喪失，生意人飽受稅金和高利貸壓迫，沒有門路的台灣人，無法向「政府」貸款，行號倒閉日有所聞，最可恨的是，國

民黨地方黨部的開銷直接向地方稽徵處抽取；中國來的密醫橫行泛濫，草菅人命；台灣本土無黨無派的政治人物，無法取得公平的競爭，極難當選，非國民黨的雜誌報紙，若敢批評「政府」，則被以各種非法手段關閉；台灣的青年學生受到嚴密的控制和洗腦，少有時間自由思考或組織學生活動。不過，陳查理說：「大部分的年輕人有強烈的反蔣意識，並且傾向台灣獨立。」

在自由發問時間，那二位自稱台灣人的記者，開始起來發表支持蔣政權的言論，由於佔用太多的時間，引起其他記者的不滿，而被制止下去。其他的記者要他們兩位自己去開擁蔣的記者招待會。幾位親蔣政權的中國人記者，則利用各種詭異的問法，要使在場的人相信「CC」是共產黨所指使的組織，以及只有一小撮台灣人贊成獨立。

三、蔣家樣板：特務、學生、文宣

一直到七〇年中期，蔣政權經常指使特務或學生來騷擾台灣人的公開聚會。他們可分成三類：一種是擾亂會場，製造爭執，尤其在早期，台灣人人數少勢力的時候，這類走狗總是目中無人地滋事；第二種是想藉問問題來佔時間，並宣揚「愛國」或「中國人」思想，或是企圖使回答的人落入圈套，而被證明是共產

黨或「美日走狗」。一般而言，這種人總是不堪一擊，自討沒趣；第三種則是不動聲色地觀察並注意每個人的言行和角色的特務。前二種人總是為會場帶來較熱鬧的氣氛，也使在場台灣人興起比較強烈的鬥爭意志，他們總是變成台灣人反面教材的活樣本。可惜，這一種人自七〇年代中期漸趨絕跡，台灣人聚會裡很少再鼓起那種與蔣政權鬥爭的高昂情緒。

中國城親蔣政權的中文報紙，如華美日報、聯合日報等，對此次記者招待的反應會是可以預料的，他們歇斯底里地漫罵(二)和陳以德，却不報導會中的演講或問答內容。即或較中立的報紙，也以社論反對台灣獨立的主張，他們認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而台灣的政府是中國政府。應該改革當前的政府，使之成為自由中國，直到光復大陸，而不應該要求獨立。」這相當代表當時一部份較「開明」的中國人的看法。一九六一年的五、六月的《美麗島》對這種觀點加以反駁，指出台灣人的要求不僅僅是「組黨和言論的自由」，因為這種改革仍無法使當前的「政府」真正代表台灣人，台灣人所要的是全力維護台灣人的利益和福祉的政府，因此，是自由、民主、獨立的台灣共和國。

四、民主改革，獨立建國

這篇DFI的社論，表面上是反駁開明的中國人的觀點，事實上，也反映出當時DFI內部對於「民主改革」或「獨立建國」的路線之爭。前已述及，五〇年代末期，台灣島內有一股組反對黨、走民主改革的力量，這股力量也影響了部份DFI成員。內部討論的結果反映在那篇社論，DFI繼續堅持獨立建國的政治目標。

美國新聞界從此次的記者招待會，聽到台灣人親身發表對台灣問題的看法。《The Nation》在三月十一日社論當中說：「陳先生一中一台的提法，很難說實際或不實際，但是確實使人嗅出公平的味道。」

此階段DFI把工作目標重訂為：

1. 為島內九百萬被壓迫的台灣人，對涉及台灣前途的問題發言；
2. 爭取自由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支持；
3. 團結並啟發在美台灣人致力於台灣獨立運動。

公開時為了應付蔣政權可能的反擊，為了避免重蹈當年三F的覆轍，DFI並特別聲明：沒有受到臨時政府的指令或任何經濟上的援助。但是，他們堅持願意和所有具有共同目標的台灣人合作。

事實上，DFI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聯合國中國席位問題。一九六一年第十六屆聯合國大會接近之時，由於亞非新會員國的急增，美國在聯合國控制自如的局

面呈現不穩，對中國席位問題不得不放棄多年來所運用的凍結緩議的策略，因此，大會必然將中國席位問題列入議程作實質的討論。CPI認爲這種討論完全忽略台灣人的意願，所以，努力地在大會之前對台灣前途做宣傳工作。

七月十日，陳以德接受《紐約郵報》聯大記者的訪問，郵報於七月十八日和廿日分別刊出台灣人立場的報導和評論。另外，七月十八日又受到紐約一電台的訪問錄音。這些都是爲了提高台灣獨立的主張的能見度。

有了公開的代表，CPI能夠以組織的名義對外接觸，較容易受到傳播界的接受與重視。透過大眾傳播工具，CPI的主張才能達到更廣的群眾面，引起較大的注意力。就宣傳而言，CPI向前躍進了一大步。

076◎風起雲湧

第六章 團結有力

五〇年代，獨立運動的主力在日本，旅居日本的台灣人有二萬五千之多。而在日本，又以廖文毅所領導的臨時政府爲最大的集團。然而，由於缺乏實質的群眾基礎，革命組織本身又沒有足夠大的力量，這個臨時政府及議會反而變成獨立運動的負擔，淪爲無意義的「權力」鬥爭場所。在這裡，我們把權力一詞加以引號，是因爲那裡甚至沒有實質的權力，只有一些淪落的熱心者之間互相比較的發言地位。

一、台灣青年，百花齊放

這個臨時政府及議會，加深了獨立運動熱心人士之間的分裂，頗受一般台灣人詬病。具有遠見的王育德乃於一九六〇年春和一些青年學生組成「台灣青年社」，出版《台灣青年》，由於其內容水準極高，吸引了大多數的年輕學生，爲獨立運動

帶來新的氣息。

《台灣青年》的影響力遠及北美洲，因為當時在北美洲的留學生，大都受過相當時間的日文訓練。由於雙方都表現了對青年學生工作的重視，他們在一九六一年夏天，宣佈進行合作。七、八月那期的《美麗島》，以大篇幅介紹「台灣青年社」及王育德。

雙方的合作，並沒有什麼具體的計劃。CPI誓言全力在美國宣傳台灣人要獨立的願望，而「台灣青年社」則運用其知識資源來幫助CPI在美的活動。雙方都號召兩地的青年學生，負起獨立建國的責任。

戰後，美國是全球政治的中心。當時的獨立運動，仍以向聯合國爭取民族自決為重點，因此，所有的獨立運動組織都要和CPI拉線。「台灣青年社」的捷足先登，立刻引起其他組織的跟進。於是，在聯大即將討論中國席位問題的前夕，CPI的《美麗島》和在日本的《台灣青年》、《台灣獨立通訊》、《台灣公論》、以及《台灣民報》乃聯合發表一篇《團結就是力量》。這篇共同聲明登在才改成新聞版面形式的九月份《美麗島》，其前言如下：

「我們興奮地看到，國際情勢從今年以來，朝着有利於台灣獨立的方向發展。今秋第十六屆聯大會議勢必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提供我們向自由世

界申訴獨立願望的絕好機會。

然而，不管國際情勢多麼有利，也不可能使我們的願望變成實際。只有島內外台灣人共同承擔責任，我們才能贏得最後的勝利。

我們瞭解，身處島外，我們免於蔣政權的鎮壓，因此，我們一定要勇於行動，作為革命的前鋒，直到九百萬台灣同胞揭竿起義。

我們也知道，在北美洲和日本的台灣人是當前獨立運動的骨幹，我們的團結將對蔣政權及中共構成無比的壓力。

我們謹此聲明：我們決意成為團結太平洋兩岸台灣人的橋樑，我們呼籲所有愛台灣的人，不分男女、老少、職業、祖籍，勇敢出來爭取獨立。我們特別呼籲台灣青年，把你們的正義、勇氣和智慧凝成獨立運動的核心。通過這次北美洲和日本台灣人的大團結，我們將在台灣獨立運動的歷史上添上光輝燦爛的一頁。」

二、團結有力，美麗台灣

UNFI利用其特殊的地位，能夠使日本這些各自為政，甚至互不合作的組織，捐棄成見發表具有象徵團結意義的共同聲明，表現了其政治上的進步。這次聲明

當然並沒有立刻帶來實質的團結。很正確地，既然對日本方面缺乏瞭解，CIT使自已避免介入日本方面的糾紛，與各團體保持好的關係，尤其，和臨時政府及台灣青年社同時進行密切的聯繫。

從共同聲明的前言，我們可以看出，在北美洲的獨立運動份量已相當地加重。前言特別呼籲台灣青年的參與，顯示台灣留學生人數的增加，為獨立運動帶來了生力軍和新希望。人口密度與運動活性有密切的關聯，沒有人會忽略這個令人興奮的消息。

事實上，CIT的成員大都還是學生，不過，由於組織的秘密性及客觀環境的限制，一直沒有大的發展，其成員大都受過相當的日式教育，他們自認為比起新的留學生有更強的台灣民族意識。尤其，許多人目睹或參與二二八事件，他們自認為有更堅強的反蔣意識。而六〇年代才來的留學生，大都受到蔣政權一段長時間的毒化教育，對二二八可能沒有很深刻的印象。這種差異是否會降低他們對獨立的追求呢？這是大家拭目以待設法要找出答案的。

當第一篇以中文書寫的投書寄到CIT信箱的時候，編輯人員的興奮是不可言喻的。這篇投書被登在一九六一年五、六月份的《美麗島》。CIT加緊要求大家，提供新留學生的名單，以便寄刊物給這些「新生代」。

三、啓蒙新生，爭取參與

《美麗島》開始在影響新來的台灣留學生，但也連帶地牽出了文字的問題。六〇年代來的留學生，大都中文比英文程度高出甚多，正如投書者所言：「中文是我們用來表達思想的最省時的工具。」然而，CPI的編輯人員，使用中文有主觀上的困難，因此，刊物繼續用英文，偶而才插進中文詞句。當然，有眼光的人必須看出，這只是一個過渡時期，爲了向廣大的新留學生從事宣傳的工作，一定要使用他們最得心應手的文字。

《美麗島》從一九五八年四月發刊，最初像是一份匿名刊物。到該年十一月，他們發行的《要求正義》才附上了通訊信箱及主編的名字。有一點必須特別指出的，雖然初期的印刷不算好，但其文字及論說水準甚高，我們從費城三傑的背景就不難知其原因。獨立運動到七〇年代以後，似乎以理工科背景爲主要的宣傳人材，很明顯的，其水準比不上五〇年代六〇年代。這個事實提醒我們，獨立運動一定要大力培養文法科出身的人材，當前從事宣傳工作者，一定要進修文法方面的科目，如此，我們才能提昇獨立運動宣傳戰的力量。

一九六〇年一月，DIT透露他們每年花費在刊物的費用約二千五百元，其他

活動費爲一千五百元，合計年預算爲四千元。由此可以看出他們百分之六十的力
量放在文宣工作。

一九六一年一、二月份，CPI對外徵求《美麗島》的封面設計，並且將增加
讀者投書欄。這些都是爲了鼓勵讀者的參與。從九月開始，又將《美麗島》改成
報紙形式，每月出版一次，每次四大頁。可以看出CPI在求變，以爭取新留學生
的參與。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本面貌煥然一新的《美麗島》問世，紙質高級、印刷精
美，看了這本刊物，一定聯想背後有一個強大力量的組織。這是CPI與「台灣青
年社」的合作，辜寬敏答應負責出版費用。可惜，由於當時在日本與美國之間的
台灣人消息交換不靈通，CPI不甚瞭解「台灣青年社」反對臨時政府的嚴正立場；
而，一九六三年春第二本的《美麗島》竟以大篇幅介紹廖文毅和臨時政府；一九
六三年冬第三本，又介紹臨時政府議會的重組（由在日本的台灣人團體選出五十
八位「議員」，「台灣青年社」拒絕參與）。這些對臨時政府偏好的報導激怒了辜寬
敏，於是，拒絕繼續支付出版費，《美麗島》就此停刊，殊爲可惜。CPI爲此還負
了一大筆債。一位當時在費城的熱心人士做了如下的評論：「陳以德有失誤之處，
但是辜寬敏則犯了過錯。」因爲，那本印刷精美又內容極具水準的刊物，確實使當

時的美國學者對獨立運動注以嚴肅的眼光。

在出版昂貴的《美麗島》的同時，UFI也另外出版《台灣通訊》(FORMOSAGRAM)。這本《台灣通訊》到一九六六年才開始使用中文，它只供台灣人傳閱，因為這本通訊鼓勵發表個人意見，所以，UFI認為讓美國人看到大家的「不和諧」不妥當。「全美台灣獨立聯盟」接棒後，開始大量用中文，內容變得較為豐富，文章也較為生動，提高了留學生的閱讀興趣。

無疑地，UFI遲遲不使用中文，對當時留學生的宣傳工作造成了相當的阻撓。

084◎風起雲湧

第七章 街頭示威

一、蒙古人民共和國

本來，台灣獨立運動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主題。

蒙古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二四年宣佈建國。他們利用一九一一年中國推翻滿清統治的時候，驅逐滿人的勢力。一九一三年，中蘇雙方同意讓外蒙古人管自己的事，但中國並不放棄主權。一九四五年，英美蘇三國領袖在雅爾達協議，讓外蒙古在戰後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其前途。蔣介石也表示同意。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到廿日，外蒙古正式舉行公民投票，中國還派了代表監督，結果，所有的有效票都贊成獨立。於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外蒙古正式宣佈獨立。

雖然，一月廿日，蔣政權聲明不受雅爾達協議之約制。但是，該年八月，蔣政權和蘇聯都贊成外蒙古入聯合國。若非美英反對，則外蒙古早已是聯合國的會

員國了。時局的變化，使蔣政權對外蒙古的獨立翻臉而不承認。一九五五年，當外蒙古再度申請入會時，蔣政權在安全理事會動用了唯一一次的否決權。由於它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已遭受挑戰，隨便動用否決權引來國際社會的非議，蔣介石被逼得不得不親自發表聲明，為動用否決權辯護。

一九六一年第十六屆聯大會議，中國代表權問題因蒙古入會問題而更加複雜。那一年，美國將支持茅塔利亞入會，而蘇聯則支持外蒙古入會。蔣政權不識抬舉揚言將再否決外蒙古入會，蘇聯因此也警告：若外蒙古不得其門而入，則蘇聯將否決茅塔利亞的入會。非洲的新興國家集體地支持茅塔利亞，這些國家表示：若茅塔利亞進不了聯合國，則對中國席位問題他們將採取支持中共的立場。

甘迺迪才就任美國總統，若一進白宮就被中共取得聯大席位，勢必帶給他的政治生命難以預料的厄運。因此，美國不得不全力維持蔣政權的席位，所以軟硬兼施不准蔣政權對外蒙入會投反對票。蔣政權則表示不惜一切否決外蒙入會，並極力向非洲國家「買票」以保衛其代表權。

在日本的廖文毅曾一再要求進入美國，以便向聯合國及美國社會陳訴台灣人要求獨立的願望，但礙於蔣政權的壓力，始終拿不到美國的入境簽證。一九五九年五月，廖文毅直接寫信給參院外委會主席富爾布萊特(J. William Fulbright)

請求協助，於是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保證下次廖文毅申請時給予簽證。一九六一年七月，廖再度被東京的美國大使館拒絕。一般相信，美國政府是爲了討好蔣政權以軟化蔣政權對外蒙古入會的立場，而犧牲台灣人。《紐約時報》和《紐約郵報》都撰文爲廖文毅的入境聲援。於是，傳來的風聲說：等聯大中國席位問題辯論終結後，美國才會准他入境。美國拒之千里的作法，相當地打擊了廖文毅在日本的聲望和地位，他成了美國與蔣政權政治交易下的犧牲品。

爲了「買票」及蒙古問題，蔣政權於七月卅一日遣陳誠來美國訪問。聯合國秘書長哈馬紹訂八月四日中午請陳誠吃中飯。

二、打破禁忌，走上街頭

八月四日是星期五，那天上午，在聯合國大廈對面第一街和第四十二道的交角，站着十幾個掛着抗議牌標語的台灣人。不「台灣人？台灣在那裡？」過路的美國人搞不太清楚的問。一張很大的紙牌，上面用英文寫着：「台灣人民自決！蔣政權下台！中共免來！」其他的人帶着：「陳誠沒權替台灣人講話！」「台灣屬於台灣人！」這群鮮爲人知的台灣人的示威，立刻引起傳播界的注意，有廿幾個新聞記者聞風趕來，電視攝影機也對準着這群人。幾位站在隊伍裡的台灣人，恐

怕暴露身份，棄甲而逃。

當陳誠的座車來到聯合國，他萬萬沒想到會碰上這麼一群台灣留學生，對着他大嚷大叫示威，死要面子的習性使他嚥不下飯。《紐約郵報》登出台灣人向陳誠示威的照片，電視台ABC和NBC則發佈了新聞，收音機也不斷地報導。一夜之間，陳誠似乎成了過街老鼠。

第一次歷史性的示威，雖然參加的人數少，却獲得了大幅的新聞報導。DIFI立刻又議定九月卅日，當聯大進行辯論中國席位問題之時，在原地舉行另一次示威，高舉台灣獨立的主張。

在《自由的滋味》一書，彭明敏回憶他當年和陳誠見面的情形，「陳誠開始談及他最近的訪美。他在華府（編者按：應為紐約）曾遭到台灣獨立運動者的示威，這是在美國首次發生的。顯然他感覺很不愉快，太沒面子了。」蔣政權裡頭的人，就是那麼怕台灣人站起來反對。

DIFI的示威，在北美洲的台灣留學生當中起了帶頭的作用，他們消除內心的恐懼，打破禁忌，勇敢地走上街頭，公開舉着反蔣的標語。這個行動本身，在當時的留學生社會，就是革命！七〇年代，北美洲台灣人大規模地示威，可以說是跟隨着過去的DIFI成員的步伐。

三、走出神話，粉碎恐怖意識

九月卅日的示威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聯大休會哀悼飛機失事死亡的哈馬紹，而紐約市的警察臨時把CIB的示威改到較偏僻的地點，原先較醒目的地方則由另一群反卡斯楚的示威者佔用。這次示威曾事先和日本方面協調，雙方擇定同一日子，分別在紐約及東京示威。紐約方面顯然沒有引起傳播界的注意。

但是，CIB這種動態的活動，還能透過自己的刊物或口傳，影響着台灣留學生。究竟行動是較容易引起注意和關心，收到較有效的宣傳。CIB本身的發展雖不理想，但是，獨立運動整體的力量却明顯地壯大着。

一九六四年二月廿九日，為紀念二二八，CIB發動美東區的留學生在華府蔣政權的大使館示威，有出乎預料之外的人數參加，將近五十位，其中許多是六〇年代才來的新留學生。十幾個新聞記者，包括四個日本人，另有法國及加拿大的新聞社，來採訪現況。此次示威，將近卅人帶上面罩，以防被蔣政權的特務照相，識破身份。由於這是第一次直接向蔣政權的使館示威，不少人胡思亂想，甚至以為蔣政權的特務會拿機關槍出來掃射。事後證明，許多過度的憂慮是不必要的，經驗使人落實成熟，這是一個例子。不過，蔣政權的特務非常囂張，他們竟走到

示威者的面前，不斷對着台灣人的臉孔照相，恐嚇台灣人。

二二九的示威，CBS在全國電視新聞中加以報導，日本的報社也有日文和英文的消息。蔣政權的大使館不得不向新聞界發表立場，說：「真正的台灣人只有廿萬，其他的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移民或其後代。」又說：「在台灣的住民都受到平等的待遇，土地改革、經濟成長和教育普及使大眾受益。尤其，來台灣較早的人（台灣人）享受最多的進步成果。」

四、台灣人，就是台灣人

蔣政權對「台灣人」這三個字總是極力逃避。他們一再說台灣人就是中國人，並不是如他們所說的要使大眾「都受到平等的待遇」，反而，他們是爲了剝奪我們台灣人的政治權利。依照蔣政權的邏輯：台灣人是中國人，而蔣政權是中國的法統，所以台灣人受蔣政權的統治是理所當然。因爲台灣就人口比例只佔中國的一小部份，所以，台灣人在「國會」就只能佔一小部份。至於，那屬於中國大陸部份的「國會」，在「光復大陸」之前，只能由他們自定各種台灣人管不了的「非常」措施。於是，台灣人就這樣地被剝奪了政治上的權利。這就是蔣政權一再宣稱「台灣人是中國人」的陰謀之一。另一個陰謀，當然就是爲了消滅台灣人意識，打破

台灣人團結的潛在力量。

台灣人在美國，一直到七〇年代才有大規模的示威。許多七〇年代走到街頭示威、或參與民衆大會的留學生，把那個行動的本身，當做一種愛台灣的自我挑戰，更甚於對蔣政權的反抗或對美國的請願。當我們回顧歷史，我們才知道那六〇年代的五十個年輕人，勇氣是多麼可佩！

092◎風起雲湧

第八章 羣英滙聚

DFP自一九五八年成立以來，它的成就及一些歷史性的創舉，已在前幾章述及。然而，任何一場革命運動，先天上，它的發展註定會受到強烈的壓迫。這個從摸索中成長的獨立運動，當然難免碰到挫折阻擾。

根據一九六六年二月份的《台灣通訊》，DFP承認：一、大部份的工作負擔都落在一、二個人身上；二、沒有爭取到廣大的台灣人支持。換句話說，就是組織及分工不健全，而草根工作沒有成功地推動。DFP未能發展成爲全美性的組織，使這些鼓足勇氣不計犧牲、專注奉獻運動的志士，耿耿於懷。

一、發揮集體力量，達成建國理想

在台灣獨立聯盟所發行的《革命運動綜合研究》一書，對於革命組織有如下
的結論：積極從事推動革命工作的人，本來就是少數，但是，這些人和他們的努

力，通過組織的運作，使一般成員負起功能發生作用，從而產生集體性的力量。

當然，一個政治目標或理想，若無法吸引相當數目的群眾，那麼，無論這個組織多麼堅強，它還是無法突破組織發展的瓶頸，最終還是會衰退萎縮。但是，即使一個政治目標受到相當多數的群眾的支持，如果沒有一個完善的組織來領導推動，那麼，這個運動很可能陷於停滯不前的狀態。

就客觀環境來說，到六〇年代中期，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已有很好的發展條件。最明顯的就是台灣留學生的數目躍增，以校園為中心的同鄉會或同學會的雛形組織也次第形成。除了費城以外，曼哈頓、諾曼、休斯頓、洛杉磯、多倫多，及麥迪遜等地方都是台灣留學生活動熱絡的城市。其中多倫多及麥迪遜且分別組有政治色彩濃厚的團體。

多倫多在一九六三年（由黃義明及林哲夫等人）組成「台灣自決聯盟」，到了一九六五年，為了公開向加拿大人民推動營救彭明敏的工作，乃改名為「台灣人權委員會」。而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則在一九六五年三月組成「台灣問題研究會」，明確揭示建立「民主、獨立、自由的台灣」。該會經常舉辦演講討論會，邀請專家分析探討政治情勢、或台灣的經濟與社會問題，藉此增進會員對台灣問題的認識，並激勵會員對台灣命運的關心。

棉第(Douglas Mendel)在《The Politics of Formosan Nationalism》中報告，他以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八年，這五年的訪問接觸，作了如下的結論：一般說來，當時在每個校區都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學生相當活躍，其餘則較不積極公開表示意見，但是，大都願意參加台灣人團體，如同鄉會的活動；而且，私下裡也都傾向台灣獨立運動。因此，我們相信，UFH在這個時期，未能拓展出去，根本上是組織本身的失敗。

以一九六五年前後為基準，北美洲活躍份子的分佈大致如下：

費城：陳以德、羅福全

巴地摩：鄭自才

波士頓：蕭欣義

多倫多：黃義明、林哲夫

麥迪遜：利騰俊、周焯明、簡金生

雙城：賴金德

曼哈頓：范良信、楊宗昌、陳希寬、莊秋雄

諾曼：陳榮成、陳唐山、王仁紀

休斯頓：張燦鑒、廖明徵

洛杉磯：蔡同榮、賴文雄、王秋森

他們大都是不屬任何組織的留學生、或剛獲得學位去就職的年輕人。不過，一般而言，他們頗受在日本的「台灣青年會」（「台灣青年社」於一九六三年五月改名為「台灣青年會」，到一九六五年九月，又改名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所發行的《台灣青年》的影響。然而，由於缺乏組織的協調，儘管彼此擁有共同的讀物，擁有一顆為台灣前途奮鬥的相同之心，彼此的聯繫却相當有限，而整體的力量也無從發揮。

「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蔣渭水的名言誰不體會？有心人士因此著手籌謀合作之道，俾便整合上述散佈於全美各地的團體及個人的智慧與力量。這正是麥迪遜會議的由來。

該項會議由(CI)及「台灣問題研究會」聯合具名邀請各地的有志之士，於一九六五年十月廿九及卅兩天召開。在介紹這個會議之前，我們必須先提到當時發生的兩件重大事情，麥迪遜會議的舉行是不能不受到這些歷史事件的影響的。

二、組織團結，聯合運動

一九六四年九月廿日，彭明敏、謝聰敏及魏廷朝以無比的勇氣發表那歷史性

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他們以雷霆萬鈞的筆，一開始就宣稱「一個堅強的運動，正在台灣急速地展開着。這是台灣島上一千二百萬人民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自救運動。我們要迎上人民覺醒的世界潮流，摧毀蔣介石的非法政權，為建設民主自由，合理繁榮的社會而團結奮鬥。」倒蔣建國的自救呼聲，是多麼地鏗鏘有力！這個宣言的全文雖然一直等到一九六五年年底才傳到海外，然而由於彭明敏的關係，事件本身極具新聞性，三位志士被捕的消息很快傳遍島內外。在蔣政權線民密佈的特務社會裡，人們不但傳播獨立自救的信息，甚至付諸行動，這是多麼地鼓舞島外的這些有志之士啊！

但是另一事件則是叫人悲憤的。一九六五年五月，廖文毅在蔣政權的勾引下變節，獨立運動一時頓失重心，整個士氣遭受極大的打擊。然而，在北美洲的新的一代並不因此而退縮沮喪，相反地，他們轉危機為契機，他們認為這個時刻大家更容易痛下決心團結在一起。就在廖氏變節的五個月後，他們來到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會盟，共同商討(1)再組織團結的問題；(2)如何有效推展運動的問題；(3)如何加強個人或群體間的聯繫，以及與日本、加拿大等地合作的問題。

三、同胞結盟，共襄盛舉

此次會議的正式名稱叫做「留美台灣同胞結盟大會」(Formosan Leadership Unity Congress)。根據大會邀請書的說明，這四個英文字在那個時刻，各含有特殊的意義……

FORMOSAN：在當時的國際局勢下，中國的代表權問題正是聯合國大會中的重要議題，「台灣」一詞也因此顯得更加重要與搶眼。台灣人四百年來儘管歷盡滄桑，然而當時却是台灣人尋求民族自決、建立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的有利時機。

LEADERSHIP：大會的籌備人員特別指出，散佈於日本、加拿大，尤其是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學者及專業人員與日俱增，這些人都是明日建設台灣，也是今日打拚的可貴領袖人才，結盟大會的目的之一正是要召募更多的同志一起奮鬥。

UNITY：大會強調在廖文毅投降之後，大家更應體認團結才有力量的真諦，與會的團體及人員，應該盡最大的力量，克服空間與觀點的隔閡，以及金錢資源的有限性，心連心，手牽手地共為台灣的前途而努力。

CONGRESS：結盟大會本身，應該就是台灣民族主義力量顯現的一種象徵，在台灣獨立建國的過程中具有重大的意義，因此大會誠摯地邀請各地的有志之士與會共襄盛舉。

四、聯盟統一，獨立建國

基本上，麥迪遜會議的籌備工作可以說是空前的成功。CIB與「台灣問題研究會」這兩個當時全美最大的獨立運動團體攜手合作，其意義已非常不同凡響，而大會又同時受到在加拿大的「台灣人權委員會」、及在日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與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支持（三個團體分別派有代表與會），再加上一些熱心的人的參與，聲勢不可謂不浩大。然而，由於初次進行大規模的整合，彼此的信任感仍然相當欠缺，你猜我疑，惟恐國民黨滲透其中；加上合照的底片存放保險箱中，竟然會議未散即告丟失，更是弄得杯弓蛇影，差點搞得大會無以善終。

會議結束後並由CIB主席陳以德及「台灣問題研究會」執行主席周焜明具名發表聯合公報。公報中強調：組成一個團結的組織、在美國境內有效地推展獨立運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爲了表示合作的誠意，他們聲明新的組織的名稱爲何並不重要，而且一旦組成，彼此舊的團體即告停止活動，並納入新的組織。最後，他們不但呼籲在美國的台灣人團結合作，他們也呼籲在日本的臨時政府、與台灣青年獨立聯盟攜手並進。唯有團結才有希望，是他們再三懇切強調的重點。

整體看來，大會雖然沒有達成任何立即可行的具體方案；然而，如果把它當

作是台灣人團體間尋求合作的一項試探性會議，則麥迪遜會議自有它成功的一面。上面的聯合公報已告訴我們，此次會議是如何地為「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EAI)的成立打下良好的基礎，這點可說是此次會議的最大貢獻。

第九章 整合結盟

麥迪遜會議在整合全美台灣人力量方面，雖然未能達到預期的理想，但是團結的呼聲並未因此中斷，反而愈來愈高漲。UEI因此把中斷一年多的《台灣通訊》從二月開始繼續發行，並且每期通訊發表尚未取得聯繫的地區，要求他們立刻與UEI建立連絡。這些終於促成一九六六年六月費城的大會師，並且組成「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 簡稱UFAD)。

從一九六五年十月的麥城會議，到費城的再度結盟，其間只不過八個月，時間並不算長，UFAD竟能順利組成，此固然不得不歸功於麥城會議播下的種子，而一般群眾對團結的熱烈期待，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這個我們可以從下面這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中看出來。

一、我看台獨運動

〈我看台灣獨立運動〉是《台灣青年》一九六六年四月廿五日第六十五期發表的讀者投稿。這位筆名羅雲莊的作者，就是當年才從台灣到堪薩斯曼哈頓不到半年的莊秋雄。他以誠懇的心，檢討獨立運動未能蓬勃發展的原因：

一、民族主義尚未充分發揚，民族意識尚未充分喚醒。

二、獨立運動自陷孤立主義。早期獨立運動者未能認識來台大陸人中的差異性，未能爭取大陸人中之同受蔣政權壓迫剝削的苦難者，以共同合作倒蔣，以致陷入孤立。

三、缺乏整套的建國綱領。

四、分裂主義是獨立運動的致命癌。

其中尤以第四點最讓他感到痛心。他剝切地指出「團結就是力量，分裂就是敗亡」。而「台灣青年社」與廖文毅臨時政府的分裂，紐約「台灣人讀者協會」與「CPI」的分裂，以及麥迪遜整合會議的未臻理想等，確使堪薩斯的熱血青年痛心無比。他甚至感性地說：「或說，無情的台灣歷史不會給台灣人團結的機會，因此台灣人自古不懂得團結。現在才開始學團結，自然不會期待有太好的表現。倘若如此，

真希望能在較短暫的時間內迅速的進步，誤會化爲瞭解，得罪獲得寬諒」總之，他盼望獨立運動不但須要結合大陸人中的反蔣人士，所有從事運動的台灣人團體及個人也要結合起來，免得讓熱血青年「不知將力量貢獻到那個單位才是最有價值」，以致「無所適從，影響士氣至大」。他的觀察頗能反映當時一般人的想法，因此深深地觸動了許多人的心，引發了不少各地活躍份子的討論與共鳴，爲實質的結盟運動添加了催化劑。

二、聯盟重組，調整步伐

在這樣的客觀環境下，爲了調整工作的步伐，也爲了順應當時團結的普遍要求，DIF於一九六六年二月正式宣佈重組的構想。構想中的組織基本上是以聯盟的型式結合散聚各地的社團，各社團本身自治，自選領袖及社團名稱；中央則設中央委員會，由各社團派代表組成，以制定獨立運動的基本方針與政策。各社團則須根據人數的多寡，按比例支援中央委員會，以執行各項政策或工作計劃。另外，DIF重申接受任何新的組織稱號，只要該項稱號爲多數人所同意。

費城會議於同年六月召開後，對上述構想作了相當程度的修正。在新的組織全美台灣獨立聯盟之下，設有執行委員會及中央委員會，其組成如下：

執行委員會

主席 陳以德

外交 陳以德 (兼)

組織 賴文雄 簡世欽 (秘書)

劉伯信 (東部)

林 台 (中北部)

游雄二 (西部)

許正義 (中南部)

出版 徬 徨 許正義

李騰俊

研究 鄭日青

海外連絡 柯重台

財務 林傑仁

中央委員會

委員長 周焯明

委員 陳以德 柯重台

林傑仁 田浩生

其中簡世欽即為張燦濤，田浩生為羅福全。

與麥城會議的氣勢迥然不同，費城之結盟朝氣蓬勃，士氣如虹。來自全美九個地區的代表，彼此背負着建立統一組織的使命而來，以獨立建國為共識，捐棄成見，真誠合作。大會除了不辱使命組成了統一的聯盟以外，並確定聯盟的目標與短期內具體可行的工作方案。

三、民主自決，獨立建國

新的目標明定為：循民族自決的原則，建立民主、自由、獨立的台灣共和國。短期內的具體工作方案則包括：

- 一、繼續發行《台灣通訊》，
- 二、把《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刊登到紐約時報上去，
- 三、鼓勵盟員集中到紐約地區，
- 四、由組織部策劃「萬里自由征途」以發展組織工作，擴大吸收盟員，並爭取各地區台灣人的參與支持。

上述第四項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詳細描述。第二項則在此解釋一下。在紐約時

報上面刊廣告是費城地區提出的議案。登廣告本身不難，難的是那筆天文數字的廣告費那裡來？當時半頁的廣告費是三千八百七十元，而台灣留學生大都靠打工賺取生活費，生活極其勤苦。有獎學金的人，每個月大概領一百廿元；幫人家看小孩的工資是每小時五毛錢。在這種條件下，刊廣告的構想並不是那麼容易執行。

四、形式聯盟，實質合作

事實上，刊廣告是來自費城的羅福全在結盟會議之前就已經擬議的。當時CIC每年經費才幾百元，而且已經積欠印刷廠將近六百元，根本無力清償。儘管條件如此惡劣，然而，爲了擴大國際宣傳，爲了以行動帶動台灣人的內部團結等深一層的看法，他與冲冲地努力推動這個計劃。自救宣言的全文於一九六五年年底，被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許世楷取得，而公開發表在次年一月號的《台灣青年》，然後才傳到北美洲。當這份宣言抵達這裡，各地台灣人欣喜若狂，紛紛複印分享各地的朋友。一九六六年五月，陳以德將宣言譯成英文，分發各地向國際人士宣傳。羅福全認爲：

一、從事國際宣傳，尤其是對美國的宣傳，是早期獨立運動賦予在北美洲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宣傳的內容着重台灣人要求透過國際上的援助，

來行使其民族自決的權利，同時，也向國際社會表明台灣人獨立建國的強烈願望。自救宣言具體地表達島內台灣人，不願被中國併吞，而要建立民主自由國家的決心。因此，把這篇由在國際上具有相當知名度的台灣人所寫的宣言，刊在最具影響力的紐約時報，一定會產生相當可觀的震撼力，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

二、年輕知識份子的通病是：過於理論化，而不切實際。團結不是喊口號而已，團結需要方法、需要瞭解、需要行動。在主觀上的團結熱情、和客觀的團結壓力下所組織起來的團體，若沒有實際操作的磨練，這個團體不可能正常運作而發揮力量。因此，把宣言刊在紐約時報，可以作為各地實際合作的開始，通過這個行動可以使大家對團結有更深切的體會。

就在苦思財源之際，有位紐約的商人，竟拍胸脯答應負擔二千元。羅福全聞訊大喜，他認為剩下的二千元，再困難也能夠加以克服。

然而，那位商人却虎頭蛇尾，二千元的認捐只是過眼雲烟。但是，新的聯盟並不因此而畏縮，大家仍然抱着堅定的信心，認為無論如何須要通過這一個挑戰。於是，地區的組織都動員起來，向同鄉介紹聯盟的成立與宗旨，宣傳台灣人自決

獨立建國的理想，鼓勵同鄉的參與。而散在日本、加拿大與歐洲的獨立運動組織與群體，也大大地受到全美性聯合的鼓舞，他們因此熱烈地支援這個新誕生的組織。就這樣，《台灣自救運動宣言》的要點，終於在一九六六年第廿一屆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問題期間，以半頁的篇幅刊登在十一月廿日（星期日）的《紐約時報》上，向估計約四百萬的美國人、及其他國際人士進行宣傳與教育。

透過這一次共事的經驗，聯盟不僅在形式上結合起來，也在實事上加強了合作的基礎。而北美洲的台灣獨立運動，就因此從不斷的摸索與考驗中，逐漸壯大起來。

第十章 自由長征

一、萬里征途，啓蒙意識

團結就是力量，充滿活力的聯盟，在成功地完成《紐約時報》刊登自救宣言廣告的同時，又進行另一大型工作計劃——萬里自由征途。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清晨五點鐘，天空微亮而明朗，清涼的空氣叫人精神特別抖擻。年輕的組織部成員雄心萬丈地，想橫掃全美有台灣人的城市與校區。以張燦濤、陳榮成爲主的西路一車就這樣踏上征途，從洛杉磯向舊金山挺進。過了不久，以羅福全爲主的東路，也從費城出發，縱走東岸各大城市。

這些幹勁十足的聯盟盟員預計以車子長征美國大陸一萬哩，他們的目的非常清楚：

一、宣傳新近成立的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的目標與原則，

- 二、建立有效的聯絡網，以聯繫散處各地的台灣人群體與個人，
- 三、鼓吹台灣意識，傳播獨立建國思想，
- 四、發掘優秀人才，鼓勵參與台灣人運動，甚至加盟為盟員，齊為獨立建國而努力，

五、籌募聯盟工作經費，

六、爭取美國人民的瞭解與支持。

他們合作無間，腳踏實地地做。沿途吃了不少漢堡，有同鄉的地方，則睡沙發或榻地板；沒有同鄉的地方，才住便宜的旅館，或甚至就趕夜車省旅館費。停下來會見同鄉、教授或學生時，則一人講，一人筆記，上路後則加以檢討，希望經過討論之後，能一站一站地改進工作成果。如果去到一個全無熟人的地方，就翻電話簿，看到漢文名字，即打電話試探是否帶台灣口音；只要是台灣人，他們都不放棄接觸的機會。由於他們從洛杉磯出發四天後，《紐約時報》即登出自救宣言廣告，許多校園的佈告欄對此都有熱烈的回應，而與台灣人討論時，大家也很關心這件事；因此，在整個長征過程中，宣言廣告幫助很大。

西路車經過舊金山後，又到猶他、涅布拉斯加、科羅拉多、外俄蒙、愛俄華、明尼蘇達、麥迪遜、芝加哥及其他伊里諾州城市、印地安那、密蘇里、堪薩斯、

奧克拉荷馬、德州、新墨西哥、亞歷桑那等。東路車則北上紐約、康涅狄克、波士頓；南下巴地摩、華盛頓 D.C.，而後回到費城。以上只是概略的行程。其間，簡金生在維斯康新加入，齊奔芝加哥；賴文雄則直接到曼哈頓，時值感恩節，來自堪薩斯、德州、新墨西哥、奧克拉荷馬、密蘇里及科羅拉多的二百位台灣學生聚集一起，以九隻大火雞慶祝，情況熱烈感人。

堪薩斯大學曼哈頓校區，六〇年代被台灣人譽為「獨立運動的黃埔軍校」或「革命的搖籃」。由於該地的同鄉會非常堅強，校園裡面與蔣政權的鬥爭兇猛而成功。從這裡出來的同鄉，大都具有強烈的台灣意識及獨立思想，而且許多人成了台灣人運動裡的傑出領導。

當時，在東部以紐約的同鄉會最具盛況，每年聖誕節的聚會吸引了上千遠近同鄉，連南至維吉尼亞大學或北卡的學生，都懷著「朝聖」的心情來參加。曼哈頓就像在中西部的紐約，散居鄰近各州的同鄉每年總有一次大團聚。一九六六年，同鄉會會長是莊秋雄，他聯絡安排了新成立的 UFAT 的人員來此過感恩節，宣傳台灣獨立的思想。

二、獨立運動的新生與希望

當晚，賴文雄以「在美台灣留學生應有的認識與責任」為題作演講，他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希望大家為建設民主、自由、繁榮、康樂的台灣來團結奮鬥。演講完畢，與會同鄉也紛紛發言，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賴文雄是新聯盟成立後，第一個專業人員，當然，也就是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全心全力投入運動的職業革命者。他，一九五六年畢業於台大政治系，在大學期間就有機會讀到李天福所寫的〈中國死巷——台灣人的觀點〉，而深受影響。一九六三年來美國留學，在洛杉磯和蔡同榮經常到處分發《台灣青年》，宣揚台灣獨立的理念。

後來，他成為 UFAI 的組織部負責人，當時，張燦鑒是他的秘書。從一個小地方，可以看出他對組織的尊重及對革命工作的縝密：一九八四年，他在美東夏令會，聽到劉重義講述〈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之開拓〉，為了補充和糾正某些部份，賴文雄提供了一些資料，當涉及未曾公開的活動之時，他很慎重地先問在場的張燦鑒：「主席，我們可不可以公佈第一次盟員大會的地點？」事隔多年，仍有此警覺性，實在不簡單。

曼哈頓的聚會之後，UFAI 的成員分頭上路。隨後賴文雄即到聖路易會師。而張燦鑒也在抵達芝加哥後、飛波士頓，與羅福全一同走訪麻州、康州等，而後又

回到曼哈頓會合。

這樣地東征西討，雖然疲憊不堪，但同胞手足的熱情溫馨則叫他們永遠幹勁十足。當然，他們的成果是豐碩的。《台灣通訊》的郵寄名單一下子從四百份增加到四千份，聯盟的盟員也增加了許多倍，其他金錢的籌募、組織網的建立，以及革命情操的自我提升鍛鍊等，無一不為聯盟日後的繼續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與群眾面對面的接觸談話，是非常有效的宣傳方法。文字的宣傳通常僅止於製造印象，面對面的交談才將此印象具體化，深刻地種入其內心。許多獨立運動的熱心者，總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要與人面對面交談鼓吹革命，本身必須具有深厚的理論基礎，而且要能言善道。事實並非如此，在南方校區的一些同鄉，回憶當年張燦鑒長征校園的景況，他說：「張燦鑒不太會講話，對台灣的問題及國際情勢瞭解得比我們當中某些還少。」張燦鑒是學化工的，才取得學位不久，而這些同鄉當中，有人是文法科的底子，因此，就政治上的問題，張燦鑒當時是比不上他們。不過，他那種為獨立運動奔走的理想及熱誠，使在場的男學生統統無法推辭而加入聯盟。「但是，這個人並不就此罷休，他竟然還要所有在場的太太也加入！」這些同鄉說，是這種鏗而不捨的精神在推動革命運動。

UEAI的誕生，吸收了許多優秀的人才，而且也賦予北美洲的獨立運動新的生

氣和希望，萬里自由征途把這個信息帶到每個有台灣人的地方。

第十一章 校園纏鬥

周焜明畢業於台大醫學院，一九五九年到麥迪遜深造，一九六二年，陳以德偕同一位姓柯的台灣人開車到麥城，他是為宣傳獨立運動及CIB而來。周焜明秘密地找了幾個可靠的台灣人，來他所住的公寓和陳以德見面。

總共才那麼七、八個人，結果，周焜明向芝加哥的「領事館」申請護照延期時，他的護照被扣押，蔣政權的特務逼他寫「悔過書」。周焜明堅定地拒絕不為所迫，寧可做沒有護照的台灣人。事後追查的結果，發現那位姓柯的竟是蔣政權的鷹犬！

除非台灣獨立建國成功，否則，特務、職業學生及線民將繼續監視破壞台灣人的運動。有人會因此犧牲，甚至組織會受挫，但是，一個暴虐的政權，企圖藉此種手段來撲滅反抗，絕不可能成功。

六〇年代，大學校園是雙方短兵相接之處。雖然籠罩在蔣政權的恐怖魔手之

下，黑人民權運動以及後期校園的反越戰情緒，相當地影響了這些長久壓抑著的台灣留學生，他們也鼓起勇氣爭取作為台灣人的權利，而且愈戰愈勇。台灣學生及教授，在校園裡以各種手段打擊蔣政權的威信，拆穿蔣政權的謊話，說出台灣人的立場。

一、堪薩斯州大的筆戰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有位貝克小姐在堪薩斯州立大學放映蔣政權的宣傳電影，美其名為學術性的實況介紹。台灣學生看完後內心非常不高興，大家聚集在范良信的住處抱怨。於是，有人建議不要老是私下咒罵，何不投書學校的報紙，揭露真相。大家欣然同意，隨即展開熱烈的討論。一月十四日，校園的報紙登出了讀者投書，台灣同學都非常興奮。於是一場持續達一個月之久的筆戰就此開始。香港的學生反對台灣獨立，所以在一月十八日湊了一腳，而中國同學會則於一月十九日全力為蔣政權辯護，那位中國同學會會長甚至公開恐嚇，說他知道是那些「偏激的」台灣人在搞鬼。

台灣同學的士氣非常高昂，一月廿日又投書反駁，每天拿到報紙就趕著看讀者投書。許多美國同學也在此過程中受到教育，政治系的學生甚至也加入筆戰為

台灣人助陣。堪大的戰鼓很快地傳到威斯康新大學政治系教授棉第的耳朵，於是，二月七日，他以權威的身份開長程大炮助戰，完全摧毀蔣政權方面的陣腳，結束了這場激發人心的筆戰。

於是，在台灣同學的建議下，堪大政治系主任乃邀請棉第來公開演講，掀起一次大高潮。棉第曾到過台灣，深入民間，對台灣有深刻的認識與瞭解。三月廿三日演講那天，中國同學利用發問時間，想盡辦法要難倒他，卻理氣不如人。台灣學生在這種公開場合，則默不吭聲，只靜靜地吐著會心的微笑。

在費城賓州大學校區，CUI也以行動響應堪大，四月十五日起一連三天，該校的學生團體主辦了一個「中國與聯合國」討論會，史卡拉賓諾及數位出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以及蔣政權的駐美「大使」劉鍇都應邀參加。其他的專家都持「一中一台」的看法，只有劉鍇獨唱反調，無恥地說：「當專家們一致時，他們就通通錯了。」結果如何自不待言，劉鍇被痛宰一頓。這還不要緊，一出會場，CUI已動員賓大的台灣留學生，在現場及校園各醒目的地點，貼了五十幾張反蔣的標語，引起來客及學生們的注目。尤其是大圖書館路旁建築圍牆上的紅漆大標語：「台灣人要自由的台灣」，「台灣獨立有益，反攻大陸無望！」這些台灣人的反蔣標語，使劉鍇更是丟臉。

堪大和賓大學生的行動，加上 UFAL 的成立，使各校區的台灣學生群起效法，有些地方甚至演成武鬥：在愛俄華大學，一個台灣學生和一個擁蔣的大陸籍學生，爲了台灣獨立問題爭辯到大打出手，擁蔣學生不甘被揍，揚言要向警總檢舉這位台灣學生叛國。這位台灣學生毫不示弱，也揚言報告 UFAL 說他是國特。

二、蔡培火無功而返

老奸巨滑的蔣政權，知道這種極化狀況發展下去，對其形象極爲不利，乃使出軟步，派蔡培火來疏通。其實，這並不是第一次，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月份的《美麗島》就曾發佈了一則「緊急通知」，說：蔣政權派了一位教育部督學來接觸台灣留學生，勸大家放棄獨立運動。因爲那人並沒有什麼名氣，成果自然是零。這次派出「台灣民族解放運動的前輩」又是「國策顧問」，足見蔣政權是有點緊張。蔡培火於四月抵美，七月遊到東岸，每到一個地方，就設法與同鄉見面，賣蔣政權的膏藥。各地台灣人對這位晚節不保的三脚仔，除了在座談會中反駁他之外，UFAL 也毫不客氣地在九月和十月兩期的《台灣通訊》上批判他。讓他兩手空空回去報到。

三、奧克拉荷馬大學的問答

被認為在一九六八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有濃厚希望的羅勃·甘迺迪，應奧克拉荷馬大學的邀請，將於三月十三日（一九六七）來發表公開演講，估計有七千人慕名而來，場面將是空前的熱烈。諾曼的台灣留學生，前一晚聚集會商，希望在大場面中能突出台灣人的立場。陳唐山和大家預先進備好問題，每人抓一題，大家約好明天一定要搶著舉手發言。

諾曼的台灣留學生是由陳榮成招呼團結起來的，陳唐山來奧大後，就是受到他的洗禮。此後，這個小團體如虎添翼。林純純來團聚之後，陳唐山這個小家庭成了台灣同學的常聚地。在校區，已婚的留學生，若夫婦都豪爽好客，則這個家庭吸引許多同學，經常集會見面。許多校區的台灣留學生核心團體，都是這樣形成的。當時，諾曼有中國同學會，台灣人不願去參加，於是，大家自組台灣同學會向校方登記。這是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同學會和蔣政權的使館人員一定會以各種手段來阻止破壞，他們甚至收買外國學生顧問，使這些人對台灣同學會不友善。為此，被選為第一屆會長的陳唐山還得親自到休士頓，舌戰蔣政權的領事，保衛同學會的合法性。他們曾爲了在校園報紙刊登紀念二二八的廣告，而受到親蔣政

權的新聞系教授的干擾，於是，台灣同學會把這個事件直接向奧大校長抗議，終於贏得刊登的權利。

甘乃迪的演講在下午六點十五分開場。台灣同學提早就去佔位子。七千人擠在只能容納四千人的禮堂內外傾聽「越南問題」。演講畢，開始進行回答。黑壓壓一片人群，想取得發言機會，實在不容易。最挨近麥克風的吳瑞信，急中生智，先搶麥克風高叫有問題，由於聲量壓過一切，終於取得發言權。

問：「美國政府長期提供援助蔣政權，蔣家則以之來壓迫一千一百萬的台灣人。這個悲慘的事實舉世皆知，台灣人追求民族自決及獨立的努力，因此受到很大的打擊。就我所知，美國公開宣言支持越南人民的自決和獨立。美國卻以自相矛盾的立場來對待台灣，請問，你如何合理化之？」

答：「我沒有辦法（合理化美國政府的作法）。問題的根源是因為台灣人沒有被允許參與自己事務的機會，台灣人到目前無法為自己發言。美國正在為越南人民的自決而戰。這如何解釋我們在台灣的軍援？為什麼我們繼續給予金錢和經濟援助，而我們不允許這些人參與他們自己的事務？我不認為這裡有令人滿意的理由。我認為美國政府應該清楚地告訴蔣介石說：台灣人應該參與並選舉他們自己的領袖，而且他們應該有權利決定自

己的前途。我期待南越人民自決，也希望看到台灣人民自決。」

接著是歷久不衰、如雷的掌聲。翌日，學校報紙及電台都加以大幅報導。甘氏的回答使擁蔣的大陸籍學生，個個面色土灰。

四、黃啓明事件

黃啓明是曾當過台北市長的黃啓瑞的堂弟，本人曾當選過蔣介石的日語翻譯官。他首先在哈佛大學的燕京學院研究遠東語文。一九六三年接受美國教育局的資助，轉到威斯康新大學當棉第的研究助理。後來就在該校教育學院攻讀博士學位。他於一九六六年三月回台灣，研究日據時期的台灣知識份子，收集資料後卻無法獲得出境許可返校。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紐約時報》報導：黃啓明於去年九月二日被捕，今年二月七日經秘密審判可能處五年徒刑，罪狀指控黃啓明一九六五年在威斯康新曾為「台灣問題研究會」負責人之一，並參加麥迪遜會議，一九六六年參加在芝加哥召開的台灣獨立聯盟會議，且於回台途中在東京與一位獨立運動領袖見面。

這個案件使校園裡，一時又陷入更深的特務恐怖，許多人都擔心回台的安全問題。

威斯康新大學的校長哈靈頓(Fred Harrington)於三月十七日寫了一封憤怒的抗議信給國務卿魯斯克，要求他應即干涉這個案件。哈靈頓是站在學術自由的觀點講話，他說「台灣問題研究會」是在校內正式登記的合法社團，這種社團有辯論問題的自由，任何人參與這種集會絕不能被用來做為叛亂的指控。他說：「任何真正自由的校園，不能容忍對學術研究的政治干涉。」他說，如果蔣政權不允許台灣留學生在此自由參與討論，他將不再收任何台灣來的學生，而且也要勸其他的學校如此做。

蔣政權屈服於這種壓力，於五月十六日重審這個案件，並以「證據不足」釋放了黃啓明，但是不准他離台。後來，蔣政權怕台灣學生到麥迪遜受台獨思想洗禮，曾將威大列為野雞大學而大開笑話，並引來各方的指責。

更令人困擾的是，來自台灣可靠的消息指出：黃啓明後來被調查局製造車禍，在往台中清水的公路上喪生。這就是蔣政權的幫派性格，他們總是處死不忠貞的線民或特務，因為，黃啓明原來就是奉命到海外滲透獨立運動的線民！

這個車禍及線民之說，謝聰敏曾加以證實。而當時與黃啓明相識的同學也認為此說可信。

蔣政權一直以各種威脅利誘的卑鄙手段，要某些留學生替他們充當線民打小

報告，有些人喪心病狂、自甘墮落，有些人則敷衍了事、胡亂交差，當然，也有人嚴詞峻拒、絕不屈服。黃啓明可能是第二種人。而另一方面，又受到台灣獨立思想的感召，因此，良心上對自己的行爲有很嚴厲的譴責，卻沒有勇氣向周圍的同學承認，讓大家設法幫他解決。這種內心的掙扎使他有異常的表現，他總是手持一串唸珠、口誦阿彌陀佛。

大概，他交給蔣政權的情報，都經過某種「良心」的過濾，然而，自己對情報工作方面缺乏認識又沒有經驗，結果，回台之後，在調查局人員的訊問下露了破綻，在蔣家暴力集團的眼中，他成了罪不可赦的「叛徒」，成了幫派規矩下的犧牲品。

124 ①風起雲湧

第十一章 風起雲湧

看ABC說了什麼話，
作了什麼事，

難道我們不是台灣人嗎？

× × ×

朋友們！

爲自己講話的時刻到了，

誰說我們沒此勇氣？

不達目的，

誓不休！

× × ×

關心台灣人幸福的台灣人呀！

站起來吧！

千萬人的幸福就操在我們手中。

我們還能推諉？

還在徬徨？

自己的命運自己決定，

再也不當「三等國民」。

一、自己的命運自己決定

這首純樸、散發着蕃薯葉味道的詩，登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份的《台灣通訊》，作者可能是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校區的台灣人。他是看到堪大(USC)的正義行動，有感而發。尤其那句「自己的命運自己決定」，使我們看出深植於台灣人心中的革命種子，已在茁長壯大。

青年人，課餘之暇差不多都把時間用在鼓吹獨立運動。他們分配刻鋼板、打字、印刷、分發或郵寄的工作，他們熱心與台灣留學生和美國人接觸，他們接受英文報刊的訪問，或在上面寫文章，他們與國民黨的代言人打筆戰，他們到街頭示威抗議，他們四處奔走、傳揚獨立建國的主張，並募集同志和經費，同時他們

在校園和國民黨的特務鬥爭。

他們這麼熱誠，因為他們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台灣不該再做三等國民，並且唯有台灣人當家做主，才能解決台灣問題。他們極力宣傳此信念，重點是向台灣留學生做宣傳，以及向聯合國與美國請願。藉着發行刊物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在說明台灣獨立建國的根據時，常常以台灣地位未定論為着眼點。

二、台灣不是中國的領土

我們可以拿一九六三年春季的《美麗島》上一篇讀者投書和編者評論來稍加說明。

曾任上海國際政府的副秘書長(Deputy Secret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的納許(Ernest T. Nash)曾在中國住了四十年，他當時的頭銜是「中國政策審查委員會」主席團的一員，這個委員會的主體設在俄勒崗州的猶金(Eugene)。

他對當年一月號雜誌上陳以德的一篇文章所說「(台灣海峽)兩邊皆宣稱，根據歷史，台灣島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然而)歷史證據並不支持他們的論點」，以及UFI在〈有關UFI和台灣的事實〉中所說「我們敦促美國明白宣佈，

（台灣）這個島嶼不是中國的領土」表示不贊同。納許認為，台灣在法律上、政治上、歷史上都是中國的一部份，是中華家族的一員。他說，台灣有權自決，有自由的權利，但是中國也有被諮詢和徵求同意的權利。

《美麗島》編者的評論答覆強調，台灣並非中國的「固有」領土，台灣不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因為它不是中共和國民黨政權可以私相授受的，它牽涉到九百萬台灣人的命運，甚且和美國與蘇聯的世界性衝突有關。同時，台灣的法律地位仍懸而未決。

三、實力、實力、獨立

這個時候來看這個問題，我們覺得必須堅定地指出：不管法律上或政治上，台灣是否為中華家族的一員，台灣人都有自決和自己發言的權利！台灣人是台灣的主人，是天經地義的！根據這項基本人權，應該是中共和蔣政權徵求台灣人的同意！斷無反過來，台灣人獨立建國要徵求它們同意之理！當然，台灣人若無實力，這項基本人權也是空的——政治的現實和法律的合理性必須依賴實力建立！

倒是，舊金山州立學院國際關係副教授懷鐵克(Urban Whitaker Jr.)在一九六三年一月的《美麗島》上寫着，「台灣獨立經由革命比經由國際干預的成功機會

更大」。同期的社論一開頭就道出大家困惑不已的事：這麼多年來，台灣留學生努力向國際社會申訴，但是蔣政權仍然屹立不搖，不斷壯大，並且對台灣有強烈的影響力！確實使台灣留學生的內心產生了相當的挫折感。

四、武力反抗、天生權利

於是，經由懷鐵克那篇文章的啓示，[C]似乎是在失望之餘，發出了另求他途的問號：「下一步是什麼呢？需要經過一場島內革命，才能達成我們的目標嗎？」然而，在該篇社論的結尾，編者依然再強調：「台灣人民有能力剷除不被外國強權支助的國民黨壓迫者——必要時使用武力。」以這個結論而言，看不出《美麗島》的編者認為武力革命是獨立運動的必要手段，不過，編者確實也開始着重台灣人本身的力量了。

其實，武力反抗是被壓迫者對外來政權的天生權利，尤其是對付以軍警特務黑社會、層層恐怖暴力、配合司法壟斷、壓迫台灣人的蔣政權，《美麗島》的編者，一直缺乏這方面的揭示。

直到六〇年代後期，台灣人在美國的力量雖然已顯着增大，但實力仍甚為薄弱，獨立運動的先輩們着重請願工作，也許無可厚非。但是，這種工作難以直接

建立台灣人的實力。向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要求自決，這些行動確實鼓舞了一些熱血青年，對台灣留學生也起了相當程度的教育作用；但是，這種方法，對革命實力的培養究竟沒有抓住重點。

五、宣傳、流血、行動、島內

事實上，當時，有些台灣人已經看破其缺陷。一九六六年三月的《台灣通訊》，有一位K州讀者投書指出：「外國力量僅能求其協助，而不能作為依賴」並且「美國之政策當以美國之利益為利益，其利益並非即我等之利益，自甘做為美國之後備人員是不智的，是敵亦友，是友亦敵……」。這個讀者提醒當時的留學生：獨立運動不能依賴外國，台灣人必須建立自己的實力。這種看法是正確的。

至於建立什麼樣的實力，以及如何建立，這位讀者和同雜誌十一月份的一位新生都表示：「宣傳只是革命的助力而已。」，獨立運動必須不惜流血，要有所行動，並且行動要落實到島內。武力革命促成獨立運動的口號大約首次被提出，雖然尚未明確！

針對K州讀者在三月份的投書，奧克拉荷馬的一位讀者在五月份的《台灣通訊》，進一步提出了組織與策略的檢討。它的要點如下：（一）獨立運動是群眾運動，

不僅是平面的，而且是縱橫貫通各社會階層的。(二)革命運動要吸收各種人材，培養同志愛，摒棄私見爲共同理想而努力。(三)工作方面：依台灣特殊情勢採取行動；日本應側重島內滲透；其他地區則加強國際宣傳，而所有身份未暴露者，應回台從事地下工作。

六、武力行動，群眾運動

到此爲止，二個重要的觀念，即武力行動和群眾運動已被提出來公開討論，獨立運動開始朝着側重直接培植實力的方向思考。

新成立的 UFAT，雖然無法立即轉移路線，減輕爭取美國支持的工作，但是，其海外聯絡部已開始從事對島內的宣傳工作。一九六七年一月和四月的《台灣通訊》都報導了對島內的文宣工作，他們利用聖誕賀卡，大量郵寄宣傳品回台灣，而利用二二八紀念日，郵寄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文章。

而且，從八月開始，UFAT也對獨立運動的觀念和方法、做系統的探討和介紹。這是一種充實革命組織實力的工作。同時，從十二月開始，在幾個大城市設立支部，以擴大群眾接觸面，各地的盟友也利用機會，舉行小型的座談會，和同鄉交換意見。

台灣獨立運動的聲勢不斷地湧現出來，相當地鼓舞了各地的台灣人，尤其在許多校區，活躍份子開始嚐試組織同鄉會，這種組織的過程，對當地的台灣人總是一大挑戰，每個人都有相當的顧慮：蔣政權的擁護者或使館人員不斷地設法破壞。但是，台灣人覺醒的情勢風起雲湧，各個地方，最後終能排除困難，正式掛出台灣同鄉會或台灣同學會這個組織，為獨立運動紮下更廣泛的群眾基礎！

台灣人在北美洲的力量已經壯大，並且對台灣有強烈影響力！

參考書目

- 《革命運動綜合研究》 台灣獨立聯盟發行
- 《台灣獨立與建國》 陳隆志
- 《台灣——苦悶的歷史》 王育德
- 《二二八綜合研究》 林啓旭
- 《自由的滋味》 彭明敏著·林美惠譯
- 《被出賣的台灣》 喬治著·陳榮成主譯
- 《談景美軍法看守所》 謝聰敏
- 《無花果》 吳濁流
- 《亞細亞的孤兒》 吳濁流
- 《The Political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Douglas Mendel

134
◎風起雲湧

附
錄

136◎風起雲湧

「二二八處理委員會」 及其處理大綱

一、「處委會」的形成

「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本來是受陳儀之命，爲了調節「緝烟血案」、防止暴動的擴大，由政府代表和國大代表、參政員、參議員等構成的，但是一開始，就討論「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並決定「團結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處理二二八事件」爲宗旨。因此，政府代表祇出席一次，其後就不敢出席了。三月四日以後，幾乎全省都發生暴動，因此台北「處理委員會」則感到有統一處理全省問題的必要，即決議：通知十七縣市參議會，緊急分別組織「處理委員會縣市分會」，並派代表參加組織全省的「處理委員會」。

從此決定之後，即宣佈組織「處理委員會」之目的說：「此次民變，目的在

於要求政治改革，毫無其他企圖」，並表示決意說「如不達到目的，決不結束」。同時該會代表四十餘人，向陳長官正式提出「由處理委員會研究一具體辦法，趁此機會，改革目前台灣政治」之要求。很明顯地，處理委員會在人民的壓力之下，與政府所期待着的目的相反，逐漸由調處及維持治安之任務，而進為政治改革的鬥爭。

二、「組織大綱」與「改革方案」

在機構方面，由於政府代表退出該會，和各「人民團體」的要求，也擴大到容納其他人民團體的代表參加。而且其組織規模非常龐大。其「組織大綱」如下：上面設置「常務委員會」，裏面置「主席團」，「常委會」下面設「處理」與「政務」兩局，「處理局」下面設「總務」、「治安」、「調查」、「交通」、「糧食」、「財務」各組；「政務局」下面設「交涉」、「計劃」各組。「主席團」另設「秘書室」。宛然出現了另一個政府。事實上，此時陳儀的「長官公署」的政令，已經不出公署門外，全省的治安和施政都幾乎由「處理委員會」代替。

三月五日，「處委會」發表一重大決定：就是派代表四人赴中央陳情，並向公署提出要求條件及「改革本省政治方案」。其重要內容如下：(一)專賣局兇手立刻在

民衆面前槍決。(二)厚恤死者遺族，無條件釋放被捕人民，且不得再追究發動之人。(三)軍隊武裝全部解除，交由「處理委員會」保管，治安亦由「處理委員會」負責，中央不得派援兵來台，以刺激民衆。(四)取消專賣局和貿易局，並命專賣局長向民衆道歉。(五)一切公營事業由本省人經營。(六)公署秘書長及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察各處及法制委員會須過半數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七)法院院長及首席檢查官，均用本省人。(八)立刻實施縣市長民選。

三、謊言背後的殺戮陰謀

三月六日，陳儀接到第廿一師已由滬開出，憲兵第四團也已離開福州赴台的中央密電，即召集柯遠芬參謀長以下幕僚，在長官公署會議室，部署援軍開到後的作戰計劃，但是他對昨天「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要求條件却欣然接受，並向全體人民廣播，撒最後一次大謊。他說：他是如何忠國愛民，尤其是愛惜台灣同胞，所以他對於昨天處理委員會的決定甚爲關心，已決定如下幾點原則，希省民信賴政府，靜待全體的解決：(一)省行政機構已考慮將長官公署改爲省政府，現向中央請示，一經核准，即可實施，改組時，省政府委員及各廳處長任用本省人士。(二)縣市行政機構，在準備手續完成的條件之下，縣市長民選定七月一日起開始實

施，在民選以前，不稱職之縣市長，政府可免職，由地方民意機關推選候選三人，圈定一人充任。(三)其他行政改革，俟省政府改組後，由其決定，縣市方面，俟縣市長調整後，由其負責。

但是，關於陳儀這個廣播，大部份的處理委員們，却不知是陳儀的緩兵之計，而以爲陳儀有着誠意改革台灣政治，他們中已有出出風頭的日子了。

由於前次「處委會」所決定的「台灣政治改革案」，缺乏具體，於是推舉「宣傳組」組長王添灯起草更具體的改革方案，報陳儀交付執行。三月七日，「處委會」照常開會。但是今天市面已盛傳大批蔣軍將到，人心甚是惶恐。今天的會議，旁聽的特別多。原來陳儀已經布置許多特務進入會場，一則陰謀破壞會場秩序，一則由這些特務提出可以作成「罪責」的各種脫軌的要求，以爲鎮壓的證據。因此，會議一開始，就陷於混亂狀態。

四、王添灯與「處委會」

王添灯說：「當局對於我們的政治改革要求，都無不接受，但是諾言與實行是兩件事，沒有付諸實施的諾言，對於我們有何用呢？數日來，各位委員和一般旁聽者，都提出了許多意見，今天是可以總結這些意見的時候了。台灣的政治改

革不是天天在這個地方鬧個不休就可以實現，所以我今天提出對於此次事件的處理和政治改革的最後方案，要求當局不可食言，必須付諸實施。如果當局祇有諾言，而不實施的時候，要怎麼辦，我無須在這裡說明了。」

對於王添灯這一番「言正名順」「氣壯理直」的話，陳儀派去會場的特務份子，一齊咆哮，喧嘩吵鬧，會場頓時陷於混亂，無法制止。

但王添灯等到會場冷靜時，慢慢地起來說明他的「處理大綱」及「政治改革方案」，分爲：「對目前的處理」七條，「根本處理」（包括軍事方面五條、政治方面廿條）二十五條，共三十二條。在討論之間，其他代表再追加十條，其中有幾條與王氏的提案重覆，因會場混亂，無法整理，以致雜亂不成體統。尤其是「根本處理」的「政治方面」第廿九條「本省人之戰犯漢奸即時釋放」，這條是由CC特務份子，國民黨台灣鐵道特別黨部書記長黃國信提出，其他的特務份子叫喊贊成威脅通過的。這樣，這四十二條要求就成了「反抗中央背叛國家陰謀」之罪，成爲「大屠殺」的藉口。

「處委會」閉會後，代表即向陳儀提出這四十二條要求，但遭到陳儀、柯遠芬的堅決拒絕。於是，這些委員們才覺到一向都被陳儀、柯遠芬所騙，悔悟不得，灰心又不得。又因獲悉蔣軍已到，有的就跑了。

但王添灯却泰然自若，以毅然的态度，於是晚向中外闡明這次台灣民變的原因經過及台灣人民的基本要求，其次向全省人民作最後的廣播，報告本日「處委會」開會經過，及所提要求被陳儀、柯遠芬所拒絕的詳細情形，宣讀四十二條「處理大綱」。

最後他向全省人民呼籲：「處委會」的使命已經完了，從今以後，這次事件已不能單由「處委會」處理，只有全體省民的力量，才能解決，同時才能達到全體省民的合理要求，希望全體同胞繼續奮鬥！

從此以後，台灣省民就不能再聽到王添灯氏的聲音，而且經過數日，王添灯氏就永久與台灣人民離別了！

五、四十二條「處理大綱」

（一）對目前的處理

- 一、政府在各地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武裝交由各地處理委員會及憲兵隊共同保管，以免繼續發生流血衝突事件。
- 二、政府武裝部隊武裝解除後，地方之治安應由憲兵與非武裝警察及民衆共同負責。

三、各地若無政府之武裝部隊威脅時，絕不應有武裝戰鬥行爲，對於貪官污吏不論其爲本省人或外省人，亦只應檢舉轉請處理委員會協同憲警拘拿，依法嚴辦，不應加害，而惹出是非。

四、對於政治改革之意見，可條舉要求條件，向省處委員會提出，以候全盤解決。

五、政府切勿再移動兵力，或向中央請遣兵力。企圖用武力解決事件，致發生更慘重之流血，而受國際干涉。

六、在政治問題未根本解決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論軍事、政治）須先與處理委員會接洽，以免人民懷疑政府誠意，發生種種誤會。

七、對於此次事件不應向人民追究責任者，將來亦不得假藉任何口實，拘捕此次事件之關係者。對於因此次事件而死傷之人，應從優撫恤。

（二）、根本處理

軍事方面：

一、缺乏教育和訓練之軍隊，絕對不可使駐台灣。

二、中央可派員在台徵兵守台。

三、在內陸之內戰未終息以前，除以守衛台灣爲目的之外，絕對反對在台徵

兵，以免台灣陷入內戰漩渦。

四、本省陸海空軍應盡量採用本省人。

五、警備司令部應撤消，以免軍權濫用。

政治方面：

一、制定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規範，以便實現國父建國大綱之理想。

二、縣市長於本年六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參議會同時改選。

三、省各處長人選應經省參議會（改選後為省議會）之同意，省參議會於本年六月以前改選，目前其人選由長官公署提出交由省處理委員會審議。

四、省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擔任之，（最好秘書長、民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各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該如是）。

五、警務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省警察大隊及鐵道警察即刻廢止。

六、法制委員會須半數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

七、除警察機關之外，不得逮捕人犯。

八、憲兵除軍隊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 九、禁止帶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 十、非武裝之集會結社絕對自由。
- 十一、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廢止新聞紙發行申請登記制度。
- 十二、即刻廢止人民團體組織條例。
- 十三、廢止民意機關候選人檢覈辦法。
- 十四、改正各級民意機關選舉辦法。
- 十五、實行所得稅統一累進稅，除奢侈品稅、相續稅外，不得徵收任何雜稅。
- 十六、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省人充任。
- 十七、設置民選之公營事業監察委員會，日產處理應委任省政府全權處理，各接收工廠礦山應設置經濟委員會，委員須過半數由本省人充任。
- 十八、撤消專賣局，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制度。
- 十九、撤消貿易局。
- 二十、撤消宣傳委員會。
- 二十一、各地方法院院長、各地方法院主席檢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
- 二十二、各地方法院推事檢察官以下司法人員，過半數以本省人充任。

三、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應改為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以前，暫由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之政務局負責改組，普選公正賢達人士充任。

四、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應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其產生方法，由各鄉鎮區代表選舉該區候選人一人，然後再由該縣市參議會選舉之，其名額如下：
台北市二名，台北縣三名，新竹市一名，新竹縣三名，台中市一名，台中縣四名，台南市一名，台南縣四名，基隆市一名，彰化市一名，高雄市一名，嘉義市一名，高雄縣三名，台東縣一名，花蓮縣一名，澎湖縣一名，屏東市一名，計三十名。

五、勞動營（按，即集中營）及其他不必要之機構廢止或合併，應由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檢討決定之。

六、日產處理事宜，應請准中央劃歸省政府自行清理。

七、高山同胞之政治經濟地位及應享受之利益，應切實保證。

八、本省自六月一日起實施勞動保護法。

九、本省人之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無條件即時釋放。

十、送與中央食糖十五萬噸，要求中央依時價估價，撥歸台灣省。

三F的第一期公開信

——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親愛的台灣同胞：

這是一個覺醒的世紀，一個革命的世紀。四千多萬的埃及人和阿拉伯人，已經在這個世代建立了六個國家，取得了獨立。就在幾年之前，有另八個國家的五億七千萬人民取得了主權——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緬甸、印尼、以色列、菲律賓和南韓，而且堂堂踏進了世界的舞台。總數超過兩千五百萬的越南、寮國和高棉三國的百姓，也正要從殖民帝國手中取回政權。在上述十七個國家中的六億三千五百萬人民，大部分都已不再受到外來政權的轄制而獲得自由，少部分則尚在努力之中。蘇丹在最近剛宣布獨立，整個非洲地區都在普世要求獨立的新興浪潮中，抵抗那已經走到窮途末路的殖民主義。

兩相對照之下，我們台灣的狀況實在有夠悲哀。外來的蔣介石政權，強壓在

我們身上整整已有十年之久。這羣腐敗的國民黨派系殘餘份子，藉著恐怖高壓的極權手段，不僅剝奪了我們神聖的人權，使我們的生命、自由與財產陷於朝不保夕的危險狀況，更在違反我們意願的情形下，硬把我們捲入了對我們而言是另外一個國家——中國——的內戰之中。國民黨的軍隊，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屠殺了約兩萬名台灣同胞。即使目前，每天都有大批青年男子慘遭殺害，其原因並非如蔣政權所宣稱的——他們和共黨有所勾結，而是因為他們熱切追求自由和獨立。為數眾多的台灣青年已被編入蔣介石的土匪部隊，他們勢必被國民黨用來充當炮灰，在「反攻大陸之戰」中，台灣青年除了要面對共產黨的砲火之外，他們的背後還頂著國民黨的刺刀。在這種卑劣的設計之下，成千上百的台灣子弟，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幾個小島上，慘死於中共的火網之下。

我們不要共產主義，也不能容忍國民黨的暴政。我們所追求的是一個自由而獨立的台灣。對獨立的熱愛，是台灣人天生的遺傳性格。一部台灣史，不是別的，它根本就是一部熱愛自由的民族，反抗不受歡迎的入侵者，爲了台灣的自主與繁榮，而前仆後斷、奮鬥不斷的辛酸血淚史。

對台灣這個美麗島嶼的未來前途而言，現在是個關鍵時刻。在歷史上我們第一次有此絕佳機會，來達成我們長久所期盼的目標，如果我們願意大聲疾呼，讓

世人都聽到我們的心聲，如果我們能夠以果敢的行動來證明我們台灣人是個值得驕傲的民族，不願永遠卑屈於少數武裝暴力統治之下。我們這一羣生活在美國這個民主殿堂的台灣人，比別人有更獨特且更有利的處境來從事這項任務。我們片刻都不要忘記，我們的親人、朋友及八百萬同胞，正活在恐懼、匱乏和羞辱之中。請記住，在這樣一個覺醒的、革命的世紀裏頭，世界輿論的同情是在我們這一邊的。也請各位牢記美國名作家愛蒙戴維斯所說的話：「只有勇敢的人民，才配享有自由的國家。」

我們都是已經離開台灣的人，我們顧慮到蔣政權的秘密警察將對我們親人施予各種凌虐，基於這個事實，我們目前的行動有絕對必要儘可能以秘密方式進行。因此，在我們集體行動的時機成熟之前，我們建議大家先精神結盟、彼此聯繫，更希望大家分享知識與經驗，為未來行動預作準備，強化我們的力量。透過這種聯盟，我們終必可以達成我們的終極目標——台灣獨立。

如信函如附，我們打算把此一油印的公開信廣為流傳。

Free Formosans' Formosa 1956.1

反攻大陸問題

一、官方反攻

反攻大陸問題是大家最關切的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自由中國一切問題的基本關鍵，這個問題不談清楚，別的任何問題都得不到根本的解決。可是，我們相信，這個問題却是大家最感茫然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大致說來，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來自官方。官方言論還是口頭強硬，說得異常肯定，滿有把握的樣子。他們說反攻大陸確有把握，他們心裏是否如此，我們無法使用腦波紀錄器，所以無從揣測。另一種說法來自民間之有意無意的流露。從這些流露看去，民間的想法似乎隨着歲月之增加而與官方的說法距離日遠了。官方人士不要以為一般人民對於他們的言論視為金科玉律，信

之奉之，而不稍懷疑。官方人士也不要以為只要有威有勢，把一般百姓的口封住，使他們腦筋中打轉的東西不敢當面說出，就足以維持住這個局面。我們認為，解決這個大問題最好的辦法是把真相剖析給大家看，使大家有個比較清楚的輪廓，然後作個切實的打算。因此，我們首先提出反攻大陸問題。

就心願方面說來，毫無疑問，自由中國的全體，尤其是來自大陸的人，誰不想反攻大陸？誰不渴望打回老家去？這是大家的一致願望，也是大家的第一個願望。同時，也是這個願望，構成自由中國政府的心理基礎，成為它存在的理由，和政治運用的資本。

二、肺病的人

然而，人不能總是生活在願望之中。人更需生活在現實裏。願望是主觀的，現實是客觀的。人的願望有時可以在現實裏實現；有時不能。因為，客觀的世界不是單單為我們一部分人而存在的。誠然，我們既然也是這個客觀世界裏的一部分人，我們也可靠主觀的努力來改變這個客觀的世界；但是，我們所能改變的部分，只限于我們實際所有的力量所能及的部分。我們所能改變的範圍之大小，與我們自身所有的力量成正比：力量大者，改變的範圍大；力量小者範圍小。比如，

美國的力量最大，所以她給予世界的影響最大。冰島國就不能相提並論了。復次，一個人本身所能有的力量之大小，大致也是有一定限度的，這一限度，也並不隨我們的願望而增減。誰不想作大力士，力敵萬人？但是，大力士究竟是少之又少。如果一個患肺病的人想做大力士，那末充其量他大概只能做到一個普通健康的人而已。依據這一番解析，我們可以知道：如果我們的願望範圍剛好與自己所能出的最大能力相等，那末我們的願望可能全部實現——假定一切別的條件不變。如果我們主觀的願望超過了我們實際力量所及的範圍，那末我們所能實現的只是實際力量所及的部分。實際力量所不及的那一部分是不會實現的。狂妄，是不能代替力量的。

也許有人說：「你們這種想法太機械了，世界上未知的因素多得很，你怎麼能夠完全抓住主觀的力量這一點因素來下這樣肯定的論斷？」這話到很合於不重知識而乞憐於神秘機遇的原始農業社會的脾胃。我們要正告這種人：拿這一套話來隱蔽真正的問題，那就無話可說；拿這一套話來解決問題却不行。乞憐于不可知的神秘機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代人辦事要靠科學知識與科學技術。依此，我們對於未來事變的估量，只能依據我們所能思議得到的因素。其他不可思議的因素不能計入，更不能把自己之「如願的想法」夾雜在冷靜的推考之中。

三、依據公算

「照你們這樣說來，我們究竟能不能反攻大陸呢？」我們說，單純地答一個「能」，或單純地答個「不能」，都是沒有意義的。世界上的問題，並不都是這麼單純。二分法不能處處應用。凡對於未來的事作十分肯定的斷言的，非愚即誣。愚者昧於事理，誣者存心賣弄花槍、誑騙人衆、從中取利。「那末，你們怎樣辦呢？」科學知識是唯一可靠的標準。反攻大陸，是一個尚未實現的事件，我們要能對尚未實現的事件作論斷，只有依據「公算」。

一談到公算，我們只有以已有的知識和因素爲根據。我們可據以作公算的已有知識和因素當然非常之多，我們在此只能將最重要的列舉出來：

第一是國際形勢。構成國際形勢的基本因素有三：一、世界人民普遍的心理趨向；二、武器的發展；三、國際第三勢力的成長。

世界廣大人民的普遍心理趨向是和戰政策決定的背景，在民主國家尤其如此。極權國家的獨裁者雖常罔顧民意；但是如果他看出他統治之下的廣大人民是一羣沒有戰志的人民因而他估計戰爭勝敗時，多少也只好慎重考慮。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廣大地區的人民飽嘗戰爭的實際滋味。他們唯一共同的願望就是從

戰爭的創傷裏恢復過來，過一點和平、安定、富裕的現代生活；除非生存直接受到威脅而採取必要的防禦，他們對於爲一些空大的口號而打仗已不感到興趣。人類畢竟要接受一點經驗教訓，向着成熟的路走去的。戰後的日本和西德把這一趨向表現得很明顯。美、英、法、意的人民也是不歡迎戰爭的。至於荷、比、丹、挪等小國的人民更不用說了。「厭惡戰爭，爭取和平、安定、繁榮」，這可說是戰後世界人民心理的總趨向。民主國家政治領袖在國際事務上有所決策時，似乎是把這一趨向列爲第一個考慮。所以，韓戰落得一個拖泥帶水的結果；越南終于被分割；臺灣海峽之半凍結；英法在埃及洩氣而退。這些事例「辦理結束」時，所依據之「不澈底」原則，幾乎如出一轍。由此我們可以窺見個中的行情與消息。

二十世紀可以說是一個「技術專政」的時代。這一個時代的領袖人物之考慮問題有一種特色。就是要做一件事，首先須問在技術上是否可能，做了以後在技術上的後果如何。至于究竟應不應該做，這個道德的考慮反而放在其次。這一思想特徵，倒無分于民主與極權。二者都受「技術的可能」之限制。這是「工業革命」之勢所必至的結果，你也許對人類前途悲觀，你也許作道德的憤慨。你可以這樣做，但是，我們得告訴你，時至今日，僅僅做個道德的詩人是難得活下去的。我們必須正視這一事實，想辦法來適應。「適者生存」，不適則不生存，這是天演

公理。現代武器進步所形成的殺傷力之大，破壞力之強，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當交戰雙方都擁有這等武器時，誰都懼怕這等武器帶來的災禍。這一純技術的考慮就可以相當地嚇阻戰意。目前，美國是能打而不想打，俄國頭目的確想打而沒有把握。想打而沒有把握，就總是設法增加把握；想增加把握就要設法發展更新更多的武器。蘇俄設法發展更新更多的武器，就刺激美國發展更更新更多的武器，美國把更更新和更更多的武器發展出來，蘇俄在相形之下把握又減少了。就在這種武器競爭的情形之下，美俄就僵持住了。美俄不動手，誰敢動手？

國際第三勢力是尼赫魯所創導的國際力量。這一力量的目標是想在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之間構成一股中間勢力，減少雙方的衝突，維持世界的和平。自由中國有人一提起尼赫魯就痛罵。這種辦法，如果是由于在思想方式上痛恨「第三可能(the third alternative)」，而且如果出發點是對內宣傳，那是可以的。但是，同時，我們也要清醒一點，我們管不了別人的思想方式，國際上這一勢力的發展也並不因我們的痛恨而絲毫停止。國際上這一勢力之所以發展，是有其客觀原因的。這一客觀的原因就是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各國人民普遍厭惡戰爭及渴望和平，企求生活安定、繁榮進步。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一大趨勢及其所派生出來的結果，而一味執自己的標準以衡量世界萬事，那末世界雖大，我們看來却太小了。

第二、是現代戰爭的必要條件。我們現在從現代戰爭的必要條件來衡量反攻大陸的戰爭。今後可能的戰爭不打則已，要打一定是現代化的。以美國之既富且強，從不敢輕言戰爭。爲什麼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前述人民不願打仗，和民主國家的牽制。但是，尚有一個原因，就是美國當局明白現代戰爭底意義是什麼，和現代戰爭是怎麼回事。一個現代戰爭的必要條件有下述三者：

(一) 人口。從事一個現代戰爭必須有一億五千萬以上的人口。而且這些人口必須明瞭戰爭的目標，效忠領導戰爭的徵象，確實團結一致。這並不是說，在現代戰爭裏，必須有這麼多人揜槍；而是說，必須有這樣大量數目的人口，才能支持一個現代戰爭。建築一座金字塔必須基地寬大。同樣，要支持一個現代戰爭，必須有戰爭所需的輕重工業、武器製造、農產品之生產、和後勤業務之開展。戰爭是一個消耗的巨靈。戰時的消耗，往往較平時多出數十倍。要能支持這個大場面，當然非有大量的人口不可。至于直接從事戰鬥的兵員，由于原子武器和長程武器之發達，今後反而有相對減少的趨勢。

(二) 資源。今後打仗，不能拿人命來餵原子彈。因人口生產之速度，不及原子彈消滅之速度。拿人命來餵原子彈，等于拿蚊蟲抵抗 D.D.T.！今後打仗，就是要拿資源對資源。假定交戰雙方其他一切條件相等，但甲方資源優于乙方，則

甲方必勝。在今後的可能戰爭中，一方的海口可能被另一方封鎖，海運可能被潛艇遮斷。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就不能靠同盟國接濟資源，而必須有獨立的資源，擁有獨立資源的交戰國，還必須是因應戰事需要的工業資源，僅有農業資源，還是不足從事現代戰爭的。

(三) 科學水準。誰都知道，現代戰爭是科學戰爭。時至今日，掌握科學者制人，不懂科學制于人。其間毫無客氣可講。要從事現代戰爭，科學的水準必須達到足夠製造物理武器的程度。這裏所說的物理武器，指着應用物理科學的原理原則而製成的一切武器而言。這類武器包括飛機、潛艇、原子彈、飛彈、核子武器等等。在今後的可能戰爭中，沒有這些武器者是根本不能與握有這些武器的對手交手的。然而，這些武器僅僅用金錢購買是不行的。因為，這類武器之發明，日新月異。人家新發明的法寶，要留作防身之用，不見得會賣給你的。要能自己製造這類武器，科學的水準需要多高？

要打一個現代戰爭，上述三個條件，一個也不可缺少。吾人環觀全球，能從事現代戰爭的，其有幾國？至少至少，在歐洲像荷、比、盧，這些蕞爾小邦是不敢談打仗的，因為他們知道個中的利害。

四、扭曲事實

許多人聽到我們這一番冷冰冰的事實之指陳，一定滿肚子的不高興。他們也許會說：「照你們這樣說，把水準提得這樣高，我們豈不是完了？我們反攻大陸的戰爭，是革命戰爭。從事革命戰爭，精神重于物質，以少勝衆，並不必要有你們說的那些條件的。當年北伐豈不就是如此？」

好一派官腔！人要有辦法，並不一定需要打官腔，打了官腔，也不見得就有辦法。目前流行的這一套虛矯的言詞，真是自誤誤人，自欺欺人！

既然反攻大陸是「革命戰爭」，那末爲什麼老不動手呢？也許又有人說是「國際環境沒有成熟」。「革命戰爭」是自己屋裏的事，爲什麼要顧到國際環境呢？當年北伐，可曾顧到國際環境？現在打仗，是要靠硬東西的。所謂「精神勝過物質」，這話只有在一種意義之下爲真，就是當雙方其他一切條件都相等時，鬪志堅強者勝過無鬪志者。比如說，如果甲乙二人的體重、體力、武技都相等，但甲有鬪志而乙無鬪志，那末甲一定可打敗乙。可是，如果乙的鬪志與甲一樣堅強，但其體重、體力、武技又都超過甲，那末甲是否還可以說「精神勝過物質」，一定可以打敗乙呢？雖三尺童子，亦必知其不能。目前流行的幌幌盪盪似是而非的「唯革命

論」，只要稍一分析，就可知其虛矯。

五、反攻渺茫

根據我們在上面對於國際形勢和現代戰爭的必須條件之解析，我們可知今後若干年內國際戰爭爆發的公算雖不能說沒有，但相當的小。嚴格地說，我們自由中國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之重點，還不在未來可能的世界戰爭「會不會」發生，而在「何時」發生。假定未來可能的世界戰爭的確會發生，而且就在明年發生，那末我們的問題就在明年可以開始得到一個解決；可是，假定拖到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後才發生，那末情形豈不大異？也許有人說：「不會拖那麼久的。」我們要請教他：「你根據什麼來斷定一定不會拖那麼久？」我們知道他也許會在報章雜誌和偉人言論裏搬出一大套堂而皇哉的言論來答覆。不過，照我們看來，你說不會拖那麼久，唯一可靠的根據，是你自己「不願意」拖那麼久而已。在過去，兩種敵對勢力之對峙，多則數百年，少則數十年的事例，比比皆是。回教與基督教之對峙就是其中之一。

自由中國對於「反攻大陸」的時機有一個假想，就是等待未來可能的世界戰爭爆發時就動手。自由中國所謂的「未來的世界戰爭」，就是「未來的世界射擊戰

爭」。其實，「未來的世界戰爭」與「未來的世界射擊戰爭」不必是一回事。後者發生時，前者一定發生。但是，前者發生時，後者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並不一定。這個問題與所謂「戰爭」一詞的定義有關。而「戰爭」一詞的定義，與人類對於戰爭的概念或了解有關。我們一提起「戰爭」，立刻就想起動員、宣戰、展開、施放武器這一套的事件。這一套事件所構成的戰爭概念，因而只是過去的戰爭概念。過去的戰爭概念不見得能適用於今後新的戰爭。例如，近年來發生的若干次戰爭是沒有經過「宣戰」程序的。也許，今後若干年月，美俄雙方並不掀動全面的射擊，而只在軍備競爭的情形之下，從事文化、政治、經濟的比賽。今後所謂的「戰爭」形態就是這個樣子下去，也未可知。果真如此，那末我們所希望的射擊爆發這一假想不會實現。如果這一假想不會實現，那末建立在這一假想之上的「反攻大陸」之事豈不渺茫？

這個情勢是很明白地擺在大家面前的。而官方人士每於接見外國新聞記者之際，總是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反攻大陸」。我們不知道說者有沒有顧到外國新聞記者、心理的反應？外國新聞記者是很有國際常識的人哪！在對內方面，官方人士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同樣的堅決表示。這樣的表示，如果是表示主觀的意志當然是很對的，但是我們說話同時也要顧到經驗事實的基礎才好。官方人士似乎缺乏

心理學的常識。我們應該知道，一句不能兌現的話，以極其肯定的態度說出，起先是有許多人信以為真；繼而疑信參半；再繼而懷疑。人們希望的代價支付愈大，則幻滅的失望也愈大。

六、弊害橫生

「反攻大陸」的公算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太大，而官方不僅嘴裏說成十分必然的樣子，這且不說，而官方這幾年來在臺灣的措施都是以「馬上就要回大陸」為基本假定，這種辦法，真是弊害橫生。

第一、因為一切都是爲了「馬上就要回大陸」，一般人就形成事事「暫時忍受」和「暫時遷就」的心理狀態。大家看到官方許多不合理或苛煩無比的措施，都認爲這是暫時的現象，將來回到大陸就好了，所以只有忍受下去。官方在「反攻大陸」這個大帽子之下，利用人民的這種心理狀態，遂得以暢所欲言。這幾年來，人權自由受到嚴重的妨害，政治向着反民主的道路發展，其故在此。結果所及，「反攻大陸」尚在毫無端倪之時，我們已經先失去了自己所有的。

第二、因爲被「馬上就要回大陸」的心理所誤，官方的許許多多措施都是過渡性的措施，不求澈底，不求永久。而一般人民在心理，則被「吊起」。於是，許

多事情得過且過，不去設法開展。蹉跎歲月，一誤再誤，八年於茲。浪費民族時光精力，不可計量。

第三、因爲「馬上就要反攻大陸」，官方人士拼命辦這種訓練、那種訓練，弄得頗緊張的樣子。緊張的時間太長，大家所追求的目標尙渺不可得。但是逼于威勢、屈于利害，大家不敢形之于色、言之于口。於是，久而久之，雙重人格就出現：在公共場合，滿口「擁護」、「革命」、「反攻」；在私人場合就是牢騷、悵惘、悲觀、失望、徬徨。

七、實事求是

依據上面的指陳，我們知道以「馬上就要回大陸」這一假想爲根據的種種作法是有顯著弊害的。而「馬上就要回大陸」這一假想又是頗爲渺茫，一個國家的一切作法都是建立在這樣一個渺茫的假想之上，這是不太穩健了。一羣人在這樣一個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動，那裏會「生死以之」，全力以赴？

也許有人詰問：「你們說官方這些作法太浮盪無根，面對這種現狀，你們拿得出什麼辦法不成？」

我們的辦法是有的。我們的辦法是基于一種健康穩當的想法之上的。這種想

法就是：

實事求是，持久健進，實質反共。

這是我們的基本原則。我們之所以提出這個原則，係因我們不願爲了講虛面子而把國事放在大話連篇的沙灘上，而願面對客觀實現把國事放在說老實話的基礎上。同時，我們之反共，不是爲了政權的形式問題，而是由於從思想到生活方式，在實質上根本與共產黨不同。根據這一原則，我們可以提出最高的綱領和最低辦法。在此我們先把最低辦法揭示出來：

第一、培養持久的心理基礎。我們要培養持久的心理基礎，其道無他，首要是在停止打官腔，做空頭事。官方人士應須不藉「新聞過濾法」來堵塞大家的耳目，而是讓大家看清國際現狀，敵我態勢。大家有個明白的認識，知道反共抗俄是一件要長期苦幹的事，不是三年兩載可以倖致的，因此，不作太多的幻想，於是情緒就可平穩些，情緒平穩了，就可持久。

第二、停止製造精神緊張。目前臺灣的訓練，大致說來只有兩個目標：一是製造效忠；二是提高情緒。前者我們現在不談，我們現在只談後者。情緒的提高，固然可藉訓練爲之，但是總要有一點客觀的事實與訓練的內容相應才行。空盪盪的提高情緒，結果不僅易于疲憊，且易使人精神不健康。對付共黨匪徒，需要一

副最健康的頭腦。我們要能實現這一點，必須停止斲喪國民心靈的那些訓練。

首先，我們必須做到這兩點，然後才能言及其他。我們深知，在目前官方製造的氣氛之下，上述兩點很不易實現。但是，我們要鄭重告訴自由中國的全體：必須這兩點先辦到了，我們自由中國才可持久，才立于不敗之地，我們並非不知我們所言不為若干要維持表面壯觀的人士所喜。但是，爲了國家的前途，我們不能不向大家說這些老實話。是非真妄，請大家判斷。

《自由中國》

1957·8·1

166◎風起雲湧

台灣獨立聯盟

——第一期刊物公開信

親愛的台灣同胞：

我們近來很少在報紙的頭版看到有關台灣的新聞，台灣問題好像沈寂下來了，然而這並不表示台灣問題已經獲得解決，許多懸而未決的事端隨時將以不同方式迸發，而使得局勢愈發緊迫。台灣問題的解決，可能得之於國際局勢的演變，也可能是由於台灣內部情勢有所變化。中國（中共）不可能被永無期限地排斥於聯合國大門之外，台灣島內許多不穩定的因素也在交相醞釀之中，諸多事件的連續反應將導致劇變，而爆發於可預見的未來。國民黨的恐怖高壓統治，早已引起台灣同胞強烈的不滿，在表面的忠誠服從底下，實際上湧現著一股積壓已久的憤怒及鬱恨，而且此一暗流正在日益洶湧沸騰之中。大陸人獨佔權力的基礎正在腐蝕，而且必會逐步瓦解。台灣子弟目前在國民黨軍隊中，已佔了百分之卅五的比例，

而且他們是戰鬥部隊的核心，相信不久之後，台灣青年一定會變成多數。外省軍人都患了嚴重的思鄉病，當「反攻大陸」此一入爲的幻想破滅時，很可能就會有政變或是其它的騷動產生，而且國共第三次和談與合作就更可能會現形。蔣介石今年已經七十一歲了，他不可能長命百歲，台灣目前這種不穩定的局面一定會發生變化，問題是它將在何時發生，而且會以怎樣的方式進行。

對我們而言，如果台灣僅是有所「變化」，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如果我們所愛的鄉土竟然被中國共產黨「解放」，那台灣可說是上了刀山又要下油鍋，還是很悲慘。我們台灣人一定要準備好去把握關鍵時刻，不僅要主張而且要贏得自決權利，成爲我們自己命運的主宰。爲了要達到台灣獨立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向全世界呼籲，向他們陳訴我們台灣人的苦難與盼望，我們一定要贏得國際輿論的支持，支援我們追求自由獨立的大義。我們不能再等待，現在就必須開始這項工作。

台灣獨立聯盟打算在兩個層面上推動台灣獨立運動：首先，要藉助宣傳，讓外人了解我們爭取自由及自決的大志，尤其是要讓下列諸機構或人士認識我們的目標——聯合國、美國國會、美國有影響力的政界及商界領袖、各大報社、期刊、專欄作家、學者和民意塑成團體；其次，我們要在美國的台灣人當中，廣爲發行這一份《美麗島》月刊，希望這份刊物能夠促進彼此的合作，進而爲偉大目標而

共同奮鬥。該做的事情有很多，我們需要許多人在時間、精力及金錢上的投入，而你們這批讀者正是我們目前所僅有的支撐動力，懇請你們慷慨捐輸。

我們目前生活在一個民主理念盛行的國度，在美國這個自由天地，我們免於專制恐怖暴力，正因為如此，我們很容易就忘記了那些活在極權統治下的台灣父老兄弟姊妹，而對他們的悲慘命運變得漠不關心。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我們很容易睜一眼閉一眼，對那些發生在我們同胞身上的暴力視若無睹，我們甚至祇活在自己的象牙塔裏面，以為已經在美國為自己或家人開創了一番事業就可自我滿足。然而，沒有人可以對我們同胞的苦難及台灣社會的惡化無動於衷，如果我們坐視不顧，則我們也沒有辦法保有完美高尚而不卑屈的人格，因為：對自己同胞悲慘境遇的漠不關心，就是最大的不人道。

親愛的台灣同胞，想想看，美麗島可以成爲一個怎樣的國家？是一個真正民主的政府，這個政府關心如何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文明社會。台灣終必成爲遠東自由的象徵；在公義的上帝及法律的治理之下，人們可以在那裏自由地言論、思想並呼吸；那將是一個快樂的天堂，美麗島上不祇將遍佈著秀麗的風光景色，更將充滿了人們的歡笑聲。到那個時候——只有到那個時候——台灣才算是一個真正的美麗島。

目前時機似乎對我們有利，但是它卻不會永遠等待我們，機會已經降臨，請好好把握。你願意勇敢地接受這個挑戰嗎？

The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1958.3.26

中國死巷——台灣人的觀點

一、台灣，只屬於台灣全體居民

台灣問題目前暫時沈寂下來，但這並不予人以此一問題必將隨著時間流逝而自行化解之希望。此一沈寂確實可提供美國一個機會，好好思索如何面對這個外交困境。美國政府目前的作法是違背常理的，因為它所支持的中國政府（蔣政權），無法統治大陸，卻宣稱對它有主權，它在台灣強行統治權力，卻事實上沒有當地主權。在中共進入聯合國的壓力未變得無法抵擋之前，美國政府必須讓自己趕緊掙脫這種混亂的窘境。

我們一定要記住，美國一直認為台灣的地位處於未定的狀況。美國政府堅持：不管是「開羅宣言」或是「對日和約」，都沒有把台灣和澎湖畫歸為中國正式領土的一部份。支持中國政府宣稱對台灣擁有主權，會被視為不智，因為此舉無異承

認最終能夠得到合法權益的必定是中國內戰的勝方，而且它將攘奪美國認為地位未定的台灣。

當然，國共双方都宣稱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他們認為台灣和中國有歷史淵源，大部份的人民皆是「中國人」，而且「開羅宣言」明定：「台灣、澎湖將歸還中國。」因此，國民黨政權因為美國對台灣地位問題的態度而產生不信任之感覺，中共則是憤怒有加。在台灣主權歸屬的國際宣傳戰上，美國無異是採守勢；如果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蔣政權之爭算是中國的內戰，任何企圖阻止中共解放台灣的外來努力，都構成對中國內政的干預。

但是，如果台灣不是中國的領土呢？民族性隨著人民的想法而有不同的認定，台灣人認為他們和中國人是大有區別的，台灣八百萬人民當中的絕大多數，根本不接受「台灣屬於中國」此一前提，他們迫切希望獨立，而美國人似乎未能察覺這個事實。由於台灣獨立可以讓美國脫離目前的外交困境，美國人對此一呼籲未能予以注意就更加令人疑惑。根據聯合國宣言第一百零三款，聯合宣言之法律有效性超過開羅宣言，所以對日和約的簽署國——大部份現在是聯合國會員國，可以依據民族自決之原則處理台灣地位問題，而非將之歸還中國。

然而，美國迄今祇說過台灣地位未定，但還是未聲明「台灣不是中國領土」，

因此，美國無法駁斥中共宣稱有權解放台灣的說詞。美國故意採取這種不明確的曖昧政策，反而使其處境更加困難，而且使得中共在國際宣傳戰上取得更多的助力，因為中共很容易就可以使亞洲地區的中立國聽信他們的說法：美國正佔領著中國的領土。（譯者註：一九五四年美國和蔣政權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一九五六年成立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

由於美國仍然承認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所以其外交政策就更顯得漏洞百出，美國一再宣稱它承認蔣政權為中國惟一合法政府，而由於國民黨控制了台澎金馬，所以，美國的承認會被解釋為承認一項美國不願明白表示的事情——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而且，由於國民黨政府一再堅持台灣為中國的一個省份，更使得美國的立場益發脆弱。爲了避免打擊蔣政權的士氣，美國遂被迫得保持緘默，可說是默認了國民黨的說法，而中共的宣傳媒體也大大利用它來作宣傳，說美國也承認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簡而言之，美國爲了支持尚屬於交戰團體的國民黨政府，而採取了如此僵硬的外交政策，讓自己陷於極難以承受的兩難之中，美國不想要戰爭，但它卻也沒有能力製造和平。當中共一再指控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聲稱他們有權解放台灣時，美國根本無辭以對，無法駁斥中共的「合法」要求。因此，與台灣局勢有關的各

造，包括國民黨、中共及台灣人民，都對美國感到不滿。許多亞洲自由國家，連美國盟邦在內，都因為美國此一自我矛盾的政策而與之疏遠。美國發現，台海兩岸都對它愈來愈不滿，它被孤立在海峽的中間。

二、反攻神話，統台霸權

爲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僵局，有人非正式地提出了「兩個中國」的政策，由於迄今尚無任何一位主其事的美國官方發言人詳述此一政策，我們難以說明此一政策的確切內容。就目前所知，此一政策牽涉到承認兩個分開而獨立的國家——「大陸的中國」和「海島的中國」，而且將使雙方都能在聯合國有代表席位。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廿日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艾森豪總統說：「兩個中國」是曾被仔細研究過的解決方案之一，但是海峽兩岸都不願意嚴肅地考慮此一方案。艾森豪的說法使我們聽到弦外之音，即國共雙方都曾劇烈地斥責「兩個中國」的政策，說這是一個「非中國式」的解決方案。中共領導人之所以能夠穩居其位，乃是因爲他們不斷地表示要解放台灣，台灣能否解放是他們權位能否確保的賭注。對國民黨而言，接受兩個中國無異自掘墳墓，因爲「反攻大陸」將變成一項可笑的口號，屆時非但無法鼓舞國民黨軍隊的士氣，更不能吸引海外華僑的向心。「光

復大陸國土」是國民黨政權存在的一項不可或缺的要件，爲了繼續扮演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角色，它必須堅持光復大陸是可能的，而且反攻之戰一直都在準備之中。

光復大陸國土的「神話」對國民黨而言非常重要，少數中國人控制著多數台灣人，這種不合理的政治結構必須借助「神話」來將之合理化。台灣人目前在省級及其以下的各級議會中佔多數，儘管省政府必須處理日常事務，它卻無權制定任何重大決策，有決策大權的中央政府，則仍基於一項「假設」在行事，那就是它仍控制著整個中國。我們可以說，這個中央政府幾乎完全被大陸來台人士所牽制，成員高達一千五百人的國民大會中，台灣人祇佔十八席，這就是一項明證。這種懸殊的比例，也存在於中央政府的其它重要機構，如立法院和監察院，而上述三個機構竟都號稱是「全民選舉」而產生。在一塊有八百萬台灣人但卻祇有一百五十萬大陸人的土地上，這種不合理的現象要如何解釋？國民黨說，這祇是一項過渡期間的措施，一旦光復大陸一切都會重新調整。所以，如果沒有可能光復大陸，中央政府根本沒有存在的理由。

雖然國共雙方都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政策，但這不表示我們對於台灣問題應該如何解決的思考就到此中止。有些支持兩個中國政策的人士，特別是在美國的

一羣人，認為台灣在過去八年來事實上處於獨立於中國的狀態，而且這種情況很可能將持續下去。他們主張：台灣不管是在法律上或道德上都是應當防衛的，因為國民黨政權的存在是以「全民自決」為基礎。然而，台灣內部局勢並非如這般人士所信以為真的平靜而穩定，許多威脅到國民黨政權的不穩定因素正在交相醞釀之中，諸多事件將在可預見的未來引起連鎖反應，屆時美國自可掙脫目前「兩個中國」的外交困境。

三、特務統治，賊害人權

許多國民黨人士及其在美的支持者都說：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在台灣已經改頭換面，早期的諸般缺失都在迅速改正之中，然而，如果我們綜覽一下台灣目前的軍政大勢，這種樂觀的評估似乎是沒有什麼根據。

蔣介石在台灣靠著兩個工具在維持政權：國民黨和秘密警察。國民黨的財務來源並非靠黨員所支持，而是取之於政府公庫。國民黨能夠（事實上經常）直接干涉立法部門及行政機構，因為絕大多數負責政務者都是國民黨員，其目標皆關注於如何使國民黨延續政權。國民黨是由蔣介石所控制的，他把對他個人的效忠視為第一要件，不管誰多有才幹，或多麼努力於推動特定政務，如果在個人效忠

上過不了關，絕對得不到蔣介石的支持。對於國家施政有紛歧意見的個人或團體，很自然地會形成敵對的派系，蔣介石從來不以任何一個派系優勢地位，而是故意讓他們互鬥而彼此牽制，好讓自己永久保持個人至高無上的地位。不管是黨或是政府，事實上都是蔣介石的個人工具而已，儘管自中國大陸在一九四九年淪陷之後，國民黨就眾議紛紛提及改革，但是其基本性格一點也沒有變，相反地，它有變得比以往更加霸道的傾向。

第二個更有威力的控制機關，就是無所不在的秘密警察網，這個機關由蔣介石留學蘇聯的長子蔣經國所監控。蔣經國在蘇聯多年，這正可以解釋他用來對付「共產黨」的方法，竟然是抄襲自共產黨的那一套。根據美國有名專家的說法，國民黨政權單是在部隊裏邊就養了兩萬五千名的「政委」，這些政戰官員都直接向國防部報告及負責，他們侵犯到部隊指揮官的領導權威，也影響到部隊的行動效率，使得軍中遍布猜疑。向國防部提交報告的不祇是軍中政戰人員而已，警察、憲兵及國民黨員組成的防護團都要向國防部報告。情治單位在警察局、學校及公私立機關團體，都暗插著祇對他們直接負責的秘密人員，這些秘密警察被賦予完整權力，可以逮捕、扣留並審訊嫌犯。

一般平民百姓在這種可怕的制度下，沒有法律保障可言，他可能在夜間被一

隊秘密警察逮捕，並送交軍法審判而判刑，幾乎沒有上訴的機會。平民百姓一旦被監禁，事實上就祇有任由警備總部宰割的份，有人的確是陰謀顛覆而被逮捕，但也有人平白無故被扣上共產黨罪名，祇因為有垂涎他職務、或財產的人硬要栽贓。依賴恐怖手段統治台灣，不僅使得台灣人焦慮不已，而且引起了強烈的憤慨，連大陸來台的平民百姓也有同樣感覺。在表面的忠誠服從底下，實際上湧現著一股積壓已久的憤怒及鬱恨，而且此一暗流正在日益洶湧沸騰之中。

由於情治單位的缺乏效率，再加上有些社會及經濟變遷因素並非蔣介石所能掌握，國民黨政權益發岌岌可危。在今台灣一千萬人口當中，祇有不到五分之一是來自中國大陸，而其絕大多數若非單身男性就是老邁夫婦，台灣人有較高的生育率，而國民黨爲了政治因素又禁止在港澳的大陸難民移居台灣，所以，大陸人在台灣人口的比例將愈來愈低。在國民黨的六十萬部隊中，台灣子弟目前已佔了百分之卅五，而且他們還是戰鬥部隊的核心，他們在部隊裏的階級將逐步上升，相信隨著歲月流逝，台灣人將在武裝部隊裏佔優勢。

在台灣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單位中，有愈來愈多的美國人，這也會使得台灣人的權力地位逐步改善。八千多名遍佈全島的美國人，在台灣享有集會結社的自由，不管他們是乘坐著「別克」牌大轎車或者是騎著腳踏車，他們打開了台灣人

和外界的溝通之門，而這並非國民黨所能控制。許多台灣學生和教授敢公然造訪在台的美國人，向他們提及秘密警察的迫害，並請求插手幫助他們反抗情治單位的壓迫，他們也批評蔣政權的施政措施，這種現象在目前並非不尋常。更重要的也許是美國的援助計畫，此一計畫正在減損大陸人在政經兩方面的完整優勢。本來就已具備高度知識的台灣人，正在接受管理方面的訓練。（台灣人在日據時代是不能接受這種訓練的），此一訓練使得台灣人有能力實際接收所有主要的營運，再說，台灣人的資金控制了大多數的地方性企業。

然而，要使得台灣人在政治上充分表達其意見仍有許多障礙，沒有獨立的台灣人的報紙，沒有被國民黨政權承認的台灣人政治團體，所有在政治上積極的台灣人都被迫加入國民黨。蔣政權對於事務人員乃至駐外代表，完全都是選派大陸人士擔任。上述種種措施都在避免政治上的反對團體得以公開現形，然而台灣政壇表面這種騙人的寧靜底下，卻有許多反對力量在醞釀之中。由於這個醞釀的過程極為緩慢而微妙，許多經常由松山機場出入的外國貴賓，來台做「事實探查」旅行時，都未注意到這項發展。

當然，另外一項重要因素就是國民黨軍隊的士氣問題，目前士氣得以支撐乃是因為大部份的士兵都以為他們很快就可以打回大陸，回家和親人團聚。如果有

人告訴他們說，他們的主要功用不過是在防衛台灣，則在台灣島內算是外來陌生人的這些士兵的士氣一定會一洩到底，可能連防衛台灣這種有限的任務都沒辦法完成。在部隊騷動而震撼蔣政權之前，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假希望還能維持多久呢？

儘管光復大陸的希望未來將日益渺茫，蔣介石仍堅持八百多位支全薪的陸海空軍將領隨時待命，並要求政務仍在中央政府、省級政府的双重結構下推行。許多政治、軍事領導人，還有其他一些大陸來台人士，漸漸了解到蔣介石這種在軍事、政治兩方面的野心，根本是無法維持的。在一九五〇年初，追隨蔣介石來台的人的士氣跌到谷底，當時的副參謀次長吳石，在一部份專業軍官及行政官僚的支持之下，幾乎成功地發動一次政變。蔣政權隨即展開大量整肅，以嚇阻類似行動的產生，國民黨政府沒有崩潰並非由於整肅成功，而是由於光復大陸的希望又被重新燃起。隨著韓戰的爆發，許多人以為蔣介石及其追隨者將在美國的幫助之下打回大陸。現在，反攻的希望又再度破滅，不滿人士謀叛之心無法輕易解除。蔣介石的前任參軍長孫立人將軍，最近剛被解職而且尚在軟禁之中，據報導，他是在其副官及一批青年將校陰謀發動政變之後，才遭此待遇。

自從萬隆會議召開以來，中共採取了更加巧妙的戰術來對付國民黨，他們現

在所喊的是「和平解放台灣」。儘管中共在海峽對岸仍維持著強大軍力，並保有陸海空軍基地，他們決定讓宣傳戰打前鋒，而將敵對的軍事姿態擺在附屬的地位。

北京廣播電台曾召集在台人士在大陸的親人，由他們向台灣廣播，邀請這些流亡台灣的人士返回中國大陸。周恩來總理曾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發表談話，提議和台灣當局談判，以特定步驟及條件來和平解決台灣，他保證給予戰犯特赦，並對「功在國家」者予以獎勵，他甚至邀請國民黨官員到大陸進行短期旅行，拜訪親人及好友。中共這種策略，似乎比以往純粹用威脅的方式還來得有效的多。

在大陸人士的士氣日益低落，台灣人對國民黨政權的敵意卻日益增強，在這種狀況之下，由美國軍事、經濟力量所支撐的台灣，其前途到底何在呢？年邁的蔣介石還掌握著一個岌岌不保的政權，但是，此一現狀又能維持多久呢？

四、台灣獨立，走出死巷

台灣的現代史有兩項明顯的特色，其一就是台灣人持續不斷反抗外來的入侵者，另外就是台灣長期和中國隔絕。

不管是由於荷蘭人或是日本人的佔領，不管是由於中國內戰，台灣曾宣布獨立或是中國方面的不關心，台灣在歷史上一直和中國在政治這個層面上是分離的。

在明朝名義上統治台灣的期間，其官兵未能完全綏靖全島建立權威，也無任何跡象顯示遠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曾經認為台灣是中國完整領土的一部份。在十九世紀時，會有許多外國探險隊到台灣，中國政府面對這種情形時多半採取不加干涉的態度，這就可以證明中國未把台灣視為領土一部份的說法實屬正確。有許多外國船隻在台灣海岸附近觸礁沈沒，然而僥倖生還上岸者卻常遭到台灣山胞的凌虐或殺害。在一八六七年六月，由貝克納(Belknap)船長所率領的美國海軍特遣隊，企圖向台灣山胞採取懲罰性之措施，但並無多大效力。一八七一年，有一艘琉球船隻在台灣南部海岸遇險，死裏逃生的五十四名船員卻被台灣生蕃所殺。日本政府曾向中國清廷提交正式抗議，由於未能得到滿意的答覆，日本遂遣派陸軍中將西鄉從道在一八七四年率領海陸遠征軍前往台灣征伐蕃民。中國政府對上述兩項事件的答覆如下：清廷不能夠承擔台灣生蕃殺害外人之責，因為此等犯行乃在其管轄權外發生。

打從一開始，台灣就註定成為種族接觸與衝突之地。曾經統治台灣的荷蘭當局，和大陸來台移民及其他混血的後代之間，一直存在著緊張的關係。大陸來台移民（中國的台灣人）不像土著台灣人（山胞），前者很想要取得土地所有權，荷蘭政府則堅決拒絕此項要求。中國台灣人比較喜歡種稻而不願意種甘蔗，但荷蘭

政府卻祇要蔗糖而不要稻米。荷蘭政府在一六五一年規定，祇要年滿六歲且帶有中國血統的台灣人，都必須繳交人頭稅，台灣人無法忍受這種稅負及壓迫，就在第二年開始公然「叛亂」，荷蘭大軍很快就平息這場事變，並且展開大肆屠殺，不分男女老少，有四千多名台灣人慘死。台灣人即使是被血源較近的中國明朝統治，也常常表現出騷動與不安，這可能是中國官吏的無能與腐化，也可能是台灣地處邊陲之故。在這樣一個尚待開發的地區，不同質的社會、文化、種族羣體要在一起生活，而生活型態又尚未定形。台灣人以「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叛」的方式，持續反抗中國這個「宗主國」。一八九五年中國甲午戰爭失敗之後，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人自己建立了一個獨立共和國，而且在裝備訓練上極佔優勢的日本接收大軍作了一場殊死戰。即使在有組織的反抗被收平之後，台灣人仍利用游擊戰術，在日本人統治的五十年間發動過十五次武裝起義，持續為「解放」台灣而奮鬥。

一九四七年二月，台灣人又再度挺身奮起，反抗腐敗不堪、行政失當、專以掠奪人民為能事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到三月六日為止，台灣幾乎已落在二羣台灣領袖人物的控制之中，他們組了一個「處理委員會」，向中國政府提出政治、經濟改革的要求，其中包括地方自治及停止「壓榨」台灣人民等要點。中國政府在原

則上接受了委員會所有的要求，但卻秘密從大陸調遣大軍，這些「增援」部隊在三月八日開抵基隆之後，隨即展開「三月大屠殺」。根據外國觀察家的第一手報導，有一萬名左右無武裝之台灣人民被殺，若干台灣領袖人物逃離該島，許多人從此成爲台灣獨立運動最積極之活躍份子。

上述歷史回顧雖然簡短，但卻足以說明台灣人過去的奮鬥歷程及其強烈而明顯的自我認同。因此，台灣人有權宣稱他們應和中國分離而自成一個民族，建立一個自己的國家。台灣人有強烈而真實的獨立欲望，此一欲望提供了一條出路，讓我們走出中國這條死巷，這是對全世界都有利的。

幾個亞洲地區的國家都認同這一點，一九五五年四月，錫蘭總理可第拉瓦拉爵士(Sir John Kotelawala)呼籲召開「八國台灣問題會議」，參加者包括「可倫坡集團」五國——緬甸、錫蘭、印度、印尼及巴基斯坦——的總理，另外再加上菲律賓的卡洛斯羅慕洛(Carlos Romulo)及中共的周恩來和泰國王室成員汪懷達雅空(Prince Wan Wathayakon)。據報導，錫蘭提議中共放棄對台灣主權之要求，相對的國民黨在台灣之統治也當予以中止。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錫蘭總理提議先將台灣交給聯合國或是「可倫坡集團」託管五年，取代國民黨政權在台灣行政，五年之後讓台灣人舉行公民複決，自行決定他們未來政府的形式。

讓台灣成爲一個自由而獨立的國家，以這種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是有道理的，而且有很多優點。對美國人而言，台灣在戰略、政治及心理上都有無比的重要性，美國如果把台灣輸給了共產黨，其威望及安全都會受到沈重之打擊。台灣如果獨立，對美國是有利的，因爲它將由一批對美國友好的人士來治理，這比暫時放棄它（交由託管），而終究仍必須提出解決方案處理台灣法律地位問題要好得多。台灣如果獨立，可以幫助美國脫離目前這種必須支持蔣介石的外交困境，到時候，美國根本不必讓這種「全贏或全輸」的觀念所束縛——台灣必須征服中國，否則就必須被毀滅。台灣獨立後，其人民及武裝部隊士氣的維持不會有問題，因爲台灣人對任何中國的統治都感到深惡痛絕，他們會勇敢地捍衛鄉土，抵抗共產黨的入侵。台灣獨立不僅可以幫中共解除國民黨反攻大陸之威脅，而且可以使中共喪失「解放台灣」之合法藉口，台灣既然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海峽兩岸的緊張情勢事實上可能變得更和緩。儘管中共很可能繼續宣稱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但這種說詞會顯得軟弱無力，因爲中共無法公然反對「自決原則」而不招來全世界對它的冷眼。

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權及承認中共政權的問題，在台灣獨立之後皆可迎刃而解，美國也就恢復了行動的自由。如果台灣獨立，而且成爲美國的一個盟邦，則

美國在法律上及道義上都有防衛台灣的正當理由。美國的其它盟友，亞洲的不結盟國家，甚至那些已經承認中共的國家，都會支持美國這種努力。

要求台灣獨立建國也是一種強烈的道德主張。「開羅宣言」把台灣還給中國，但卻沒有徵求台灣人民的意見，這根本違反「大西洋憲章」及「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就像許多其它地區追求自由的人民一樣，台灣人也企盼美國能夠挺身維護這些原則，對台灣人而言，美國是自由與民主的象徵，而且是他們爭取獨立奮鬥過程當中不可或缺的盟友。不管是對或錯，台灣人認為美國有道德義務支持他們，因為美國正是給予他們這種獨立盼望與理想的國家。再說，美國是「開羅宣言」的與會國之一，必須負起責任。「開羅宣言」在沒有台灣人民同意之下將台灣還給中國，這是一項剝奪台灣人基本人權的行為，他們不僅生命不保、生活不安，還被迫在違反他們自由意志的情況下扯入了中國內戰的漩渦，可笑的是，對台灣人而言，中國根本是一個「異國」。美國若支持台灣獨立，不僅可以達到戰略及政治上的目的，更可使美國在道德上作一補償。美國可向全世界表示：它的確承諾支持那些愛好自由的人民，將幫助他們抵抗少數武裝集團及外來入侵者的鎮壓。

堅決支持國民黨政權的人士堅持：「自由中國」的存在不致使得億萬大陸中國人喪失對自由的熱望，其存在有無比的重要性，再說，還可拉攏在東南亞一千

兩百萬華僑的向心。然而，所謂的「自由中國」卻是一點也不自由，而蔣介石在中國大陸或是東南亞也早已信用破產。即使共產黨在中國大陸也和國民黨一樣，因無道而被推翻，也不可能由蔣介石這一票人去重拾舊山河。對海外華僑而言，寄望蔣介石引導他們的未來，無異是一場無望而穩輸的賭博。華僑問題在東南亞各國都有，如果他們要求取安定，當以一般公民身分參與當地社會事務，而不是在發生排華衝突時，期望蔣政權出點力。

不管是中國國民黨或是中國共產黨，都以同樣的理由反對台灣獨立：台灣是中國領土，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然而，從國際公法的角度而言，台灣不是中國的。沒有充份歷史證據可以支持下列這種說法——台灣一直是中國完整領土的一部份。如果祇是因爲曾經在台灣殖民，就宣稱擁有台灣這塊土地，那荷蘭應該比中國更有資格作這樣的要求。雖然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有中國血統，但不表示他們就是中國人。由於台灣人擁有共同的歷史經驗，受著同一地理環境薰陶的影響，共有一種生活模式及一整套的價值與理念，且對他們的鄉土有著一份共同的摯愛，他們早已將自己視爲與中國不同的一個獨特民族羣體。這種民族意識和「種族」認同不一樣，它是一種精神上的歸屬，而不是生理特徵的傳承。誠如法國歷史學家雷南(Renan)所說：並非說著同樣語言或是擁有共同的祖先就可構成一個民

族，民族代表著一羣在過去共同完成偉大志業，而且也寄望在未來成就偉大使命的一羣人。

依人口數目和工業能力而論，台灣可媲美世界上大多數的獨立國家，在文化程度（百分九十的識字率）及社會組織（守法及有公德）上，台灣人可謂夠格處理其本身的事務。如果給予八百萬台灣人完整機會主宰其自己命運，一個充滿活力及建設的社會，將從目前這種混亂和困頓之中逐漸躍起，台灣會成爲遠東地區另一個民主前哨。

李天福

本文原刊於《美國外交事務季刊》

1958·4

台灣獨立聯盟與 台灣問題研究會聯合公報

以下簽名者分別代表其團體，於一九六五年十月廿九、卅兩天，在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就留美台灣同胞團結合作一事進行討論。

我們一致同意，成立單一而結合的組織，在美國有效推行台灣獨立運動，是一個絕對必要的步驟。此一新組織的名稱，不必和我們現有兩個團體的任何一個，有特定之關聯。

我們也同意，一旦此一組織順利建立，則台灣獨立聯盟和台灣問題研究會當立刻停止活動，而將之納入此一新的機構之中。

我們相信關心台灣人團結合一的不祇是我們這兩個團體而已，所有其他未加入任何組織的台灣同胞，也一樣關心此一問題。因此，我們要在此呼籲所有在美同胞，和我們共同攜手建立一個統合的組織。

我們也相信，日本同志的團結合一，和美國這邊是一樣地重要，他們到底是團結或是分裂，會大大影響在美同志的士氣。在此謹以至誠及惶恐之心，緊急呼籲在日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和台灣青年會，希望此二團體能夠重新展開協商之努力。

團結就是力量，分裂就是敗亡(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我們堅信，藉著在美成立一個新而統合的組織，加上日本同志之間的友好和諧關係，台灣獨立運動將可獲得更大的動力，而加速進步的腳步，早日完成使命。

簽名：

陳以德

主席

簽名：

周焯明

代理主席

台灣獨立聯盟

台灣問題研究會

附註：在麥迪遜召開的會議，其正式名稱爲「留美台灣同胞結盟大會」，台灣人權委員會、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留日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台灣青年會）及其他有志於台灣獨立大業的同胞，均有推派代表與會。

台灣人自救運動宣言

一個堅強的運動，正在台灣急速地展開着。這是台灣島上一千二百萬人民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自救運動。我們要迎上人民覺醒的世界潮流，摧毀蔣介石的非法政權，為建設民主自由，合理繁榮的社會而團結奮鬥。我們深信，參加這個堅強運動，使這個崇高的理想早日實現，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權利，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

一、一個中國，一個台灣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

不論歐洲、非洲、亞洲，不論承認中共與否，這個世界已經接受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存在。

即使在亞洲政策上陷於孤立的美國，也只有少數保守反動的政客，在炒「不

承認主義」的冷飯，輿論主流，尤其是知識份子，都要求在法律上承認「一個中國，一個台灣」，以謀中國問題的最後解決。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正往這個方向發展。爲什麼美國還在口頭上把蔣政權當作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因爲美國要藉此與中共討價還價，以達成有利的妥協。美國與中共在華沙談了一百幾十次，美國一直強調了只要中共放棄「解放台灣」的要求，美國對中共的門將永遠開放着。

蔣政權只靠美第七艦隊苟延殘喘，我們絕不要被「反攻大陸」這一廂情願的神話矇住眼睛，走向毀滅的路上去。第七艦隊一旦撤退，蔣政權在數小時內會崩潰。「反攻大陸」云云，只是蔣介石用來維持非法政權和壓榨我們的口實罷了。

二、獨夫，蔣介石

「反攻大陸」是絕對不可能的！凡是具有起碼常識的人們，都會毫不遲疑地下這樣的判斷。蔣介石控制下的軍隊，頂多是一個防禦力量，而絕不是一個攻擊力量。它的存在完全依賴美國的軍援，而美援的目標，又僅在保持美國太平洋的防衛線，因此它不可能獲得超過防衛需要的攻擊武器。它的海軍無法在海上單獨作戰，因爲它不但沒有主力艦，連保養一隻軍艦的設備也沒有；它的空軍由短程戰鬥機組成，攻擊所不可欠缺的運輸機和長程戰鬥機却少得可憐；它的陸軍，仍

然以輕裝備步兵爲主力，機械化部隊和重炮兵只不過是裝飾品而已。

台灣沒有支持反攻經濟的能力，蔣介石儘管全力支持軍隊，不惜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預算做爲軍費，但憑這彈丸之地，維持數十萬軍隊，平時已苦於奔命，戰時怎能供給龐大的戰費？又怎麼能夠補人力的毀滅？

戰爭的目的已不存在，蔣介石雖然在號召自由民主，但處處蹂躪人權，一手把持政權，以特務組織，厲行暴政。有人說，大陸來台人士返鄉心切，容易受蔣介石的驅使。其實，中共國勢的強大，已使百年來飽嚙外侮的民族主義者揚眉吐氣，他們相信，這絕不是貪污無能的蔣介石政權所能望其項背的。我們究竟爲誰而戰？爲何而戰？蔣介石已失去了使人信服的戰爭目標，誰願爲這個獨夫賣命？蔣介石的官兵，把一生奉獻給這個獨夫，請問他們得到什麼代價？一旦年老力衰，不僅不能享其餘生，且被擯去民間，流浪街頭。這種騙局怎麼不令他們痛恨？因此，退伍軍人常說「亡大陸的固然是退伍軍人，亡蔣介石的也將是退伍軍人」。

現役官兵的生活，更是慘不堪言，他們常常說，「毛澤東斷了我們的祖宗，蔣介石絕了我們的子孫」。狂者鋌而走險，狷者鬱鬱終日，官兵越規犯禁層出不窮，指揮官卻多方籠絡，結果兵比官驕，軍紀掃地。

至於代退伍軍人而入伍的台籍青年，在他們的記憶中仍然留着蔣介石在二二八事變中屠殺二萬台灣領導人物的仇恨，他們雖然三緘其口，始終還是蔣介石的「沈默的敵人」，在軍裝的鐵面孔下，固然看不出他們的思想，他們無論如何不致認賊作父，受蔣介石的奴役。政工制度牽制軍事行動，減低軍事效能。軍事行動的優點，在於能迅速動員人力物力，完成任務。政工制度則循教條監視軍事行動，政治目的重於軍事目的，政治責任抵銷了軍事效能。雖然軍中明理之士，如孫立人等，曾提出異議，但却被戴上莫須有的罪名，迄今含冤莫白。官兵常說：「一旦動員，先槍斃政治指導員」。

想一想，一枝欠缺攻擊能力的軍隊，在沒有戰費，士氣消沈，效率低落的情況下，和強大的中共毫無目的的戰爭——這個戰爭叫做「反攻大陸」，而頑強的五星上將蔣介石，却效法唐·吉訶德高舉一枝破爛不堪的掃把，向風車挑戰。

三、江湖郎中

爲什麼蔣介石仍然高喊「反攻大陸」？因爲這個口號正是他延續政權，驅使人民的唯一手段。十五年來，他一直藉這一張空頭支票，宣佈戒嚴，以軍法控制了一千餘萬的人民，他所耍的「反攻大陸」的把戲，實在是二十世紀的一大騙局。

國民黨官員何嘗不知這個騙局不能持久，他們一面將自己的子女和搜刮而來的財富送往國外，準備隨時逃亡，一面扮作江湖郎中，把「反攻大陸」的延命丹賜給死在眼前執迷不悟的蔣介石。

讓我們看看這個口號有什麼魔力：

第一、矇蔽人民，利用人民心理的弱點，以苟延早已喪失存在的蔣政權。部份大陸來台人士，思鄉心切，可因「反攻大陸」的幻想而支持蔣介石，部份台灣人則因盼望政治壓力和經濟負擔減少，而姑信其有。

第二、可利用非常時期的名義，排除憲法和法令的正當行使，陷害愛國而富於正義感的人們，進一步限制言論、封鎖新聞、控制思想、實行愚化政策。

第三、挾中共以自重，向美國討價還價，作為勒索美援的工具。當中美交涉不順利，或美國向蔣介石施以壓力時，立即在香港放出國共和談的消息，使有恐懼中共病的美國不知所措。

總之，「反攻大陸」的口號，對外可以挾中共以自重，對內可以厲行恐怖政治、延續政權。

四、沈默的敵人

蔣介石政權代表誰？

國民政府自稱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他認為現在的國民大會、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都是經過人民選舉而產生的，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代表在內。我們知道，這些選舉都是十八年以前（一九四七年）舉行的，我們也知道不到二年（一九四九）中國大陸的人民已痛恨蔣政權的腐化無能，蔣介石雖然擁有數百萬軍隊，却很快地被趕出了中國大陸。顯然，大陸人民已選擇了另外一個政府。當時的國民政府已不能代表當時的大陸人民，何況在十八年後的今天，新的一代已經成長，蔣政權顯然不能代表現在的大陸人民了。

那麼，蔣政權能否代表台灣的人民？三千餘人的國大代表中，台灣的代表只有十餘席，四七三人的立法院中，台灣的代表也不過六名，他們的任期已分別於十二年前和十五年前屆滿，當然不能代表現在的台灣人民。何況二二八事變，蔣介石屠殺了兩萬的台灣領導人物（當時台灣人口只有六百萬），雖然台灣人一直忍氣吞聲，但他們一直是蔣介石「沈默的敵人」。

談到台灣人和大陸人，我們必需指出，蔣介石政權雖然在口頭上高喊「台灣人與大陸人必須携手合作」，其實却最忌諱台灣人和大陸人真正合作，所以極力挑撥離間，無所不為。這種政策，在選舉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蔣政權分化台灣人和

大陸人，使他們互相猜忌、彼此獨立，以便操縱與統治。因此蔣政權一直防範台灣人和大陸人的竭誠合作，協力消除蔣介石的專制、實現民主政治。當雷震要求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的途徑時，蔣介石終於撕破了臉皮，不顧國內外輿論的指責，張牙舞爪地將雷震戴上紅帽子。蔣介石深知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實現之日，也正是他的政權瓦解之時。

或者說，蔣介石政權是國民黨的代表，並且根據他們的傳統「黨國合一」論也就是代表中國。其實，蔣政權甚至不能真正代表國民黨。國民黨本身只有獨裁，而沒有民主，絕大多數的黨員，沒有說話的權利，他們的代表，在大會中，只能恭聽頭目的訓詞、鼓掌鞠躬而已。他們只是一群「點頭人」，只能一致通過頭目的提案，至於提案的內容，是不能也不敢過問的。黨內又是派系分立，在蔣介石的權力鬥爭中，如兩廣勢力，胡漢民、張發奎、李宗仁等被清算的派系固不必說，其他不得寵的派系也不能進入權力的核心。這些被排擠的多數黨員，當然是憤慨而不滿的。黨內明智之士或避口不談政治以作無言的抗議，甚至於積極抨擊，成爲反對蔣政權的主流。

我們可以說，蔣政權只是國民黨的少數小人集團的代表，它既不能代表中國，又不能代表台灣，甚至於不能代表國民黨。

五、增產報國

台灣經濟的發展面臨兩大問題，一是龐大的軍隊組織，一是激增的人口。這是不負責任的蔣政權在「反攻大陸」的虛偽號召下自我毀滅的陷阱。

根據蔣政權本年的統計，軍費支出佔預算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個數目，並不能概括所有的軍隊費用。每年由糧食局供給軍隊二十萬噸米的價格遠低於市價，而且遠低於局定的價格；軍隊的運費、電費以及其他應付公營事業的費用，從未結帳；軍需工廠所得與美援物資拋售所得也歸軍隊所有；軍隊的消費，已超過資本的形成。

激增的人口，也減低了經濟成長的效果，影響所及，失業問題日趨嚴重，尤以農村的情形最為惡劣。台灣的勞動人口約有四百萬人，而失業人口至少在一百萬人以上，約佔勞動人口的四分之一，每平方公里的耕地，要擠一千二百三十人，受大專教育的優秀青年迫不得已，紛紛出國，每年都在千人以上。蔣政權不敢面對現實，將問題的解決訴諸自欺欺人的「反攻大陸」上面，雖然有些知識份子正直呼喊著，但仍然無濟於事。他們說，主張節育的人是失敗主義者，而把希望寄託在剛出生的嬰孩，認為二十年後，這批後代將為他們執干戈而「反攻大陸」。

許多人以為台灣的土地政策是蔣政權的德政。其實，蔣政權實行土地改革的動機，却是爲了削弱潛在的反對力量。從清朝以來，台灣傳統的政治領導人物，都來自地主階級。蔣介石深知政治人材的興衰對他的專制的影響，因此，先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時屠殺了兩萬台灣領導人物，又在一九五〇年實施土地改革，打倒傳統的政治領導階級。當然大陸人不屬於台灣地主階級，也是土地改革能實施的主要原因。由於蔣政權傾心消滅地主階級，地方力量終一蹶不振，而農民却在農產品價格的抑制、無從逃避的重稅、以及肥料換穀政策的重重剝削下，每日爲糊口掙扎而無餘力。

經濟政策應該有一套長期發展計劃，但蔣政權所做的，只是不顧經濟原則的盲目的投資，以及表面而臨時性的應急措施。他們爲了維持軍糧，不惜殺雞取蛋，榨取農民。他們深怕軍費一時中斷，所以不敢面對現實，改革它命脈所在的稅收制度，而任它腐化。他們爲了鞏固政權，更與財閥勾結，抑制貧苦大眾，造成貧富懸殊的不安社會。

讓我們看看到了山窮水盡的蔣政權的最後面目，一方面將它們的劊子手們放在重要的位置加緊暴力統治，他方面以所得「十二億公債」都市平均地權、及變賣公共事業等，來榨取人民，屢次派遣他的掌櫃徐柏園到中南美疏散民脂民膏，

大買地產。

六、裸體皇帝

台灣足以構成一個國家嗎？

國家只是爲民謀福利的工具，任何處境相同、利害一致的人們都可以組成一個國家。十餘年來，台灣實際上已成爲一個國家，就人口面積、生產力、文化水準條件來看，在聯合國一百十餘國中，台灣可排在第三十餘位。其實許多小國的人民反而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和文化的貢獻。如北歐各國、瑞士、南美的烏拉圭，都是很好的例子。我們應拋棄「大國」的幻想和包袱，面對現實，建設民主而繁榮的社會。

有人說，蔣介石已成了裸體的皇帝，我們可以坐待他的末日，但是我們不能不想，走到窮途末日的蔣政權，將台灣交給中共；我們更不能不憂慮，台灣將被國際上的權力政治所宰割，所以說我們絕對不能等待。

許多知識份子仍然在迷信「和平轉移政權」與「漸進的改革」。我們必須指出，如果回顧劣跡昭昭的國民黨史，我們立刻就可以發現，只要剛愎狂傲的蔣介石睜着眼睛，任何方式的妥協不是夢想，便是圈套——專門用來陷害知識份子的圈套，

所以我們絕不能妄想「和平轉移政權」而妥協。

我們還要坦誠的誠告與蔣政權合作的人們：「你們應該衷心悔悟，不再爲蔣政權作威作福，不再做蔣政權的爪牙耳目，否則，歷史和人民將給你們最嚴厲的制裁！」

七、民主獨立

在台灣這種正在開發中的地區，經濟發展實際上是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的大革命，而政治則爲一切推動的源泉。台灣儘管具有現代化的良好基礎，可是只要腐化無能的蔣政權存在一天，我們距離現代化仍然非常遙遠，所以我們絕不能期待「漸進的改革」。

基於這種認識，我們提出下列主張，即使流盡最後的一滴血，我們也要堅持到底使它實現。

甲，我們的目標

- (一)、確認「反攻大陸」爲絕不可能，推翻蔣政權，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
- (二)、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有效能的政府，實

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三)、以自由世界的一份子，重新加入聯合國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邦交，共同為世界和平而努力。

乙，我們的原則

(一)、遵循民主常軌，由普選產生國家元首。他不是被萬人崇拜的偶像，不是無所不能的領袖。更沒有不容批評的教條。他只是受國會監督與控制，熱心為民衆服務的公僕。

(二)、保障集會、結社和發表的自由，使反對黨獲得合法的地位，實行政黨政治。

(三)、消滅特權、革除貪污、整肅政風，改善軍公教人員的待遇。

(四)、樹立健全的文宣制度，實行科學管理，提高行政的效能，確立廉潔公正的政治。

(五)、保障司法獨立，廢除侵犯人的法規，嚴禁非法的逮捕、審訊與刑罰。

(六)、廢止特務制度，依民主國家常軌，規定警察的地位和職務，並樹立人民的守法精神。

(七)、確保人民對國內外通信、遷徙與旅行的自由，維護開放的社會。

(八)、以自衛爲原則，裁減軍隊，並保障退伍軍人的地位和生活。在經濟方面，由於國防負擔大減，我們可以根據長遠的目標和計劃，充分利用人力物力，加速經濟的成長。我們將以民主方式分配經濟權利，廢除個人和階級經濟特權，保障機會均等。我們將建立直接稅制，加強累進所得與遺產稅，消除貧富懸殊的現象。我們計劃擴大國家的生產力，消滅失業，普遍提高國民生活水準，使人類的尊嚴和個人的自由具有實質意義。我們將改造農村傳統的生產方式與維護溫飽的觀念，建設科學化、機械化、現代化的農村社會。過去蔣政權盲目投資、無理干涉企業、以低工資支持資本家、以肥料換穀辦法剝削農民、以消費稅和戶稅增加一般大眾負擔所造成的各種問題，我們將予以徹底解決。

我們確信社會的目的在維護個人的尊嚴，增進人民的福利，因此我們反對蔣政權統治下的恐怖、貪婪與妨碍團結發展的多種措施，而要建立一個互信互助、友愛的社會，使每一個人都能過完美積極幸福的生活。

八、團結勝利

多少年來，中國只是兩個是非，一個是極左的共產黨的是非，一個是極右的

國民黨的是非，真正的知識反而不能發揮力量。我們要擺脫這兩個是非的枷鎖，我們更要放棄對這兩個政權的依賴心理，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從台灣選擇第三條路——自救的途徑。

讓我們結束這個黑暗的日子吧！讓我們來號召不願受共產黨統治、又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人們，團結奮鬥，摧毀蔣介石的暴政，建設我們的自由國土。

愛好自由的同胞們，千萬不要因看到暗澹的現實而灰心，而絕望。讓我們告訴你們，國內外的情勢對我們越來越有利，而我們的自救力量正在急速地擴大中。在政府機關、地方團體、軍隊、公司、報社、學校、工廠、農村到處都有我們的同志。我們這個組織，已經與在美國、日本、加拿大、法國、德國的同志們取得密切的聯繫，並且得到熱烈的支持，一旦時機來到，我們的同志們將會出現在台灣的每一角落，跟你携手合作共同奮鬥。

同胞們！勝利就在眼前，團結起來！！

這就是我們的標誌。從今天起，它就隨時隨地出現在你們的面前，記住！當你看到它的時候，這個組織正在迅速地擴大着，這個運動也正在有力地展開着。

聯合宣言：團結就是力量

秉持平等合作參與之精神，基於共同之信念，各自代表一大部份關心台灣問題讀者的下列諸刊物編輯——《美麗島》（美國）、《台灣青年》（日本東京）、《台灣獨立通訊》（日本名古屋）、《台灣公論》（日本神戶）及《台灣民報》（日本東京），一致同意發佈下列聲明：

一、聯合宣言

我們興奮地看到，國際情勢從今年以來，朝著有利於台灣獨立的方向發展。今秋第十六屆聯大會議勢必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提供我們向自由世界申訴獨立願望的絕好機會。

然而，不管國際多麼有利，也不可能使我們的願望變成實際。只有島內外台灣人共同承擔責任，我們才能贏得最後的勝利。

我們瞭解，身處島外，我們免於蔣政權的鎮壓，因此，我們一定要勇於行動，作為革命的前鋒，直到九百萬台灣同胞揭竿起義。

我們也知道，在北美洲和日本的台灣人是當前獨立運動的骨幹，我們的團結將對蔣政權及中共構成無比的壓力。

我們謹此聲明：我們決意成為團結太平洋兩岸台灣人的橋樑，我們呼籲所有愛台灣的人，不分男女、老少、職業、祖籍，勇敢出來爭取獨立。我們特別呼籲台灣青年，把你們的正義、勇氣和智慧凝成獨立運動的核心。通過這次北美洲和日本台灣人的大團結，我們將在台灣獨立運動的歷史上添上光輝燦爛的一頁。

二、我們的基本信念

我們認為下列各項乃台灣獨立大業之根本信念：

一、我們要有民族意識。「民族」代表一種精神上的歸屬，和以生理遺傳特徵為主要區別之「種族」不同。並非說着同樣的語言，或屬於同一種族團體，就可構成一個民族。民族代表著一群在過去共同完成偉大志業，而且也寄望於未來成就偉大使命的一群人。

二、台灣史實際上就是一頁頁的抗暴史，愛好自由的台灣人，持續不斷地和

外來的入侵者抗爭，不管他們是荷蘭人、中國人或是日本人。

三、台灣人有着一份獨特的民族認同感，此一認同感源自於共同的歷史奮鬥經驗，以及同一地理環境薰陶的影響，我們共有一種文化風貌及一套價值與理念，對我們的鄉土也有着一份共同的愛。如此突顯的民族意識，再加上過去的奮鬥歷程，在在都賦予我們自決的權利，決定我們的未來。

四、台灣獨立唯一正當且合法的基礎必須是民族自決，根據此一原則，「台灣當然屬於台灣人」此一事實必須被承認。

五、在免於外來壓力但給予完整機會、主宰自己命運的情形下，我們台灣人有充分能力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這個社會不僅擁有知書達理、勤勉的百姓，還有著不斷成長的經濟，這個社會也必決意維護作為一個國家所應有之主權獨立與完整。

六、台灣獨立後的政府必須基於人民的同意而產生，不僅尊崇法治而且保障基本人民權利。此一政府必須要有長程的經濟發展計劃，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它也必須關注文化建設，改善社會教育。

七、台灣宣布獨立必須意味著一個主權國家的誕生，而且它將永久存在。台灣獨立不可以是國際冷戰局勢下的權宜措施而已，不管從那一個方向進行，任何

把台灣殖民化的企圖都將受到強烈抵抗。

八、為建立一個自由獨立的台灣而奮鬥，是我們台灣人對世界公義、人道及和平的最有力貢獻。

我看台灣獨立運動

二十世紀以來民族主義思想方興未艾，尤其在戰後許多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殖民地人民正如雨後春筍，紛紛興起獨立的浪潮，從東南亞到中東，從非洲到美洲，數十年來地球上的獨立國家增加四、五倍之多。可是台灣仍然處在被壓迫的悲慘局面，同時海外的獨立運動一直不能有力的擴大。筆者一向熱烈支持台灣獨立運動，願說出個人對於獨立運動的觀感，以就教於從事獨立運動之先輩及關心獨立運動之同胞。

一、民族主義尙未充分發揚，民族意識尙未充分喚醒

在民族意識高度發達的二十世紀，民族主義一詞對台灣人來說還是十分模糊，尤其提起「台灣獨立」更有許多高級知識份子認爲是空中樓閣、渺不可及的幻想，這是一個悲哀的現實，更是一個可怕的危機，認爲其原因有三：

(1)「苦悶的歷史」造成台灣人宿命的人生觀

三百多年前台灣人的祖先爲了逃避中國的暴政及饑荒，向東找尋富庶而鄰近的安居處所，他們找到了台灣。太富庶了，使得日本人垂涎思染；太接近中國了，使得中國堅持不放，因此註定了台灣悲慘的命運。翻開台灣的歷史真找不出一段優美的樂章，處處充滿了辛酸的血淚，醜惡的壓榨和殘忍的屠殺。在這種「苦悶的歷史」背景下產生出來的悲劇主角——台灣人，極其欠缺民族意識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目前大多數的台灣人念及自己的祖先是從中國而來，自然屬於中國人。中國的傳統思想認爲忘本是大逆不道，所以即使有很多台灣人極其痛恨中國難民集團在台灣橫行霸道，也不敢喊出「台灣獨立」的口號，於是得過且過，「以不聞問政治爲清高，以袖手旁觀爲美德」，難怪美國學者孟德爾說「台灣人易於統治」也難怪蔣介石的惡劣統治能持續達二十年之久。

(2)殘酷的現實養成台灣人的恐懼心理

在台灣常可聽到我們的親戚朋友因什麼「思想問題」而被秘密警察逮捕酷刑，留學生離開機場時送別的父兄總帶着嚴肅的表情在耳邊細聲的告誡：「爲家人、爲前途，出國後千萬不要涉足政治活動。」到外國後看了些參加獨立運動的人，其家眷或弟妹受國府留在台灣當人質不能出國、或其父兄受到國府的百般威脅刁難、

事業上遭受國府的報復迫害等等，一些聰明人士便走中間路線，懼於面對這類問題。可能他們內心也贊成獨立運動，但要他貢獻一份力量總是不願意。他們會想也許彭明敏或蘇東啓等地位高、生活富裕，假如好好巴結國民黨，必能扶搖直上，何苦搞這些獨立運動，弄得家破人亡，身坐囹圄。這種恐懼及喪心的思想實在是獨立運動的癥結。

(3) 重重的難關引起台灣人悲觀的意識

中共日夜叫囂吞併台灣之今日，有些深謀遠慮的知識份子在擔心，一旦台灣獨立之日將是中共武力侵台之時，美國爲了其自身防衛線的問題起而參戰，於是中美在台灣開闢戰場，像越南一般，死的是台灣人。這些思想家甚且還擔心台灣人自身的能力，認爲台灣人照樣貪污腐敗。一旦蔣介石政權瓦解之日，台灣人爭權奪利烏合之衆意見紛歧，暴民專權命運必定十分悲慘，而且獨立後面對的種種難題：國歌、憲法、國語、軍事、外交、尤其難民處理等等，簡直不堪想像。因此認爲獨立是一條最難走的路。這批思想家甚至認爲新時代的新思想是大邦大國大民族主義。台灣領土太小面臨強國邊緣，日日夜夜皆是危急存亡之秋。這類思想阻礙很多聰明人士加入獨立運動的陣營。

由上面列舉三點原因，使獨立運動的力量無形分散減弱。如何朝此三癥結所

在而做有力的說服工作，將是目前獨立運動刻不容緩的要務。然因目前美國日本的獨立組織，到底很難實際深入台灣進行地下組織，諸如暗殺蔣介石或蔣經國之事，或策動地下武力革命等。所以目前海外的獨立運動更應着重在思想的啓發、意識的喚醒。海外各獨立組織出版的刊物或報紙內容尙好，對於前列之癥結皆有論及，必能在台胞的內心引發深省的作用，只可惜這些刊物太不夠普遍。我所認識的旅美台灣學生大部份未曾看過這類刊物。因此台灣獨立運動還有廣大爭取的對象，即使全部海外的留學生完全變成獨立運動的健將，總數也只數千，而光二·二八被屠殺的有意識份子就有萬餘，雖然如此倘若我們能做到海外台灣學生萬衆一心，其力量也是極其可觀的。做到這地步，獨立的潮流必定越澎湃越兇猛，其勢力必自然而然的進入台灣本島，在台灣燃起民族精神的火花，直到漫延全島。同時正如彭教授的獨立宣言所說：「國內外的情勢對我們越來越有利。」一旦中共進聯合國「一個台灣一個中國」爲全球所接受之日，我們獨立運動也必接近成功之時。

我們家園自古就給別人看成一塊地產，戰敗了隨便割給別人；別人敗了，又搶奪回來，壓根兒沒人考慮到這塊地產上有人居住，台灣人的存在整個被人所忽視。所以肯南說開羅宣言在未徵求台胞的意願之前，大主大意就把台灣交給土匪

政權的蔣介石，可說是文明的二十世紀裏公然的大陰謀。喬治柯爾在他的新書「被出賣的台灣」裏曾說：「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三人在熊未死前就將熊皮分割好了。」而我們台灣人爲什麼沒有機會表露一下我們的意願呢？可惜即使這麼單純的切身存亡的關鍵都有這麼多人不關心，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可說微乎其微了。

二、獨立運動自陷孤立主義

過去無論東京或美國的獨立運動，從其言論可看出台灣獨立運動主要目標乃在反抗一百多萬的中國難民。獨立一事全賴我台灣同胞的上下團結一致，於是「阿山」是獨運的敵人，甚至「半山」「靠山」也是在斥責排除之列，與中國人通婚之台灣人也列入懷疑的範圍裏。過去《台灣青年》常有「牛頭馬面」的小方欄，其中多對「半山」「靠山」的批評及責罵，筆者認爲不太妥當。最近讀到了彭明敏的獨立宣言後十二分感動，也得到了很多啓示，其中最主要的特色是安撫退伍軍人、爭取中國難民、鼓舞中台人士合作、孤立蔣介石。若不然台灣獨立運動將演變成中台人民的爭奪戰，自然以五比一的人口比例，最後的勝利會是台灣人，但這一兩百萬的難民階級在無處可逃的情況下的困獸之鬪也是很可怕的，尤其二、三十萬的退伍軍人必定造成許多台胞的死傷。目前很多中國人海外留學生，誤解台灣

獨立運動的神聖動機，以爲它就是排山（阿山）運動，所以不遺餘力的起來反對，此地大學便可明顯看出這點。因此今後台灣獨立運動的宣傳，更應深入中國人的心內，告訴他們台灣獨立只是在建立一個和平康樂民主自由的國家，全台灣住民在平等的機會下投票參政，並可將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研究出的中國難民處理政策向他們宣傳，得以消弭誤會，同時解除他們的反抗力量。

三、欠少系統化的政策

各獨立組織出版的刊物大部份系暴露國府的腐敗及台灣同胞處在受壓迫地位的悲哀，但很少看到獨立後成套的建設性計劃，倘若提到，也只接觸到極表面的問題，例如軍事方面主張裁減軍隊維持自衛的最低限軍力；教育方面，主張羅馬拼音文字；其他經濟外交僅提到極表面的原則問題，整套的建國綱領仍然欠乏。甚至獨立後的憲法、國歌等細節也似乎在摸索及未定的狀態之下。也因此使許多熱心的青年感到惶然無所適從。

但是這些問題是無法責怪各獨立組織或團體的，因爲這項艱巨的工作凡我台灣人皆是責無旁貸。尤其筆者本身沒有做到什麼，委實沒資格來指責他人。但基於愛國愛家的熱心，才在此指出願與其他從事獨立運動的先輩真誠討論研究，切

磋琢磨，期能從中研討出一套合情合理合法的政策。各人在各人的本行上，研究各方面的策略；建國是長年大計，一切終歸要層層次次的研究改進方能臻至完善。東京的獨立組織，人才較多，筆者誠懇期待各方面的先輩能站在各自的崗位上研究獨立後的憲法、政府的體制，並且對於內政外交國防、教育、建設各部門做更深入更詳細的研究，使我們的獨立運動政策更完善，其動機也就更神聖了。

四、分裂主義是獨立運動的致命癌

非常痛心的討論這一項目。六、七年前，在日台灣青年，因不滿廖文毅臨時政府的消極作風，另成立台灣青年社，出版台灣青年雜誌，其動機及熱誠的確令人感動，但從整個獨運的過程來看實在是不幸的憾事。「團結就是力量，分裂就是敗亡」。此後雖然雙方都有共同的理想，都朝台灣獨立的方向努力，但卻是各自為政，可說理想一致而路途相歧，似乎臨時政府內部本身團結工作也不太理想，才有去年五月廖文毅變節之事。或說，往好處想，獨立運動的重擔以此轉捩點移到象徵着熱情、正義、勇敢的青年肩上。但此不幸事件無論在台灣本島內或海外人士的心裏都蒙上一層陰影，使親者痛仇者快。再看美國的情形，一方面美國地域太大，台灣人分得太散，連絡上不免受到種種困難，於是有志的青年學生在各地

區呼籲鼓舞獨立的洪流，各自爲政，力量分散，表現也就微弱無力。紐約、芝加哥、費城、威斯康辛……雖各有組織，但均欠乏密切的聯繫，威斯康辛大學的愛國青年有鑑於斯，在孟德爾教授(Douglas Mendel)的鼓勵下，於去年十月底召開全台旅美學生結盟大會，其目的在求團結及加強美洲的台灣獨立力量，該會的規模相當龐大，獨立聯盟委員長，UEF的人員、加拿大的人權委員會及其他各地均馳往參加，本來期望能有宏大的效果，但結局似不太理想，最近從UEF離脫出來的紐約成立的「台灣人讀者協會」似也屬過去悲劇的重演。看到這些，我們這羣堪薩斯州的愛國青年實在痛心無比，影響士氣至巨。或說，無情的台灣歷史不曾給台灣人有團結的機會，因此台灣人自古不懂得團結。現在才開始學團結，自然不能期待有太好的表現。倘若如此，真希望能在較短暫的時間內迅速進步，誤會化爲瞭解，得罪獲得寬諒。看到美洲地區出版的兩三種刊物，總是薄薄的兩三張，內容貧乏得可憐，假如有一天這些未成熟的刊物能匯合在一起，將分散的力量集中合併成一種較有份量的刊物，普遍深入台灣人的手中，效果必然更宏大。有熱情的台灣讀者亦可集中其捐獻給這有份量的刊物。就筆者的經驗，來美才半年餘總是飢渴地找尋獨立組織的刊物，每找到一處的刊物上總是熱切的呼籲讀者的支持及捐獻。「UEF」「台灣人」「台灣青年」「台灣研究會」「臨時政府」「人權委

員會」……。單位太多，真不知道力量要貢獻到那一個單位才是最有價值。此種分歧，使一羣熱血青年無所適從，影響士氣至大。

自己沒做事而想批評他人是最令人反感的事，不幸，筆者明知故犯。因既生為台灣人，且又熱心獨立運動，筆者委實不忍不言，或有直言無忌、鹵莽中傷之處，願接受各界之批評與指責，同時祈望各界能予體諒筆者沉痛的心情。總之希望各界能夠坦誠提出討論。目前獨立運動的刊物較有份量的便是「台灣青年」，期望多數人能在台灣青年的篇幅裏開闢一個小天地各抒己見，大家開誠佈公提出問題，建議解決方法，互相投稿討論，以收拋磚引玉之效。很多沒想到的問題會產生，很多問題也會在集思廣益、互相討論裏獲得解決；很多誤會或疑惑也能獲得澄清諒解，同時很多本來沒有意識的大眾也能因之認識更多的事實，產生熱血沸騰的民族思想。

羅雲莊

《台灣青年》

1966·4·25

1 談景美軍法看守所

謝聰敏著／定價一九五元

謝聰敏，一九六四年「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草擬者，被國民黨丟入黑牢之中，目睹、體證了國民黨特務的獸行、獸性，靜冷的筆觸，彷彿極刑後的呻吟、淚的滴淌、血的凝漬，靜靜底浮現一幅「率獸食人」的人間慘劇。

2 我所認識的蔣介石

馮玉祥著／定價一九五元

本書是蔣介石的拜把兄弟，與蔣有二十多年的合作關係和私人交誼的馮玉祥將軍的遺書。在廿多年的親密關係後，終於發現蔣介石的「希特勒」面目，不只背叛了孫中山的革命理念，且荼毒了中國的青年與人民。一代魔王之相，朗然在目，呼之欲出。

3 江南文選

江南著／定價一四五元

本書是國民黨的「頭號敵人」江南的「提頭」之作，他以史家之筆與國際關係博士的學力，傳神的刻劃出國共鬥爭與據台劫收的諸黨政頭目的升沈起伏及宮闈內幕，而將諸黨團的鬥爭手法與人物性格及翻雲覆雨的時代風光，生動活潑地描繪出來。

4 蔣介石臉譜

史迪威、杜魯門、周榆瑞、汪精衛
江南、張君勱等著／定價一五五元

中國革命史上，背叛孫中山，而獨攬一切革命利益，成為中國財閥首腦的奪權鬥爭好手——蔣介石，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革了中國和台灣各二十年的命，一身血腥而攬聚了天文數字的革命財。希特勒、毛澤東能與之相提並論嗎？

5

江南事件海外檔案

陸琴芝、王靈智、程綠岸、胡菊人
謝善元、陸霖等著／定價一九五元

國民黨的大紙漏——江南事件，誰是幕後的主事者？國民黨為什麼要謀殺江南？以搞幫會和特務起家的國民黨，累積了近百年的清除異己的鬭爭經驗，早已儘得中國「廠衛」精髓，其功力不可謂之不深、手段不可不謂之隱蔽殘狠，為什麼這次竟然穿幫？本書提供您「標準答案」。

6

時代觀點

鄭南榕著／定價一〇五元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聲音。四十年來，台灣在蔣介石及蔣經國父子兩代的集權統治和威權統治下，民主被扭曲、自由被戕賊，形成了一個籍啞無聲的台灣時代。而鄭南榕正是在這寂天寞地的政治氣團中，以披地的雷聲來喚醒時代精神、朗現時代的觀點。本書便是見證。

7

我愛托斯基

托斯基著／定價一四〇元

放眼全世界的政治文化，中國政治最獨特的現象應算是統治神話的製造。四十年來國民黨的神話統治讓台灣人有幸沐浴此種官場風光。當神話漸次崩解，統治者的嘴臉也就原形畢露了。而托斯基正是拆解神話的「庖丁」，恢恢乎游刃有餘地拆穿神笑的笑話本質，在這笑怒罵中曝露統治者魑魅魍魎手段與牛鬼蛇神的面目。

8

贛南憶舊錄

曹雲霞著／定價一一〇元

中國獨特的政治文化是歌功頌德的傳統，近代又整合了列史的文宣統戰功夫，更是將統治者裝點得花枝招展。而蔣經國是如何運作父蔭與舊學新知而成爲一代「人傑」的呢？贛南是其「試劍」之地，他是如何在中國週期性的大動盪裡建立起自己的「班底」、塑造出自己的風格呢？我們且聽蔣經國「江西青幹班第一期」的學生——曹雲霞的歷歷追憶吧！

9 苦悶的台灣

王育德著／定價一七〇元

生在台灣、長在台灣，你可知道台灣揹負著怎樣的過去？現在處於怎樣的處境？而又將如何尋找出自己的活路？台灣的青年、壯年，在國民黨又宣暴力的裹脅與貫輸下成爲「蒲公英族」。懸浮在黑水溝的上空，無法落足土地，也不知如何落土生根。而王育德先生的這本經典之作，正是提供一個歷史的視景，讓你重新矯正自己的焦點。

10 民主進步黨

謝長廷著／定價一〇〇元

四十年來國民黨將台灣人困鎖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黯房」之中，終於被台灣人民心中的民主之火焚毀。四十年前的前仆後繼，從磊磊的止戈與死亡、沈沈的黑牢與黑牢中走出來的人民意志——台灣人的政黨——民主進步黨終於挺立在台灣的土地之上。讓我們來瞭解她、監督她，讓她更健碩地挺立在天地之間。

11 煉獄餘生錄

鍾謙順著／定價二五〇元

人的尊嚴往往必須透過苦難的承擔、對暴力的反抗才得以激發，甚且煥發出一種光華，久久感動且溫慰着人心。悲劇的意義與真理在他們的生命與行動中徹底呈現。這樣的人、這樣的心志與光華、這樣的抗爭與犧牲，在台灣史上真是薪盡火傳而綿延不絕的。而鍾謙順先生的命運正是典型的象徵，他二進二出國民黨的監獄，在黑牢裡度過二十七年中的歲月。這是一部用生命寫成而光華婉約的台灣人的作品。

12 國民黨喪國記

本社編輯部編訂／定價一六〇元

神話的製造者最害怕的是事實與真相。因此往往以暴力來殘害認知真相的人，且汲汲製造更巨大的神話來掩藏真相。他們是畏光而嗜血的黑夜動物，因此害怕且憎恨人的理性之光，國民黨據台四十年的統治手段便是因此而來。他們丟掉中國，便可能再出賣台灣。因此我們必須讓它曝光，讓它無所遁形，讓台灣人自己來主導台灣的未來。

13

失敗的悲劇者——蔣介石

本社編輯部編訂／定價二一〇元

在中國近代史上，最勇於製造神話的巨人，捨毛澤東，非蔣介石莫屬了。但蔣被毛鬪敗而流亡台灣，蔣算是失敗了，卻又在台灣挾持軍特的暴力屠殺與文宣統戰，極力製造英明假相，他是徹底失敗了，因歷史會把真相告訴人們。本社便是為提早讓歷史真相朗現於世而編訂此書，一個雙重失敗者的面貌便歷歷在目了。

14

台灣獨立的展望

陳隆志著／定價二一〇元

一個人的成長，簡單來說就是自我建構的個體化的歷程。而一個民族的自我實現，也就是在世界體系中建立自己的主權形式——國家。四百年來台灣社會的開拓與發展，一再被異質的外來政權扭曲，至今猶未形成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這是台灣人的悲哀，也是生存在此時此地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恥辱！台灣獨立，無疑正是台灣民族主體性的自我重建與實現。

15

賤民？福爾摩沙人的悲歌

林濁水編著／定價一三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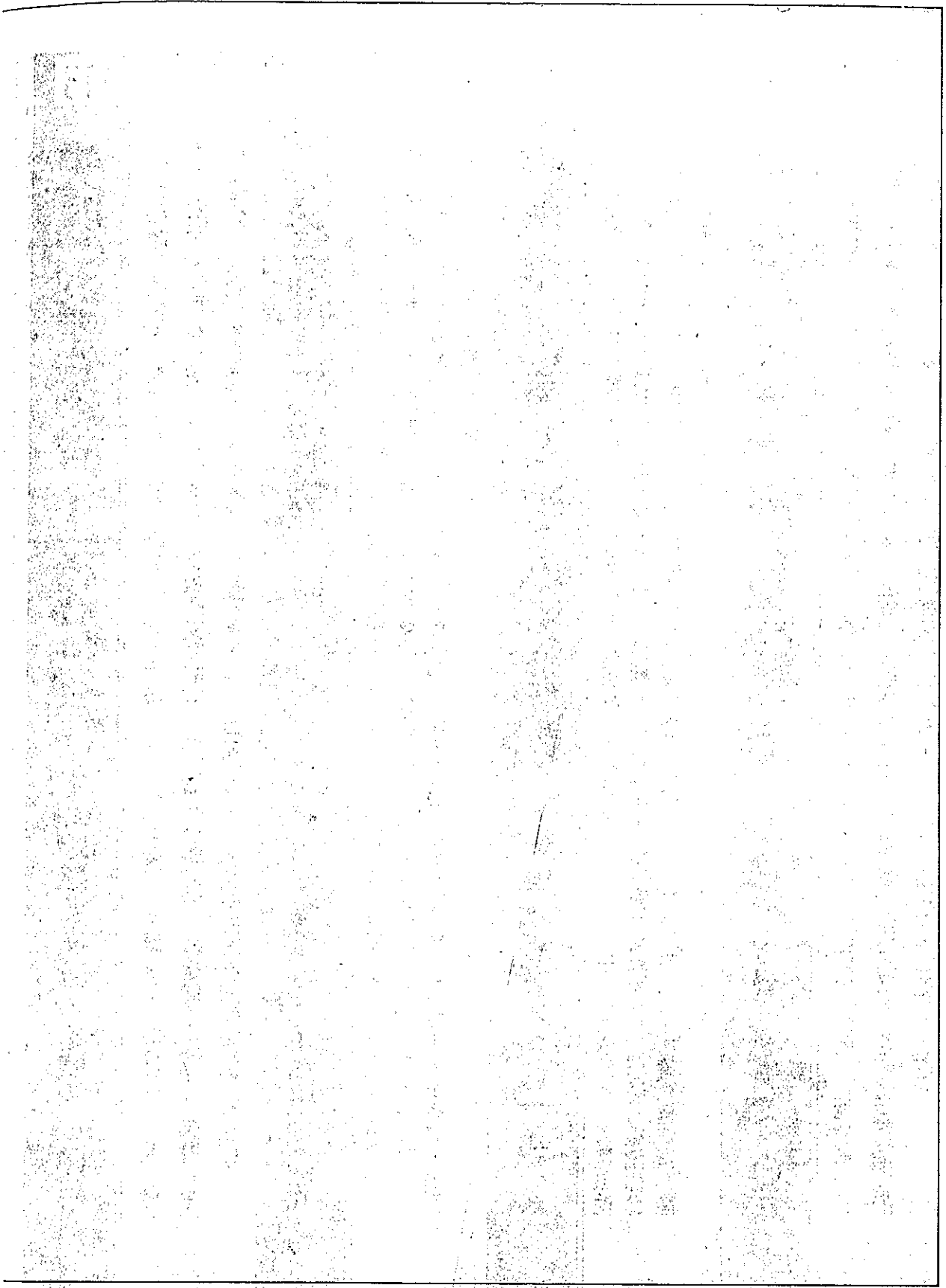
台灣人原本就是匯集中國政權、才渡駭浪滔天的黑水溝到台灣來開拓。而四百年來卻依然在中國黑洞裡悲吟不息。台灣人的主體意識一直被醜化與矮化，台灣人一直被代表中國的官方意識當作「賤民」。詭譎而崎嶇的歷史行程，一再演生與累積台灣人對自己命運的無力感。四百年了，二十世紀末了，台灣人難道還不能超越這種「賤民」心態與命運嗎？

16

一九八七台灣經濟大震撼

柯忠憲著／定價二一〇元

經濟數字，乃是整個社會中運轉不息的種種政治力與物質力的結構性對抗的符示。因此，經濟問題，絕不能從「經濟」來解釋。而國民黨一再製造虛假的「經濟意識」，以打擊島內的民主運動，企圖鞏固其無能的非法統治。揭穿國民黨的假意識，建立自由而公平的經濟秩序，乃是台灣未來發展的關鍵所在。





自由時代叢書系列[®]

風起雲湧

作者：劉重義／陳志清／李逢春／林泰源

發行人：鄭南榕

編輯：胡慧玲／卓榮德／林凌峯

發行所：自由時代週刊

地址／台北市民權東路五五〇巷三弄一一號三F

電話／七—三五—二九·七—三五—三一

法律顧問：洪貴參律師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四九號六F

電話／三九六〇九六九·三九三四二七二

印刷：海王印刷廠

總經銷：民進書報社

電話：(〇二)五六三—七—七五

定價：一三〇元

撥：〇七一六六九八—二。鄭南榕帳戶

初版：中華民國一九八八年十月初版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